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唐五代

巴蜀书社

译注 周晨

审阅 曾冬庄

唐人传奇选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Z121
16:3

77787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唐人传奇选译

译注

周晨

审阅

曾枣庄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出版



•200322837•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责任编辑：谢艺波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徐恒瑜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唐人传奇选译

周 晨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2 字数175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1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V187/1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唐代文化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内，出现过不少杰出的人物，留下了众多的珍品和美丽的传说。文学领域内，成就同样卓著，唐诗的脍炙人口，是众所周知的。骈文的写作，从初唐四杰到后来的李商隐等人，都曾留下过不少名篇。而散文的写作，成就尤为突出，从唐初起，就已有人倡导古文写作，韩愈、柳宗元等人，更是掀起了一场运动，一直到唐末，始终有人从事这方面活动。

唐人传奇，就是在这块百花竞艳的园地中萌发的一枝奇葩。

根据当代学者的考证，元稹自叙情场奇遇的那篇传记，即以张生和莺莺为主角的那篇悲欢离合的

小说，原名就叫《传奇》。后来裴铏写了许多离奇曲折的故事，又以《传奇》为名，于是后人就把唐代文学中的这类作品，都叫“传奇”。唐人传奇是与其他文体并行发展而取得重大成果的一种文学体裁。

顾名思义，“传奇”也象人物的传记一样，有头有尾。或如记叙一件事情，截取生活中的某个片段，用以叙述一些人物的事迹。但是这些人物或事件的记叙，都有“奇”的特点，本身带有很强的故事性。它与记叙历史事件的文字不同，不是平铺直叙地照录事实，里面有虚构，有夸张，有细节描写，有作者浓郁的感情色彩。于是又有人用略含贬义的语气称之为“小说”。“小说”一词，《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道听途说”，居于艺文末品。

宋代学者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引，《五朝小说》本）说明时至宋代，就有一些识见高明的学者克服了种种偏见而赏识唐人传奇所取得的成就了。

我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史记》，记叙的人物，栩栩如生，形象极为生动。其后的史家，由于缺乏产生《史记》的条件，史笔中

的文学意味逐渐消失。唐代初年大兴官修史书，于是文史进一步分道扬镳。历史学家仅以直录为能事，那些杂有文学手法的作品，一般被称之为“杂传记”，藉以表示它们的价值逊于史书。但是统治者所坚持的价值标准并不能阻碍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和欢迎。唐代是承魏晋南北朝发展而来的，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削弱，佛道的思想广泛传播，与近邻诸国文化交流，都使当时的士人思想上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比较起来，唐代社会开放，士人的思想活跃，这些都是促使文学能有重要发展的条件。传奇的兴起，是和这种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

自唐代起，建立了完整的科举制度，士人要想进入仕途，就得参加考试。但他们在应试前，先要求见达官贵人或文坛前辈，献上文章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揄扬，让考官记住他们的名字，为登科铺平道路。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中说：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一种文体，如同文人的出身联系了起来，众多的人染指于是，自然会促进这种文体的迅速发展。

由此可见，传奇与其他文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传奇受史传的影响，这从一些作品的命名上也可看出。诸如《任氏传》、《柳氏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东城老父传》、《虬髯客传》等等。这些文字的末尾，往往要加上一段议论，这显然是从“太史公曰”之类的写法发展而来的。

传奇中常穿插进许多诗歌，这无疑是为了显示出“诗笔”的才能而写的了。

佛教中，为了扩大影响，在世俗信徒中传教时，迎合听众的趣味，也讲一些历史上的或当时发生的故事。他们又唱又说，据此写出的作品，韵文和散文夹杂。这种形式，对于韵散兼行的传奇来说，应当也有所影响。

传奇是用散文的笔法写作的。它和古文的写作关系最为密切。古文运动的一些杰出代表，如韩愈写有《毛颖传》等文，柳宗元写有《河间妇》等文，描摹世态，虚幻夸张，和传奇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点。从中不难看出散文写作中这些作品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群众的土壤。自隋代起，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内乱，统一了全国。唐代国力

有了空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市民阶层的成长，要求拥有自身的娱乐生活，于是出现了类似后代说书的民间“说话”。元稹、白居易等著名作家“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说明当时已有情节曲折的民间说话曾给文人以影响。《一枝花》话为《李娃传》的写作提供了底本，可见传奇这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和市民文艺也有密切的关系。

一种文体的兴起，是由于多种复杂的条件促成的，但它又总是沿着本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有它自己的源头。从传奇来说，它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发展而来，但二者之间又有很多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一般都很迷信鬼神，他们记下了许多怪异的事，且相信这些事情是实有的。因此文字上没有什么增饰，目的可能还在于劝惩。传奇作者就不同了，他们“作意好奇”，已经比较自觉地去发挥文学的固有特点，编写文艺作品，追求感人，目的并不在于讽谏。当然，作品之中必然反映出作者的思想。一般来说，传奇通过它们的作者的笔反映了中、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

唐代初期的传奇作品，受“志怪”小说的影响仍很明显。例如王度的《古镜记》，仍是夸张神异，联缀若干有关镜子的“志怪”小说而编成，如

张文成的《游仙窟》，用华艳的骈骊文句写成，冗沓繁絮。从创作小说的角度来看，技术上还未成熟，没有形成唐代传奇的特有风貌。但如阙名的《补江总白猿传》，已是首尾完具的“传奇”作品了，从中可以看到志怪发展到传奇的一些线索。总的来说，这些作品成就还不大，所以我们选译时就没有采入。

“志怪”小说的一些基本手法，在唐人传奇中经常出现。例如《任氏传》、《板桥三娘子》等作品，就在动物与人的变化上留下明显的踪迹；《郭元振》等作品，都有各种除妖的描写。只是唐代传奇的灵异事迹却已经常表现为佛道的影响了。

唐代中期和唐代晚期，是传奇创作中的黄金时代。随着进士阶层的兴起，和社会上对这类作品的重视，作者蜂起，名篇竞出。当时不但产生了许多单行的作品，如《柳毅传》、《莺莺传》、《虬髯客传》等，还产生了许多个人创作的集子，如牛僧孺的《玄怪录》、袁郊的《甘泽谣》、裴铏的《传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唐末还出现了陈翰的传奇总集《异闻集》十卷，将许多著名的作品纂录在一起，可见当时的创作风气之盛。

唐人传奇的题材极为广泛，有慨叹尘世无常的，有形容奇技异巧的，有宣扬佛、道灵验的，有

追溯历史往事的，但唐代传奇作者最乐于描写的题材，是爱情和侠义。比较起来，中唐时期的传奇名篇，以叙述爱情波折者为多，唐代后期的传奇名篇，侠义的题材大为增加。这与产生作品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唐承前代余习，门阀制度还很严重，社会上极为重视婚配问题，士人以争娶大姓人家的女儿为光荣。而自科举制度兴起后，一些出身寒微的士人也有可能进入仕途，猎取高位了。这对他们来说，无异敞开了向上的大门，因而显得意气风发，在创作中透露出一股蓬勃的朝气。由于都市生活的发展，也由于唐代士子较少受到礼教的束缚，这类应试举子也就经常流连于秦楼楚馆，与奴女或其他下层女子闹出许多风流事件。但又因为进士中第的士人受到社会上的重视，一些达官贵人竞相从中择婿，这就迫使士人必须从原有的自择的对象和父母之命的妻子中作出选择。由于社会观念的控制，家族制度的束缚，或是由于士人的负心，那些被遗弃的下层女子，常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如《霍小玉传》，就是反映这个社会问题的。《李娃传》的结局虽然不同，但也属于同一题材。其他象《离魂记》、《柳氏传》、《莺莺传》等，都是以爱情为中心，反映婚配问题上所暴露的社会矛盾。

这些沁人心脾的传奇名篇，对门阀制度的罪恶作了有力的揭露，对封建家长制的摧残爱情作了有力的批判，对那些遭到折磨的女子深表同情，从而对封建制度的戕贼人性作了深刻淋漓的揭露。这样的作品，博得了后人的喜爱。

唐代上承南北朝的余风，在文化传统上也显现出璀璨多样的色彩。如果说，南朝文人生活放浪，文风柔靡，喜以儿女私情为话题，对于唐人传奇中的爱情故事有所影响的话，那么北朝游牧民族的勇武之气，对于唐人传奇中的侠义题材，应当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唐代的人本以行侠为上，“白刃讎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杜甫《遣怀》）《谢小娥传》中的复仇故事，自然会引起作者的注意和广大读者的爱好。就以爱情题材的作品来说吧，《柳氏传》、《霍小玉传》等传奇中，也都穿插进侠义之士的见义勇为，在缠绵悱恻的悲剧气氛中增加了一股亢爽之气，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这种阳刚与阴柔互济的写法，一直到唐代后期出现的《虬髯客传》等文中，仍然保存着。

但时至唐末，却又出现了许多以剑侠为主角的传奇作品，这是从无可奈何的苦闷心理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愿望。自中唐起，藩镇割据，军阀迭起，攻

战不歇，民不聊生。一些居功自傲的大臣，又擅作威福，骄奢淫逸，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于是人们对时局感到绝望，又看不到自身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他们希望出现一些侠义之士，发挥超人的能力，扶危济困，释难解纷，拯民于水火之中，于是象《红线传》、《昆仑奴传》等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类作品解决矛盾的方式是虚幻的，但它们歌颂不畏强暴的侠义行为，也有可取的地方。

唐人传奇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以爱情和侠义为题材的作品，采用了非人间的方式来表达，如《柳毅传》、《长恨传》等，使作品增加了浪漫主义所特有的绚烂色彩，这些都是吸引读者的地方。

比起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来，唐人传奇在写作技巧上已有飞快的进步。若用现代人对“小说”一词的要求来衡量，也已达到了应有的水准。

唐人传奇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写得很生动。作者不但注意刻划单个人物，而且统筹兼顾，描写若干性格不同的人物，相互映衬。例如《柳毅传》中的柳毅和钱塘君，前者的忠厚笃诚，后者的慷慨豪迈，作者通过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展示二人的性格特点。通过矛盾冲突而刻划人物，唐人传奇

的作者一般都已掌握了这种诀窍。

一些情况类同的人物，也会具有各不相同的性格和风采。例如崔莺莺、霍小玉、李娃三人，都是爱情故事中主角，但因出身、经历、个性的不同，面貌大异。崔莺莺是人家闺秀的身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因此她的出场，表现为娇贵自持，她对爱情的表达，也是含蓄而很有分寸的。霍小玉是贵族家庭中流落出来的一个妓女，对爱情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非常执着，她不能容忍母女两代都遭受无情的践踏，因此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李娃是一个富于生活经验的名妓，她与郑生早期的结合，有感情的因素，有利害的考虑，因此郑生一旦黄金耗尽，就合同鸨母设计抛弃了他。但当她看到郑生徘徊在死亡线上时，昔日的感情，加上眼下无法抑制的同情，促使良心发现，终于重新和他结合在一起。在她的照料安排下，郑生取得了功名，但她深知二人身份悬殊，无法结合成正式的配偶，因此又不抱幻想地功成身退了。只是由于她的对郑生的深情得到了郑父的赞许，才能取得厕身贵族阶层的资格。可见传奇中的叙事，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调，根据各种人物的性格开展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上的各种现象。

唐人传奇中还经常采用比较、映衬、烘托等手

法，突出主要人物的形象。例如《李娃传》中描写东西二肆的比赛挽歌，先是极力刻画西肆长髯者的倨傲，然后描写东肆乌巾少年“申喉发调”的不同凡响，在这种笔墨的衬托下崭露头角的郑生，潇洒出群，技艺出众，也就进一步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东城老父传》中先是极力描写养鸡小儿贾昌的得宠和显贵，目的也在衬托出日后的沦落和萧条，通过今昔对比，从一个小人物的悲欢中反映出了唐代政治的由盛至衰。

唐人传奇的人物语言，服从人物个性的刻画，即使一些次要的人物，也有很生动的描写。例如《霍小玉传》中鲍十一娘的口吻，切合这样一个老于世故的媒婆的身份，寥寥数笔，那种诙谐的声容相貌，宛然如在目前。又如《李娃传》中郑生初见李娃时的一段描写，三人各有其打算，郑生急不可待婉转陈词，李娃和老姥则一拉一唱，欲擒故纵，让郑生落入圈套。这些生动的语言，都能让读者产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

唐人传奇的情节开展，变化多端，并无一定程式。作者很注意场面的描写，例如《柳氏传》中许俊劫回柳氏的一段，《霍小玉传》中怒责李益的一段，都是故事中的关键性情节，写得声情并茂，也就为全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有的作品构思奇特，

例如《离魂记》中灵魂和肉体的分合，《南柯太守传》中梦境和现实的一一复勘，出人意表而又合情合理，足以吸引读者。

唐人传奇中反映的生活面是相当广阔的，但由于它们的作者大都是生活于城市的进士，因此故事的内容，反映的多是城市生活，里面的主角，都属于社会上的中上层人物，一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重大题材，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这是由作者群生活面的狭小导致的。

唐人传奇，除出于单刻的传奇集子外，绝大部分的作品都被收集在宋初编纂的《太平广记》一书中。明人翻刻过不少传奇集子，或将若干单篇重行编纂汇刻，对传奇的流传作出过贡献，但也留下了不少文字上的歧误。民国后，鲁迅先生编《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先生编《唐人小说》，为唐人传奇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解放后，张友鸾先生有《唐宋传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徐士年先生有《唐代小说选》（中州书画社出版），也对传奇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他们对传奇中的文字作过一些必要的校勘，我们在选译时，曾经参考过他们的意见。本书凡遇文字有歧异处，迳采一说，不再出校记。



目 录

前言	1
离魂记 (陈玄祐)	1
任氏传 (沈既济)	7
柳氏传 (许尧佐)	31
柳毅传 (李朝威)	43
霍小玉传 (蒋防)	74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	101
谢小娥传 (李公佐)	128
李娃传 (白行简)	139
长恨传 (陈鸿)	170

东城老父传（陈鸿祖）	184
莺莺传（元稹）	201
无双传（薛调）	227
虬髯客传（佚名）	246
兰亭记（何延之）	264
郭元振（牛僧孺《玄怪录》）	283
定婚店（李复言《续玄怪录》）	294
王积薪（薛用弱《集异记》）	303
板桥三娘子（薛渔思《河东记》）	308
昆仑奴（裴铏《传奇》）	315
裴航（裴铏《传奇》）	326
红线（袁郊《甘泽谣》）	338
京都儒士（皇甫氏《原化记》）	351
却要（皇甫枚《三水小牍》）	356



离魂记

陈 玄 祐

古人科学知识有限，认为人在肉体之外，还有灵魂在起主宰作用，因此很早就已出现了魂离躯体单独行动的种种记载。但象《离魂记》这样，演为离奇曲折的故事，则是到了唐代传奇作者的笔下才出现的。倩娘和王宙自小相爱，张镒却因“后有宾寮之选者”来求婚，随即翻悔。倩娘“离魂”追随王宙，却又不忘父母亲情，于是回乡与肉体重合。故事内容虽然虚幻，但描写倩娘的感情活动，那种追求纯洁爱情以及对父母的怀恋之情，甚为真切感人。元代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杂剧，就是据此写出的。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传奇作品，也显然

受其影响。

本篇传奇首先见于《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八。原文“至丞尉”句下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九字，当是衍文，今为保持文字通顺畅达，将此九字删去。陈玄祐生平不详。据本文看，当是代宗、德宗时人。

天授三年^①，清河张镒（yì益）^②因官家于衡州^③。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qiàn欠）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

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④。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

①天授：唐武则天年号（公元690—691）。②清河：郡名，又称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西。③衡州：又称衡阳郡，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县。④决：同诀。决别，离别。

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寢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

凡五年，生两子。与鎰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鎰家，首谢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鎰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鎰。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xī息）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

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①至丞尉。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②，遇莱芜县令张仲规^③，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

天授三年，清河郡人张镒，因为做官在衡州安家。张镒性情随和好静，很少有知心朋友。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长女早亡，小女叫倩娘，端庄美丽绝伦。张镒有个外甥名叫王宙，是太原府人，从小聪明伶俐，容貌俊秀。张镒一直很器重他，常说：“将来一定要让倩娘做他的妻子。”后来两人各自长大成人，在睡梦中常相互思念，家里人却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来幕僚里有个将到吏部去选官的人来求婚，张镒答应了此事。倩娘闻之忧郁烦闷；王宙也非常忿恨，借口调任官职，请求到京都去。张镒留他不住，便备了厚礼送他上路。

①孝廉擢第：汉代推荐士人做官时，以孝子和廉吏为重要德行，称为“孝廉”。唐时实行科举考试，已经废止举孝廉的制度，这里只是用作科举的代称。②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公元766—779年）。③张仲规：“规”原作“觐”，字书不载，今据别本改为“规”字。

王宙满怀怨恨和悲痛，告别张镒和倩娘上了船。夜幕降临，船已驶到山郭外好几里了。刚到半夜，王宙难以入睡，忽然听见岸上有一人急匆匆走路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到了船上。一问才知是倩娘赤着脚赶来，把鞋袜都跑丢了。王宙惊喜若狂，拉着她的手急问从何而来。倩娘抽泣着说：“郎君对我如此厚爱，我在睡梦中都思念着你。现在家里想改变我这个心愿，我又知道你对我深情不移，想冒死报答，因此舍命来投奔你。”王宙喜出望外，兴奋到了极点。于是把倩娘藏在船里，连夜逃走。昼夜兼程地赶路，几个月后到了蜀地。

过了五年，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和张镒一直断绝联系。倩娘经常想念父母，一日，她抽泣着说：

“我从前不能辜负你，因此抛弃了天伦大义前来投奔。至今已经五年了，父母的恩情隔绝。天地之间，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呢？”王宙很可怜她，说：“我们就回去吧，你不要苦恼。”两人便一同回到衡州。到达后，王宙独自先到张镒家，首先为不告而娶，私奔在外的事请罪。张镒说：“倩娘病在闺中几年了，你为什么这样胡说呢！”王宙说：

“她现在正在船里！”张镒大吃一惊，急忙派人去察看。果然看见倩娘在船里，容光焕发，讯问来人道：“父母大人好吗？”家人惊奇不已，赶快回去

告诉张鎰。里屋的女儿听到后，高兴地起身下床，梳妆打扮，微笑着并不说话，出门迎接从外面走来的倩娘，一刹那之间二者合为一体，她们的衣裳也重叠在一起了。张家认为这件事不正常，隐瞒下来，只是亲戚间有人已暗中知道这件事。

后来四十年中，夫妻都去世了。两个儿子都由州郡荐举而中举，官至县丞、县尉。玄祐年轻时常常听说这事，而有很多出入，有人说是虚构的。大历末年，遇见莱芜县令张仲规，于是详细地介绍了事情的始末。张鎰就是张仲规的堂叔，他的说法又极其详尽，所以我记了下来。

任氏传

沈 既 济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狐狸精的故事。《任氏传》的出现，说明由志怪小说发展而来的唐人传奇，不论在写作技巧上，还是在人物描写上，都已有了巨大的进步。

传中的任氏，除偶尔提及的“唯衣不自制”这一无关紧要细节之外，都以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女性形象出现，只是被狗咬死时才显露了原形。她和郑六相识后，感其情意，一直忠实于他，直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作者最后说：“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这大约是作者用来讽世的本意所在吧。但文章中为强调任氏的报

德，竟帮助那位浪荡公子韦崱物色其他女性供其玩弄，则在刻划任氏的这一形象时平添了许多败笔。

故事采用渲染、烘托等手法，形容任氏的美貌；通过行动和细节描写，刻划任氏的心理和性格，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代《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中，出现许多狐仙故事，不难发现此文痕迹。

作者沈既济，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一说吴兴武康（今浙江武康县）人，德宗时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贬处州（今浙江丽水县西）司户参军，后官至礼部员外郎。著有《建中实录》十卷。

任氏，女妖也。

有韦使君者，名崱（yīn吟），第九，信安王祹之外孙^①。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崱相得，游处不间。

天宝^②九年夏六月，崱与郑子偕行于长

①信安王祹：即李祹，唐太宗子吴王恪的孙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封为信安郡王。②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42—755年）。

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①。至宣平之南^②，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峯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③。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昵。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④，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

①新昌里：唐代首都长安城内，有一百多个坊（也称里），每个坊的四周都有围墙，两边或四角有门，中有街市与邻坊相通。新昌里在城东延兴门旁。 ②宣平：即宣平里，长安城坊名。东面紧邻新昌里。 ③升平：即升平里，长安城坊名，位于宣平里南面。 ④乐游园：也叫乐游原。长安东南的一块高地，上有亭园建筑，唐人于此游赏，可俯瞰长安。

“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紫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①，职属南衙②，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

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yù预）饼之舍③，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隄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

①兄弟：教坊中的行话，即姊妹。教坊：唐代管理乐工和倡优的部门。 ②南衙：泛指宫城南面的衙门。唐代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都在宫城之南，故称“南衙”。 ③胡人：古时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唐代把西北的回纥等少数民族及西方各国人泛称“胡”人。当时有很多国家和民族的人到长安等地做生意。

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崙。崙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

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

“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

“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从此而东，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

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时崙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崙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崙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崙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崙迎问之：“有乎？”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崙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崙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①，则崙之内妹，秣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崙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崙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崙

^①吴王：信安王李祎弟祗封嗣吴王，其子嶽（yán演）袭封。这里指李嶽。李嶽的女儿是韦崙的表妹。

入门，见小僮拥簪（hui慧）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

“无之。”崙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崙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崙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崙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缓，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崙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崙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崙曰：

“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奢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崙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崙相视哈乐。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

饩，皆崟给焉。

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舆步，不常所止。崟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昵，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崟爱之重之，无所吝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①，生长秦城^②。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狭斜，悉与之通。或有姝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崟曰：

“幸甚！”郾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崟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余，果致之。数月厌罢。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甸张乐于殿堂，有善

①秦：古称陕西一带为秦。 ②秦城：即古秦城，在今甘肃天水县。

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崙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余，崙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崙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崙方食，而緬使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崙曰：“谐矣。”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緬忧之方甚，将征诸巫。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緬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请居。任氏谬辞以逼狭，勤请而后许。乃辇（nián 捻）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崙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緬，由是遂绝。

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以居之。”郑子如

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眚（shěng省）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

“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

“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①，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

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崙。崙将买全彩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崙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

①昭应县：位于长安之东，在今陕西临潼县。

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

后岁余，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①，在金城县^②。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xì细），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崙资助。崙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崙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③，挥袂别去。信宿，至马嵬（wéi围）^④。

①槐里府：槐里为隋以前的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唐代实无槐里府。果毅尉，即“果毅都尉”，武官名。唐初实行府兵制度，军府里分置左右果毅都尉。②金城县：唐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兴平。③临皋：驿名。唐代在官道上置馆驿，供来往官员或传递公文的使者休息或换马。④马嵬：地名，在今陕西兴平一百多里。唐置马嵬驿，也叫马嵬坡。

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歔（xū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贖以瘞（yì意）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蛻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

旬余，郑子还城。崱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殁矣。”崱闻之亦恻，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崱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崱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崱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瘞视之，长恻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其后郑子为总监使^①，家甚富，

^①总监使：唐代主管牧养马匹的官员。

有柝马十余匹。年六十五，卒。大历中^①，沈既济居钟陵^②，尝与崧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崧为殿中侍御史^③，兼陇州刺史^④，遂歿而不返。

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建中二年^⑤，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⑥，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

①大历：见P 4《离魂记》注②。 ②钟陵：唐代县名，在今江西进贤县西北。 ③殿中侍御史：唐代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的属官。 ④陇州：或称汧(qiān牵)阳郡，州治在汧源，即今陕西陇县。 ⑤建中：唐德宗李适(kuò括)的年号(公元780——783年)。 ⑥适：通“谪”，贬斥。

任氏是个女妖。

有个姓韦的刺史，名叫崧，排行第九，是信安郡王李祜的外孙。年青时放荡不羁，喜好饮酒。他伯父家的妹婿姓郑，排行第六，记不得名字叫什么了。早年习武艺，也喜好酒色，贫穷而无家，只得依附于妻子的家族。和韦崧很要好，起居游逛常在一起。

天宝九年夏季六月，韦崧和郑某在长安大街上行走，打算到新昌里喝酒。到了宣平里的南面，郑某有事告辞，请求离开一会儿，然后到酒馆碰头。韦崧骑白马往东去了。郑某乘驴子往南，进入升平里北门。恰巧遇到三个女人在路上走，当中有个穿白衣服的，容貌艳丽。郑某见了她惊喜爱慕，赶着他的驴子，一会儿跑在前面，一会儿跟在后面，想挑逗她又不敢。穿白衣服的女人经常用眼瞟他，对郑某的挑逗有接受的意思。郑某和她开玩笑说：“这样美丽漂亮，却徒步行走，为什么呢？”穿白衣服的女人笑着说：“有坐骑不晓得借给我，不徒步又怎么办呢？”郑某说：“劣等的坐骑不配替美人代步，现在马上就奉送给你。我能步行相随，就很满足了。”于是相视而大笑。同行的那两个女人更是轮番地调笑诱惑他，渐渐也就亲昵了。郑某跟着她往东走，到了乐游园，天色已经昏黑了。只见一所

住宅，外绕土墙，前有可通车子的大门，房子高大整齐。穿白衣服的女人将进屋子时，回头说：“请略等片刻。”便进去了。有个随从的婢女，留在门和屏风之间，问他的姓氏排行。郑某便告诉了她，也问白衣女子的姓氏排行。她回答道：“姓任，排行二十。”不一会儿，就请他进去。郑某把驴子系在门口，把帽子安在鞍上，这才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来接待他，此人就是任氏的姐姐。排好蜡烛摆好筵席，再举杯劝酒。任氏换过衣服出来，畅饮，极为欢快，夜深了方才入寝。她姿质妍丽，歌唱说笑的神态，一颦一笑都很美艳，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天快亮时，任氏说：“你可以走了。我们姐妹都列名在教坊，职务隶属南衙管辖，早晨起来就将出门，不能久留。”于是约定以后见面的日期就离开了。

郑某告别后，到了里门，门还关着没有开。门边有胡人卖饼的屋子，刚刚点起灯生火。郑某就在帘下休息，等待解除宵禁的街鼓敲响，就和主人攀谈起来。郑某指着夜宿的地方问他说：“从这里往东转，有个大门，是哪家的住宅？”主人说：“这里是一片残墙断壁的荒地，没有住宅呀。”郑某说：“刚刚经过那里，怎说没有呢？”和他苦苦争执起来。主人突然醒悟，说道：“喔！我知道了。这

个地方有一只狐狸，多次引诱男人同宿，我曾经多次看见过啦。如今你也遇到了吗？”郑某感到难为情，隐瞒道：“没有。”等到天亮，他又去那地方，只见土墙车门照旧，偷看里面，只是一片荒草废园罢了。回去之后，见到韦崟，韦崟责怪他失约。郑某没有泄露这个秘密，而用其他事情搪塞过去了。然而每想到任氏的妖艳，就希望再见见她，这个念头在心里一直忘不掉。

经过十多天，郑某出游，走进西市的衣服铺，突然瞥见了任氏，以前的婢女也同她在一起。郑某立即喊她。任氏在人群里躲来躲去想避开他。郑某连声叫她并向前追去，她才背向郑某站住，用扇子挡在身后，说：“您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接近我呢？”郑某说：“虽然知道，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她答道：“事情很让人感到羞耻，没有脸再见您。”郑某说：“我朝思暮想到这个地步，您忍心抛弃我吗？”任氏答道：“怎么敢抛弃呢，只是怕您讨厌我啊。”郑某发誓，词意更加恳切。任氏这才拿开扇子看他，露出脸来，其光彩艳丽如初。她对郑某说：“人世间象我这样的不止一个，您自己不能识别罢了，不要只是对我感到好奇。”郑某请她和自己同叙旧欢。她答道：“大凡我们这一类人，被人厌恶忌讳的原因，不是别的，为的

是会伤人呀。我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不嫌弃，我愿终身侍奉您。”郑某答应找一座住处和她同居。任氏说：“从这里往东，有大树从屋梁中间伸出去的地方，门庭小巷幽静，可以租来居住。前些时候从宣平里的南面，骑着白马往东去的人，不是你妻子的兄弟吗？他家里有多出的日常用具，可以借用。”这时韦釜的伯叔都在外地做官，几座庭院的日常用具全都收藏着。郑某按她的话找到了房子，又往韦釜处去借用具。韦釜问他干什么用，郑某说：“新得到一个美人，已经租好了房子，借点用具以备需用。”韦釜笑道：“看你的相貌，得到的一定是个丑八怪，说什么绝代佳人。”韦釜便把帐幔床榻席子等用具都借给了他，让家僮中聪明机灵的人，跟在后面偷看。家僮一会儿就急奔回来禀告，气喘吁吁满身大汗。韦釜迎上去问道：“有吗？”又问：“容貌怎么样？”答道：“奇怪啊！世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美人。”韦釜的亲戚族众人多，而且一向同他们游荡，见过许多美丽的女人。他就问道：“与某人比谁美？”家僮说：“不能和她相比啊！”韦釜遍举出美人四、五个，家僮都说：“不能和她相比啊！”这时吴王有个排行第六的女儿，就是韦釜的妻妹，美丽象神仙，中表姐妹中她的美貌向来被推为第一。韦釜问道：“同吴王第六个女儿

相比谁美？”家僮还是说：“不能和她并列。”韦崧拍手大惊道：“世上难道有这样的人吗？”赶忙让人打水洗脖子，戴好头巾，涂上唇膏便前去。他到达时，郑某刚好外出。韦崧进了门，看见小家僮拿着扫帚正在扫地，有一个婢女在门边，其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向小僮打听，小僮笑道：“没有此人。”韦崧环视室内，看见有红裙从门下露出，走近细看，只见任氏藏身在门后。韦崧引她出来亮处看，怕已超过了那小僮的话了。韦崧对她爱得发狂，便接着要凌辱她，任氏不从。韦崧凭着力大强迫她，正当危急时，她就说：“我服从了，请稍等一下。”等韦崧一松手，她就象先前一样顽强反抗，象这样有好几次了，韦崧便使尽全力紧紧抱住她。任氏精疲力竭，汗如雨下。自己估计逃脱不了，便撒手不再抗拒，然而神情惨淡剧变。韦崧问道：“为什么脸色这样不愉快？”任氏长叹一口气说：“郑六这人真可怜啊！”韦崧说：“这话怎讲？”答道：“郑六有六尺之躯，却不能庇护一个女人，说得上是大丈夫吗！而您从小豪侠奢华，得到那么多美女，遇到的和我相同的人多得很。但那郑六，却是贫贱之人。所称心的，只有我罢了。能忍心以您的有余，去夺他的不足吗？可怜他穷困乏食，不能自立，穿您的衣服，吃您的饭，所以被您支配。

如能自行解决粗茶淡饭，也不至于到这地步。”韦崙豪爽有义气，听了这番话，立即放开了她，整理衣襟而道歉道：“不敢无礼。”一会儿郑某回来了，和韦崙相视而笑。从此以后，凡是任氏的柴米肉食，都由韦崙供给。

任氏经常外出交往，有时坐车，有时骑马，有时乘轿，有时步行，所到之处没有一定。韦崙每天和她游玩，非常快活。每次相互调笑，无所不至，只是不涉及淫乱罢了。因此韦崙爱她尊重她，没有什么吝惜的，吃什么喝什么，从未忘记她。任氏知道他爱自己，为此道谢说：“惭愧蒙您厚爱。只是以我丑陋的姿容，不足以报答厚恩。而且不能做对不起郑六的事，所以不能满足您的欢爱。我是秦地的人，生长在秦城。家中本以倡优为业，中表亲戚，很多人做了人家宠爱的姬妾，因此对长安的妓院都很熟悉。如有突出的美女，您喜欢而不能得到的，我能替您弄来。愿意以此报答恩德。”韦崙说：“好极了！”集市上有个卖衣服的妇人叫张十五娘的，肌肤象凝脂般洁白，韦崙一直喜欢她，于是问任氏是否认识她。任氏答道：“她是我表妹，得到她很容易。”十多天后，果然得到了她，但几个月后韦崙就厌弃了。任氏说：“做生意的人容易得到，这不足以显示我报效的诚意。如有深远阻隔难于

访求的人，请说说看，愿意为您尽力。”韦崱说：

“昨天是寒食节，我和两三个朋友在千福寺游玩，看见刁缅将军在殿堂上陈列的乐队。其中有个善于吹笙的，年纪约十六岁，双鬟垂耳，娇俏的姿容艳美绝伦。或许你也认得她吧？”任氏说：“这是得宠的婢女。她的母亲就是我的表姐，求她就行了。”韦崱拜倒在席下。任氏答应了她。自此便出入于刁家。一个月后，韦崱催问她有什么办法。任氏想要两匹绢来送礼。韦崱照数给了她。过了两天，任氏和韦崱正在吃饭，刁缅派仆人牵着青黑色的马来迎接任氏。任氏听到召唤，笑着对韦崱说：“事成了。”开始，任氏用计使那个得宠的婢女得了病，针灸吃药都不能减轻。她母亲和刁缅很担忧，打算找巫师来治。任氏暗中贿赂巫师，指明自己的住处，叫他说明让婢女到这边来就吉利。等到看病时，巫师说：“在家不吉利，应当出外住在东南某处，以便取得生命元气。”刁缅和她母亲寻找那个地方，正是任氏的家宅所在。刁缅便请求居住。任氏假意推说地方狭小，经他们再三请求方才答应。于是刁缅装运衣物珍宝，把宠奴和她母亲一起送到任氏那里。刚到，病就好了。没过几天，任氏偷偷带来韦崱和她私通，一个月后便怀了孕。她母亲害怕，立即回到了刁缅身边，从此与女儿断绝了联

系。

有一天，任氏对郑某说：“您能弄到五、六千文钱吗？打算替你谋取利益。”郑某说：“可以。”于是向人求借，得钱六千文。任氏说：“有在市场上卖马的，马的大腿上有小毛病，可以买下来养着。”郑某到集市上，果然看见一个人牵着马出卖，马的左边大腿上有小毛病，郑某买了回来。他妻子的兄弟都讥笑他，说：“这是废物，买来干什么？”没有多久，任氏说：“马可以卖掉了，应当要价三万文。”郑某便去卖它。有出价两万的，郑某不卖。市上的人都说：“那人何苦要出高价，这人为什么又舍不得卖呢？”郑某骑着马回来，要买的人跟着到了他的门口，一再提高价钱，到了二万五千文钱。郑某仍然不卖，对他说：“非三万文钱不卖。”他妻子的兄弟都聚集在一起骂他。郑某不得已，便卖了，终于没有卖到三万。随后暗暗打听买马的人，了解其中原因。原来是昭应县饲养着皇家一匹大腿上有小毛病的马，已死去三年了，养这匹马的吏卒没有及时在记录簿上注销。官府查它的价钱，结算为六万文。假如以半价买马，得到的钱还很多。如果有匹马去充数，那么三年喂养的粮草费用，全由吏卒得到，况且支付的钱很少，因此买下了。

任氏又因为衣服破旧，向韦釜要衣服。韦釜打算买整匹彩缎给她。任氏不想要，说：“希望得到现成的。”韦釜叫来买卖人张大替她买，让他去见任氏，问她想要什么样的。张大见到她，惊异地对韦釜说：“这一定是仙人贵戚，被您盗窃来了，况且这样的女人不是人世间所应有的，希望尽快把她送回去，不要陷于灾祸。”她容貌的动人到了这般地步。最后还是买了现成的衣服而不自己缝制，不懂得她是什么意思。

过后一年多，郑某通过武职的调选，授槐里府的果毅都尉，在金城县。当时郑某恰好又结了婚，虽然白天在外游荡，但晚上睡在家里，常恨不能和任氏过夜。他将去上任，邀请任氏一同去。任氏不想去，说：“十天一个月地一同赶路，不能算是什么欢乐。请你算好供给我的口粮，我安心定居等你回来。”郑某恳求再三，任氏越发不同意，郑某于是请求韦釜帮助。韦釜和他再三劝说，并质问她是何原因。任氏好久才说：“有位巫师说我今年往西去不吉利，所以我不愿去。”郑某十分疑惑，不再考虑其他，和韦釜大笑道：“这样的明智的人，却被妖言迷惑住了，是什么原故啊！”坚决恳求她一起去，任氏说：“假如巫师的话可以应证，白白为您死去，有什么好处？”二人说：“哪里有这种道

理呢？”仍象开头一样恳求同往。任氏不得已，便一同去了。韦峯把马借给她，在临皋驿饯行，挥袖告别而去。过了两夜，到了马嵬坡。任氏骑马走在前面，郑某骑驴在后面，婢女另有坐骑，又在他后面。这时西门的官府养马人在洛川训练猎狗，已有十天了。刚好在路上遇到，青灰色的猎狗从草丛里窜出。郑某看到任氏忽然掉下地来，显出原形往南飞奔而去，猎狗追赶它。郑某跟着奔跑呼喊，不能制止。跑出一里多，任氏被猎狗咬死了。郑某含泪拿出包裹中的钱，赎回来埋葬了，并削块木头插在坟上做标记。郑某回头看她的马在路边吃草，衣服全都委散在鞍上，鞋袜仍悬在马镫间，象蝉脱的壳一样。只是首饰掉在地上，其他就看不到什么了。婢女也失踪了。

十多天后，郑某回城。韦峯见到他很高兴，迎上去问道：“任氏平安吗？”郑某流泪答道：“已死了。”韦峯听了也很伤心，两人在屋里拉着手，尽情痛哭。慢慢问起她这么快就死了的原因。答道：“被猎狗伤害。”韦峯说：“猎狗虽凶猛，怎能害死人？”答道：“不是人。”韦峯惊讶地说：“不是人，是什么？”郑某这才说明事情本末。韦峯惊讶叹息不已。第二天，让人驾车和郑某一同前往马嵬，打开墓穴看她，悲痛好久才回来。追想起以前

的事，只有衣服不自己做，这点和人很不相同。在这之后郑某做了总监使，家中很富有，马厩里有马十多匹。六十五岁才去世。大历年间，沈既济住在钟陵，曾和韦崱交游，多次谈到这事，所以了解得最详细。后来韦崱做到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最后死在任所而没有回去。

唉，异类的感情也有人性啊！遇到强暴不丧失节操，舍身从人直到死去，虽是现在的妇女，也有不如她的啊。可惜郑六不是精灵的人，只是喜爱她的美貌而不了解其本性。假如有博学的人，一定能揉合变化的道理，观察神人的交会，写下美好的文章，传述微妙的感情，不仅仅是赏玩风情媚态而已。可惜啊！建中二年，沈既济从左拾遗任上和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都贬官到东南去，从秦地前往吴地，水陆一同赶路。当时以前担任过拾遗的朱放因为旅游而随同他们。从水路经过颍水、淮水，两船并行顺流而驶，白天宴饮夜晚闲谈，各自都说出自己知道的奇闻异事。众君子听了任氏的事情，一同深深叹息惊骇，于是请沈既济为任氏作传，以记下这件异闻。沈既济撰。

柳 氏 传

许 堯 佐

这篇传奇，通过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了侠义和爱情。李生看到柳氏与韩翃才色相配，就成全了这段姻缘；许俊看到美好的姻缘横遭摧残，就挺身而出，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的主角柳氏，尽管具有美好的品貌和高明的见识，但只能仰人鼻息，先是让人象货物似的转让他人，后又遭蛮横无礼居功自傲的武人掠夺，呻吟于淫威之下。可见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可悯。作者对横暴的军阀和战乱的时局加以谴责，对柳氏的命运充满着同情，但在最后一段议论中又依据正统观念加以批判，则暴露出了他思想上仍有迂腐之处。

作者许尧佐，唐德宗时进士，曾任太子校书郎，官至谏议大夫。《唐诗纪事》卷四十一记贞元十六年曾为征西将军府幕僚。《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三录他的散文六篇，无此篇。

孟棻的《本事诗》中有类同的记载，但故事的男主角作“韩翃”。韩翃，《新唐书》有传，《唐才子传》同。生平事迹与《柳氏传》中韩翃的情况相合。或许许尧佐记同时人事，故意改名“韩翃”的吧。《本事诗》中还交代了故事的来源，或许这在当时确有其事，传播颇广。因为故事哀怨动人，后人据以改编成戏曲者，明代有吴长儒的《练囊记》，清代有张国寿的《章台柳》。

天宝中，昌黎韩翃（yì艺）有诗名^①，性颇落托，羁滞穷甚。有李生者，与翃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翃为宴歌之地，而馆翃于其侧。翃素

①昌黎：郡名，三国时魏置，在今辽宁义县境。韩翃，字君平，南阳（今河南南阳县）人，著名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唐代重视门第，把先世居住的地方称为“郡望”，韩翃并不生长在北方，但因北朝时昌黎韩家很出名，所以韩翃把昌黎当作自己的号贯。

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李生素重翊，无所吝惜。后知其意，乃具膳请翊饮，酒酣，李生曰：

“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翊惊栗，避席曰：

“蒙君之恩，解衣辍（chuò）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翊之费。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

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翊上第^①，屏居间岁。柳氏谓翊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②？且用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翊于是省

①礼部侍郎：唐代中央机构，尚书省所属礼部副长官，掌管全国礼、乐、教育等事。上第：唐代考选制度，明经的成绩分上上第至中上第四等，进士分甲、乙第等，这里指明经的上上第或中上第甲第。②采兰：比喻皇帝征用贤士，典出《晋书·皇甫谧传》。皇甫谧在给晋武帝的奏章里说“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蕝艾。”

家于清池^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

天宝末，盗覆二京^②，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③，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④，翊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赀金，题之曰：

章台柳^⑤，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悯，答之曰：

杨柳枝，芳菲节^⑥，所恨年年赠离别^⑦。

①清池：唐县名，位于今河北沧县东南。②盗覆二京：指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攻陷长安和洛阳。“盗”，指安禄山。③平卢：唐代方镇名。治所营州，在今辽宁朝阳县。淄青：唐代方镇名。治所青州，在今山东益都县。④宣皇帝：指肃宗李亨。肃宗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他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收复长安。⑤章台柳：章台是汉代长安街名，游乐场所的集中地。这里以章台的柳枝比喻长安的柳氏。⑥芳菲节：即花草盛开的时节，指春季，也指美好的节操。一语双关。⑦赠离别：我国古代送别时有以折柳枝相赠的风俗。“柳”与“留”音近，以此表示挽留。

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①，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覲，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輜辂，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辘辘，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翊大不胜情。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②，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纓

①蕃将：唐代多用边疆少数民族的人为将领，称为蕃将。“蕃”指边疆民族。②虞候：军中的执法官，唐代蕃镇以亲信武官充任。

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轡，犯关排闥，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

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jiào轿）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①，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②，族本幽蓟（jì计），雄心勇决，却夺柳氏，

①检校：朝廷颁赐虚衔的标志，有荣誉而无实权。金部员外郎：户部主管金银库藏和度量等事务的官员，本属京官，这里也是赐给外官韩翊的加衔。②兼御史中丞：唐代设御史台，主管监察和司法。御史中丞为副长官，正五品，地位较高。唐代藩镇属官经常兼一些级别较高的监察官，实际上是一种虚衔。

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①。

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niǎn捻）之诚可继②；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③。夫事由迹彰，功待事立。惜郁堙不偶，义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①中书舍人：唐代中书省里专门为皇帝起草诏书 公文的官员。 ②当熊：典出《汉书·外戚传》。汉元帝刘奭（shì示）看斗兽，有一只熊忽然跑出来，冯婕妤（jié yú杰予，后宫女官名）立即上前当熊站立，以免伤害元帝。辞辇：典出《汉书·外戚传》。汉成帝刘骝（áo奥）要和班婕妤同车游园，班婕妤以古代亡国之君都因宠幸女色而亡国，推辞进谏。 ③曹柯：曹，指曹沫。柯为地名，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春秋时齐鲁交兵，鲁国战败，割地求和，在柯盟会。鲁将曹沫拿着匕首和齐桓公讲理，齐国只得归还土地。典出《史记·刺客列传》。渑池：在今河南渑池县西。战国时，秦王和赵惠文王会于渑池，这时秦强赵弱，秦王命赵王为秦王鼓瑟以羞辱他，赵臣蔺相如也迫使秦王击缶（fǒu否，一种盛酒瓦器。）为赵王打拍子，使赵王免于受辱。

天宝年间，昌黎人韩翃以诗闻名，个性很放荡不羁，寄居在外，生活很贫困。有个姓李的书生，和韩翃要好，家有千金之积，为人讲义气，爱慕才学。他有个宠妾叫柳氏，艳美无比，喜欢谈笑逗趣，善于歌唱吟咏。李生把她安置在另外一所住宅里，作为和韩翃一起宴饮咏歌的地方，还让韩翃住在住宅的旁边。韩翃向来很有名，前来拜访问候的人，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柳氏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并对她的侍从说：“韩夫子难道是一向贫贱的人吗！”也就有意于他了。李生素来器重韩翃，对他从不吝惜什么。后来知道了柳氏的心思，便备好筵席请韩翃来喝酒，喝到高兴时，李生说：“柳夫人容貌非比寻常，韩秀才文章超群出众，我想让柳氏侍候韩君，行吗？”韩翃惊慌颤慄，离席而立说：“蒙您的恩情，解衣给我穿分食给我吃已很久了，难道还可以夺您所爱吗？”李生定要他答应。柳氏知道他的诚意，便拜了又拜，整衣入席。李生请韩翃坐在客人位置上，斟满酒畅饮尽欢。李生又拿出三十万文钱，作为韩翃的生活费用。韩翃爱慕柳氏的美色，柳氏仰慕韩翃的才学，双方都如愿以偿，欢爱可想而知了。

第二年，礼部侍郎杨度选拔韩翃为进士科试的高等，困住了约一年。柳氏对韩翃说：“让双亲分

享成名的荣耀，这是前人所崇尚的。怎好因我这样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耽误您上进做官？况且器用和资财物品，足够用来等待您回来了。”韩翃于是回到清池家中探亲。一年以后，柳氏没有粮食了，典卖收存维持生活。

天宝末年，反贼攻陷东西两京，男女惶恐奔逃。柳氏因为美貌出众，害怕不能幸免，便剪去头发，毁坏容貌，寄居在法灵寺里。这时候希逸从平卢内迁移驻淄青任平卢淄青节度使，久闻韩翃大名，请他做书记。等到肃宗皇帝以他的神圣威武收复了京城，韩翃便派差人绕小路赶去寻找柳氏。他用白色的丝织口袋装上细碎金子，又在上面题诗道：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春今在否？纵使
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手捧碎金呜咽哭泣，侍女们都为她伤心。她和诗答道：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
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没有多久，有个叫沙吒利的蕃将，曾立过功，暗中得知柳氏的美貌，把她抢回到府中，宠爱非常，每夜住宿在她房中。等到侯希逸官拜左仆射，至京朝见，韩翃得以随同前往。到了京师，已找不

到柳氏的住处了，韩翃叹息思念不已。有一天，他偶然在龙首冈上看到有个奴仆用杂色的牛拉着四面被帐幔遮蔽的车子，车后跟随着两个女奴。韩翃无意中跟在车后面走着。突然车子里有人发问道：“您莫非是韩员外吗？我是柳氏啊。”叫女奴偷偷告诉韩翃她已失身沙吒利，因碍于同车的人，故请韩翃第二天早晨到道政里门边等她。韩翃按约前往，柳氏用轻柔的白绢包起玉盒，装进香膏，从车里交给他，说：“怕是永远诀别了，但愿留它做个纪念。”便掉转车子，挥手告别，轻飘飘的衣袖不断摇动，奇香四溢的车子辘辘有声，韩翃两眼望穿，心意迷茫，直到车子消失在飞扬尘土里。韩翃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巧淄青的几位将军一起在酒楼上聚欢，派人来请韩翃。韩翃勉强答应了，然而心意脸色都很沮丧，说话声调凄惨呜咽。有个虞候叫许俊，以才能和勇武自负，抚剑说道：“您这样悲伤，一定有什么原因。我愿为您效劳。”韩翃不得已，把这事全都告诉了他。许俊说：“请您写几个字，我立即把她带来。”于是穿上军服，佩带了一对弓囊箭袋，带上一个卫兵，径直往沙吒利的府第奔去。等走出了一里多路，便敞开衣襟拉着马缰绳，闯过大门直奔二门，直趋而入并高声道：“将军得了急病，派我来叫夫人去！”仆人侍从惊恐后退，没有

人敢抬头看。他便登上厅堂，拿出韩翊的手书展示给柳氏，挟带着她跨上马鞍，一路尘土飞扬，连马颈项上的皮带都跑断了，不一会儿便到了酒楼。拉着衣襟上前说：“幸亏没有辱没使命！”四座皆惊。柳氏和韩翊执手相对而哭，引得其他人也食不甘味了。

这时沙吒利受到的恩宠不同一般，韩翊、许俊怕遭祸害，就谒见侯希逸。侯希逸大惊道：“我平生所做的事，许俊竟能这样做吗？”于是献上奏章道：“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长期列位僚属，多次功勋卓著。不久前参加由地方保荐的科举考试。他有个妾叫柳氏，被凶寇阻隔分离，投靠了有名的尼姑。如今文教昌盛时运太平，远近的百姓相率驯化，将军沙吒利凶狠任情破坏法令，凭藉些微功劳，强夺他所中意的姬妾，干扰了时政。我的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家族源于幽州、蓟州。他雄壮勇敢，夺回柳氏，归还给韩翊。正义满胸，虽然显出激愤的诚意，但事情不先禀明，我自是缺少训飭下属的教令。”不久有诏书下来，柳氏应当归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文。柳氏回到了韩翊的身边。韩翊后来接连升迁到位及中书舍人。

然而说到柳氏，是个立志守礼而未能做到善始善终的人；许俊，是个仰慕义侠而尚有欠缺的人。

假如让柳氏因美貌而选入宫廷，那么可与冯婕妤挡熊、班婕妤辞辇的忠诚相继；许俊以才能被提到高位，那么曹沫在柯劫齐桓公、蔺相如在渑池劫秦王的功勋也可再次建立。可见事件是由行动而显示出光彩的，而功业则有待于这类事件才能建立。可惜柳氏、许俊都埋没而不得志，道义勇气空自激越，全都不合正道。这难道是王道衰后的正道吗？大概遭遇如此罢了。

柳 毅 传

李 朝 威

“柳毅传书”、“龙女牧羊”，《柳毅传》中的情节，差不多已家喻户晓了。这篇传奇，不但内容好，而且构思奇幻，形象鲜明，充满着浪漫主义文学所特有的绚烂色彩。它以柳毅的行动为中心，贯穿整个故事，遇到的种种人物，象龙女的凄楚多情，钱塘君的热烈粗犷，洞庭君的稳重笃诚，都是很成功的人物描写。柳毅襟怀坦白，激于义愤而不屈从于暴力，塑造了一个道义和私情兼重的士人形象。因此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世间所能有的，但却充满着优美的人间感情，能为读者所理解，有着强烈的感染作用。

这篇传奇对后代影响很大。裴铏“传奇”中的《萧旷》一文中说：“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说明故事在中唐之后就已广泛传播。元代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明人黄说中的《龙箫记》，清人李渔的《蜃中楼》等剧作，都是从这个故事中发展出来的。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剧种在演出柳毅故事。

作者李朝威，事迹不详。按本文结尾时提到的年代来推算，当生活在大历、贞元年间。

仪凤中^①，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涇阳者^②，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问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

①仪凤：唐高宗李治年号（公元676——678年）。

②涇阳：唐县名，在今陕西涇阳县东南，涇水北岸。

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嘘唏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愿。子有何术可导我耶？”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①。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

①社橘：社为土地神。古代民俗，以为土地神依附在大树或巨石上，这里是说洞庭一带的百姓把大橘树当作社神。

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

“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毅顾视之，则皆矫顾怒步，饮龀（hé和）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

其夕，至邑而别其友。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橘。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

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ēpāng 嫫庞）。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焉。”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

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遂设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

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

“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①，游学于秦^②。昨下第，闲驱泾水之滨，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环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dá达）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

①楚：这里泛指湖南、湖北一带，战国时这里是楚国。 ②秦：指长安。长安古代为秦地。参见P14《任氏传》注①。

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chè彻）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bò薄）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缁绁（quán犬）。”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dāng当）满身，绡縠（hú胡）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丝。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

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君谓毅曰：

“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士矣。飡德怀恩，词不悉心。”毅执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

“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恍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以去，勿复如是。”钱塘君复再拜。是夕，遂

宿毅于凝光殿。

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醴（láo lǐ 劳礼），罗以甘洁。初，笳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铍杰气，顾骤悍栗，座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贞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

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踟躇(cù jí促吉)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

“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móu牟)①。”

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玕；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綃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洎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

①绸缪，情意缠绵。

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欬然而笑曰：

“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①，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

①九州：古代把天下分为九州。据《尚书·禹贡》，九州为冀、兖（yǎn 浚）、青、徐、扬、荆、豫、梁、雍。

论。向者词述疏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

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

“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①，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亡。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②。常以鰥（guān观）旷多感，或谋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③。父名曰

①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是唐代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②金陵：位于今江苏南京市。③范阳：郡名，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

浩，尝为清流宰^①。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余，毅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

经岁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产，逾月，乃秣饰换服，召毅于帘室之间，笑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毅曰：“夙非姻好，何以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②，遂闭户剪发，以明无意。虽为君子弃绝，分见无期，而当初之心，死不自替。

①清流：县名，位于今安徽滁县。宰：县令。 ②濯锦：濯锦江，又名锦江，在今四川境内，流经成都市。

他日父母怜其志，复欲驰白于君子。值君子累娶，当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张、韩继卒，君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对毅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匪薄，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毅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子，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有意哉。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

肆胸臆，酬酢纷纶，唯直是图，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

“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乃相与軿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

后居南海^①，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

洎开元中^②，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

①南海，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 ②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13——741年）。

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jī机）令^①，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乃促至山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②，嘏亦不知所在。

①京畿令：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周围的县称畿县，三地所在的县称京县。京畿各县的长官合称“京畿令”。②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①：五虫之长^②，必以灵著，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洞庭含纳大直，钱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蝦蟆咏而不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

仪凤年间，有个儒生叫柳毅，因科举考试落榜，打算回到湘水边去。他想起同乡中有个旅居在泾阳的人，便去告别。走了六、七里路，突然有鸟飞起惊了马，在路旁狂奔；又跑了六、七里，才停下来。看见有个妇人，在路边放羊，柳毅惊异地看她，原来是个非常美丽的女郎。但她却蛾眉紧锁，愁容不展，衣衫破弊，伫立在那里凝神静听，好象等待什么。柳毅探问她说：“你为什么苦恼，把自己折磨到这个地步？”妇人这才悲哀地道谢，停止了哭泣回答道：“贱妾不幸，今天承先生屈尊下问。然而我的忿恨深入骨髓，又怎能羞愧而回避。希望您听一听吧。我是洞庭湖龙君的小女儿。父母把我嫁给泾水龙王的次子，丈夫沉溺于游荡，被婢

①陇西：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但陇西是唐代李姓的著名郡望，不一定是作者李朝威的籍贯。②五虫：古时统称动物为虫，毛虫之精者曰鳞，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人。

女仆人诱惑，一天天讨厌薄待我。我随后把这禀告公公婆婆，公婆溺爱他们的儿子，管不住他。等到我连连诉说了几次，又得罪了公婆，公婆就处罚我以至于此。”说完，抽噎流泪，悲痛得不能自制。接着又说：“洞庭距离这里，相隔不知有多远？茫茫长空，音信不通，眼穿心碎，父母却不知女儿的哀苦。听说您将要回到江南，靠近洞庭。想写一封信托您的侍从带去，不知这样做可以吗？”柳毅说：“我是个侠义男儿，听了你的话，气血都冲动了，只恨没有翅膀，不能奋飞前去。哪有什么不可以的说法呢！然而洞庭，是个深水的大湖，我只能行走在人世间，怎么能给你捎信呢？只怕幽明路隔，不能相通，以致辜负了你真诚的托付，又违背了恳切的心愿。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指引我么？”龙女哭着道谢说：“感恩不尽，望多珍重，我也不再说什么了。如果得了回音，虽是死了也定要感谢您！郎君不答应，我怎敢说；已经答应而下问，那么洞庭和京城之间，说不上什么差异呵。”柳毅请她告知。龙女说：“洞庭湖的南边，有棵大橘树，本地人称为‘社橘’。您可解下这根腰带，系上其他东西，然后敲树三下，就会有人答应。您跟着他走，就不会有障碍了。希望君子除代致书信外，还把我内心的话全部拜托传去，千万不要有什么改

变！”柳毅说：“当从尊命。”龙女便从短袄里拿出书信，再拜递上，向东眺望悲愁地哭泣，好象已支持不住了。柳毅也深深地为她而伤心。于是把信放进行囊中，转而又问道：“我不知道你的放羊，有什么用处？神灵难道也宰杀牲畜吗？”龙女说：“不是羊，是雨工呀。”柳毅问：“什么是雨工？”龙女道：“属于雷霆一类。”柳毅回头看它们，都是昂首阔步，喝水吃草的样子很特别，但大小毛角，却和其他的羊没有差别。柳毅又说：“我给你当使者，你以后回到洞庭，希望不要回避我。”龙女说：“岂但不回避，要象亲戚一样相待呢。”话说完后，柳毅告别东去。没走几十步，回头看龙女和羊，全都不见了。

这天晚上，到了泾阳县告别了朋友。一个多月后，到了家乡。回到家中，便到洞庭湖边去寻访。洞庭的南面，果然有株大社橘。于是换下腰带对着树，敲了三下才停止。一会儿有个武士从水波中出来，接连下拜询问道：“贵客从哪里来？”柳毅不告诉他真情，只说：“前来求见大王。”武士便分开水波指引道路，领着柳毅进去。他对柳毅说：“闭上眼睛，很快就可以到了。”柳毅遵照他的话，便来到龙宫。这才看见楼台亭阁遥遥相对，千门万户，奇花异木，应有尽有。武士让柳毅站住，停在

一所大宫室的角上，说：“客人要留在这里等候着。”柳毅说：“这是什么地方？”武士说：“这是灵虚殿。”柳毅仔细察看，但见人间珍宝，全都汇聚在这里：廊柱用白玉建成，台阶用青玉铺成，床用珊瑚制作，帘用水晶串成，绿色的门楣上镶嵌着琉璃，彩虹般的房梁上装饰着琥珀。奇妙灵秀深远，无法说尽。然而龙王久久不来，柳毅对武士说：“洞庭君在哪里呢？”答道：“我家君主刚驾临玄珠阁，和太阳道士一同研究《火经》，略等片刻就会结束。”柳毅问：“什么叫《火经》？”武士说：“我家君主是龙。龙靠水显神通，喷一滴水就可以淹没丘陵山谷。道士却是人。人靠火显神圣，点一盏灯可以烧掉阿房宫。然而水火妙用不同，神奇变幻也各有巧妙之处。太阳道士精通人道，我家君主邀请来听他谈用火之道呢。”话刚说完宫门就打开了。随从人员犹如云雾环绕，内有一人，披着紫衣，拿着青玉圭。武士跳起来说：“这就是我家君主。”便上前禀告柳毅的到来。

洞庭君看着柳毅问道：“难道不是人间的人么？”柳毅答道：“是的。”柳毅于是拜见，洞庭君也还了礼，让柳毅坐在灵虚殿下面。然后对柳毅说：“水府幽深，寡人不明，先生不辞千里之遥前来，有什么事情吧？”柳毅答道：“我是大王的同

乡。生长在楚地，游学在秦地。前些时落了榜，偶然到泾水边上走走，看见大王的爱女在荒野牧羊，风吹雨打鬓发凌乱，令人不忍目睹。我因此问起她，她对我说：‘我被丈夫虐待，公公婆婆不体恤，因此落到这个地步。’悲痛得泪流满面，实在令人伤心。于是她托我带一封信。我同意了，今天为这事到这里来了。”说完，取出信递了上去。洞庭君看完，用袖子掩着脸哭着说：“这是我做父亲的罪过，不能了解情况，使我如同聋子瞎子一样，使得闺房里的柔弱女子，在远地遭到残害。先生原是陌路相逢的人，却能急人之难。我幸而长有牙齿和头发，厕身人类，怎敢辜负你的恩德！”说完，又悲伤叹息了许久。身边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有个宦官贴身侍奉洞庭君的，洞庭君把书信交给他，让他送进宫里。不一会，宫中全都失声痛哭。洞庭君大惊，对身边的人说：“赶快告诉宫内，不要有哭声，怕钱塘得知。”柳毅说：“钱塘是什么人呢？”答道：“是我的爱弟。从前是钱塘江的君主，如今已罢职了。”柳毅说：“为什么不让他知道？”答道：“因为他勇猛过人。从前尧遭到九年的洪水泛滥，就是他一怒之下造成的。最近和天将不和，水淹了五岳。上帝因为寡人古往今来稍有功德，便宽恕了我同胞兄弟的罪过。但仍然拘禁在这

里，所以钱塘的人，天天在等候他回去。”话音未落，忽然一声巨响，如天崩地裂，宫殿摇动，云烟翻滚。瞬间有条身长一千多尺的赤龙，电一样的目光，血一样的舌头，红色的鳞片，火一般色彩的鬃毛，颈项上锁着金锁，锁上连着玉柱，千万道雷霆，激射环绕着全身，冰雹雨雪，一时间都飞泄而下，于是冲破青天飞走了。柳毅吓得扑倒在地。洞庭君亲自扶起他说：“不要怕。没有什么关系。”柳毅过了很久才平静些，然后恢复正常，于是告辞道：“希望能活着回去，以免他再来。”洞庭君说：“一定不会这样。他离开时是这样，他回来时就不是这样了，请容我稍尽情谊。”于是设席让大家一起举杯，以尽款待客人的礼节。

一会儿薰风习习，祥云霭霭，旌旗等仪仗玲珑精美，乐队跟随在后面。美女千万，说说笑笑欢快异常。其中有一个人，蛾眉秀目天生丽质，满身缀着明珠，丝绸的服饰交错有致。靠近细看，就是前些时托他传话的人。但又象喜又象悲，泪滴如丝。不久，红色的烟雾和紫色的云气在她身边升腾翻滚，香气环绕，进入宫中。洞庭君笑着对柳毅说：“泾水的囚犯来了。”便告辞回到宫里。一会儿，又听到哀怨和诉苦的声音，久久不停。过了不久，洞庭君重新出来，与柳毅一同饮酒。又有一个人，

披着紫色衣裳，拿着青玉圭，容貌不凡，神采四溢，站在洞庭君的左边。洞庭君对柳毅说：“这就是钱塘君。”柳毅起身，忙赶前拜见。钱塘君也以大礼接待，对柳毅说：“侄女不幸，被顽劣的小子凌辱。全靠君子信义昭著，把她在远地遭受的冤屈告诉了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她就变成泾水岸上的黄土了。感恩戴德，无法用语言表达心意。”柳毅谦让辞谢，打躬作揖连声应承。钱塘君回头告诉兄长说：“刚才辰时从灵虚殿出发，巳时到了泾阳，午时在那里作战，未时回到这里。中途飞到九重天上，把这事告诉上帝。上帝知道侄女的冤屈，便原谅了我的过失。以前给我的责罚，也因此赦免了。然而烈性子一触发，来不及辞行，惊扰了宫中，又冒犯了宾客。惭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退身再拜。洞庭君说：“杀掉的有多少？”答道：“六十万。”“伤害庄稼了吗？”答道：“八百里。”“无情郎在哪里？”答道：“吃掉了。”洞庭君怅惘地说：“顽劣的小子这样的居心，确实不能容忍，然而你也太鲁莽了。幸亏上帝圣明，体谅女儿极大的冤屈，不然的话，我怎样交待呢？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钱塘君重新再拜告罪。这天晚上，便安排柳毅在凝光殿住宿。

第二天，又在凝碧宫宴请柳毅。会合亲友，奏

起天上的乐曲，准备了美酒，摆满了佳肴。开始时，奏起笳角鼙鼓等军乐，旌旗飘扬剑戟森森，有一万名武士在右侧齐舞。当中一武士上前说：“这是《钱塘破阵乐》。”旌旗剑戟的挥舞豪气袭人，顾盼驰突的步伐强悍迫人，座中客人看了，毛发全都倒竖起来。接着又奏起金石丝竹等乐，满眼绫罗珠翠，有一千名女子在左侧起舞。当中一女子上前说：“这是《贵主还宫乐》。”清亮的声音婉转动听，如诉说，如思慕，座中客人听了，不觉流下泪来。两个舞蹈结束了，洞庭君非常高兴，赏赐了绮罗绸缎，分发给跳舞的人。然后紧靠坐在一起，痛饮尽欢。酒喝到酣畅时，洞庭君便敲着坐席唱道：

“上天苍苍啊，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啊，怎能忖量。狐鼠神圣啊，近社靠墙。雷霆一震啊，谁敢抵挡！承君子啊信义长，让骨肉啊回故乡。齐言大恩难报啊何时敢忘！”洞庭君唱完，钱塘君再拜也唱道：“上天配合啊，生死异路。她不该为妻啊，他不该为夫。内心痛苦啊，在泾水一角，风霜吹打鬓发啊，雨雪湿透衣服。多亏贤明的君子啊传递音信，让骨肉啊团聚如初。永远保重啊时时为您祝福。”钱塘君唱完，和洞庭君一同站起，给柳毅敬酒。柳毅局促不安地接过酒杯，喝完后，又用两杯酒奉还二君。于是唱道：“碧云悠悠啊，泾水东

流。可怜美人啊，雨泣花愁。书信远投啊，为你解除烦忧。哀冤果然昭雪啊，还家享受安乐。蒙赐乐舞啊，多谢佳肴美酒。寒舍寂寞啊，难以久留。将要告别啊，情意绸缪。”唱完，同呼“万岁”。洞庭君也就拿出碧玉箱子，里面放着能分开水路的犀角；钱塘君又拿出红琥珀的盘子，里面放着夜明珠，一同站起来送给柳毅，柳毅推辞不了便道谢收下了。接着宫里的人，都把薄纱、彩缎、珍珠、玉璧，放在柳毅身旁，重重叠叠光采夺目；片刻就堆满了他身前身后。柳毅笑着不断转身道谢，不好意思地作揖不止。等到酒喝够了大家高兴已极，柳毅起身告辞，仍宿在凝光殿里。

第二天，又在清光阁宴请柳毅。钱塘君因酒醉变了脸色，蹲着对柳毅说：“可听说过坚硬的石头可以击碎而不可以卷曲，义士可杀不可羞辱吗？我有件心事，想都向您陈述。如果答应，就一起登天；如果不答应，就一起入粪土。您认为怎样呢？”柳毅说：“我愿听听。”钱塘君说：“泾阳小龙的妻子，也就是洞庭君的爱女。资质贤淑，为九族姻亲所尊重，却不幸被那行为不正的家伙所欺侮。现在事情结束了，打算把她托身给您这位义士，世世代代作亲戚，使得受恩的人知道她的归宿，心怀仁爱的人知道她的寄托，难道不是作君子的善始善终

的主张吗？”柳毅庄重地站起身，突然笑道：“真不知道钱塘君卑劣到这个地步！我当初听说横越九州，包裹五岳，发泄你的愤怒；又看见挣断金锁，拽起玉柱，解救龙女的急难。我还认为刚强正直，没有人能赶上你。因为对侵犯自己的事不畏死亡而斗争，对感动自己的事不惜生命去援救，这真是大丈夫的志气。为什么音乐正和畅，亲朋正融洽，却不顾道理，以威势强加于人？这难道是我一向仰望的吗？如果遇见你在洪波之中，神山之间，鼓动你的鳞和须，夹带着云和雨，打算用死逼迫我，我只把你当作禽兽来看待，又有什么遗憾呢！如今你穿戴衣冠，坐谈礼义，富有仁、义、礼、智、信的品性，体现各种德行的精妙，即使是人间的贤人豪杰，也有不如你的，何况江河之间鳞介之类呢？而你想用庞大的身躯，凶悍的性情，乘着酒兴仗着气势，打算逼迫他人，难道算是近于正直吗？我的身体，虽不足用来夹在你的一片鳞甲之中，然而敢于用不屈服的决心，战胜大王缺乏道义的气势。还请大王考虑！”钱塘君于是局促不安地徘徊着，并道歉说：“寡人生长在深宫里，没有听到过正大的言论。刚才说话轻率狂放，愚蠢地冒犯了先生，回过头来思量，真是罪过不可饶恕。希望君子不要因此生嫌隙才好。”这天晚上，又举行欢宴。和乐如

初。柳毅和钱塘君自此成了知心好友。

第二天，柳毅告辞回家。洞庭君夫人在潜景殿另外宴请柳毅。男仆女侍等全都参加宴会。夫人哭着对柳毅说：“亲生骨肉受到君子的深恩，只恨未能表达感愧的心意，就要分别了。”让从前在泾阳的女儿在筵席上向柳毅下拜表示谢意。夫人又说：“这次分别后，还有再相逢的日子吗？”柳毅开始虽不答应钱塘君的请求，然而在这筵席上，颇有叹息悔恨的神色。宴会结束，告辞离别，龙宫上下一片伤心。所赠送的珍宝，奇异得无法描述。柳毅于是重新接着原路走上江岸，看到随从的人十多个，挑着行李跟着，到了家才告辞而去。柳毅便前往广陵的珠宝店，出卖他得到的珠宝，没有卖出百分之一，资财已超过百万了。世居淮西的豪富家族，都认为不如他。又娶了张氏，后来死了。又娶韩氏，几个月后韩氏又死了。柳毅便搬家到金陵。常常为了中年丧妻独居无伴而伤感，仍想找个新的配偶。有个媒人告诉他说：“有个卢家女儿，是范阳郡人。父亲名叫浩，曾经担任清流县县令。晚年喜爱道术，独自遨游深山云水之间，现在已不知去哪里了。母亲叫郑氏。卢家女儿前年嫁给清河县姓张的，不幸丈夫早死。母亲可怜她年纪轻，聪明美丽，想挑一个品德好的人以相匹配。不知你觉得怎

样？”柳毅便卜定吉日举行婚礼。由于男女两姓都是豪富家族，婚礼上的摆设和交换的礼品极其丰盛。金陵人士极为羡慕。住了一个多月，一日柳毅因有事很晚才回家，看他的妻子，深感象是洞庭龙女，但娴静艳丽丰满，却又胜过龙女，于是和她谈起从前的事。妻子对柳毅说：“人间难道还有这样的事理吗？”

过了一年，卢氏怀了孕，柳毅越发珍爱她了。生孩子满月后，她便盛装更换衣衫，把柳毅叫到内室里，笑着对柳毅说：“郎君想不起我以前的情况了么？”柳毅说：“过去没有婚姻关系，又有什么想起的呢？”妻子说：“我就是洞庭君的女儿呀。泾水的冤屈，幸而有您才得以申雪。龙女牢记郎君的恩情，发誓定要报答。等到钱塘叔父提亲您不依从，也就相互阻隔，天各一方，不能互通音讯。父母想把我嫁给濯锦江的龙子，我便剪去头发闭门不见外人，以此表明决无此意。虽然被您弃绝，料想永无再见之期，但当初的心，誓死不变。后来父母同情我的志向，又想很快地告诉您。正赶上您屡次娶妻，先是张氏，随后又娶了韩氏。等到张氏、韩氏相继去世，您便择地居住在这里，所以我的父母才庆贺我能够实现报答您的心愿。今天能够侍奉您，一起过好一生，死而无憾了！”接着就呜咽抽

泣起来，泪涕交下。又对柳毅说：“当初不说明这事，知道您没有好色的心；今天才说这话的原因，知道您还在想念我。我是个微贱的女人，不足用以巩固永远相好的情意，所以借您喜爱孩子，寄托相互生活的心愿。不知您的意思怎样？忧愁害怕交并心中，自己无法解脱。您替我带信的那天，笑着对我说：‘以后回到洞庭，千万不要回避我。’真不知道是否在那时，您难道已有意于今天的事情了么？后来叔父向您提亲，您坚决不同意。您是真不答应，还是一时气愤所至呢？请您说说！”柳毅说：“好象是命运安排的吧。我当初看到您在长长的泾水一角，含冤负屈憔悴不堪，确实有抱不平的心意。然而我控制着爱慕您的心意，是要替您传达冤屈，其他事情都谈不上。说到‘千万不要回避我’这话，是偶然说出来的，哪里是有意的呀。当钱塘君逼迫的时候，只因道理上说不过去，才激起人的忿怒。我开始以仗义为志向，岂可有杀了人家丈夫而娶人家妻子的道理？这是第一个不可。我一向以操守坚贞作为志向，岂有屈从他人而违背良心的道理？这是第二个不可。况且我正在直率地畅谈心里话，筵席上应酬频繁的时候，只考虑直道而行，无暇顾及避害。然而到了即将分手的那天，看到您有恋恋不舍的神色，心里很悔恨。终因人事约

制，无从报答。噫！今天您成了卢氏了，又安家
在人间，那么我当初的用心并不能算是糊涂呀。从今
以后，永远欢乐相守，心里没有些微的忧虑了。”
妻子听了深深感动，娇声啜泣，久久不能停止。过
了一会儿，她对柳毅说：“不要以为我是异类，就
没有人心，本来就知道要报答的啊。龙的寿命有一
万岁，如今和您同享，水里陆路没有不能通达的。
您不认为是虚妄吧？”柳毅赞赏地说：“我可想不
到作了龙君的国客，又成了作神仙的引子。”于是
一同去朝见洞庭君。到达后，宾主之间的盛大礼
仪，不能一一记录。

后来住在南海，将近四十年，他们的住宅、车
马、肴饌、珍宝，虽是侯伯的居室，也无法再超过
了。柳毅的亲族全都受到了恩惠。由于年事日长而
柳毅夫妇的容貌不见衰老，南海的人，没有不惊异
的。

到了开元中期，皇帝正留神神仙的事，专心探
求成仙的法术。柳毅不能安宁，便一同回到洞庭
湖。前后十多年，无人知道他们的踪迹。

到了开元末年，柳毅的表弟薛嘏担任京畿令，
贬官到东南。经过洞庭，在一个晴朗的白天极目远
望，忽见一座碧绿的山从远处的水波中出现。船上
的人都惊异地侧身站立，说道：“这里本来没有

山，怕是水怪吧。”指点眺望的一瞬间，山和船越靠越近了，便有艘彩船从山那里驶来，迎候薛馥。其中有个人叫他道：“柳公来候你了。”薛馥突然想起这事，便催促把船驶到山下，撩起衣裳急忙上岸。山上的宫阙和人间一样，只见柳毅站在宫室当中，前面排列着丝竹乐队，后面站着许多用珠翠作首饰的侍女，珍宝之多，不知超过人间多少倍。柳毅盲谈的道理越发深奥，容貌更加年轻了。他先在台阶上迎接薛馥，握着薛馥的手说：“从分别到现在只一瞬间，但你的头发已经变黄了。”薛馥笑着说：“兄长做了神仙，弟弟终成枯骨，这是天命啊。”柳毅因此拿出五十丸药给薛馥，说：“这种药吃一丸，可以增加一岁。岁满再来，不要长期居住在人间自讨苦受啊。”欢宴结束，薛馥便告辞离去。从此以后，便断绝了消息。薛馥常把这事告诉世人。大概过了四十八年，薛馥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陇西李朝威记完此事叹息道：五类动物之中为首，一定以它的灵性著称，试作区分之后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人是裸虫类，把信义移用到鳞类动物身上。洞庭湖包蕴宏富而广大平正，钱塘江行动迅猛而磊落不凡，两个龙王应该是有所承受的啊。薛馥曾赞美这事却不作记载，只有他一个人能接近仙境。我以此事为义，作了这篇文章。



霍小玉传

蒋 防

“痴心女子负心汉”，这是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主题。《霍小玉传》是这类故事中最早出现的名篇之一，它还包含着反对门阀制度的积极内容。李益的家庭虽已没落，但他仍属门望甚高的陇西李氏子弟；霍小玉虽是很有教养的贤淑女子，但她的低贱地位，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即使她追求的仅仅是几年时间的美好生活，也不可得。这个凄楚动人的婚姻悲剧，激起了人们广泛的同情。

“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故事的发展，已经不是男女性格方面所带来的危害所能说明的了。但霍小玉的复仇，却是针

对无辜的另外一些女人，说明作者对悲剧的根本原因还未清醒地把握住，因此最后还是过多地描写了李益“心怀疑恶”的个人特点。按照历史上的记载，中唐时期的诗人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妬为‘李益疾’”。传奇的结局似乎过分拘泥于历史的真实了。

此文铺叙委婉细腻，人物的语言富有个性。情节的发展抓住几个主要场面集中刻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作家汤显祖据此改编成《紫箫记》和《紫钗记》二剧，后者为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一，可见此文影响之巨。

作者蒋防，字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宪宗时任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司封郎中知制造等职，后获罪贬为汀州、连州刺史。著有诗集一卷。《全唐文》卷七百十九录文集一卷。

大历中^①，陇西李生名益^②，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③，俟试于天

①大历：见P4《离魂记》注②。②陇西：参看P59《柳毅传》注①。③拔萃：唐代进士及第后，算是取得了“出身”，还要参加吏部主持的考试，通过后才能正式授官。考试方式之一，试拟断狱判词三条，叫做“拔萃”。

官^①。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辟，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

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②？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③，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

①天官：《周礼》中的一种官名，统率百官，这里指吏部。 ②苏姑子作好梦也未：未详。或许是当时的一句顺口溜。 ③霍王：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軌，封霍王。这里当指李元軌的后代嗣称霍王的某一个人。

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hōng轰），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①。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

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②。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zé责），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锁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

①车门，可以通过车马的大门。 ②京兆：首都。参军，唐代军事机构的官员，王府和地方衙门也有这种官职。

调消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余，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容仪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顾盼，倘垂采录，生死为荣。”遂命酒僮（*zhuān*篆），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

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

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婉媚。解罗衣之际，态有馀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①。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qiān wò牵卧)执烛，授生笔研。玉管

①巫山：战国时楚国的宋玉在《高唐赋》中说，楚怀王游高唐，遇见巫山神女和他在梦中欢会。洛浦：传说三国时的曹植很恋慕袁绍的儿媳甄氏，后来甄氏嫁给了他哥哥曹丕，因故被杀，曹植写了一篇《洛神赋》，说他在洛水边遇见了洛水女神，也就是把甄氏比作洛神宓妃。

“浦”即水边。

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篋之内。自尔婉娈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

如此二岁，日夜相从。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①。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钱。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

^①郑县：在今陕西华县北部。主簿：主管文书簿册的官员。

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①，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缙（zī兹）。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

到任旬月，求假往东都觐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

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

①秦晋：春秋时秦国（参见P14《任氏传》注①、②。）、晋国（春秋时诸侯国，位于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公室经常通婚，后来就以“秦晋”作为联姻的代词。

日不同。博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

“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怏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光公主宅^①，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

^①延光公主：唐肃宗的女儿，后封郾（gǎo告）国公主。

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崔允明者^①，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

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②，生之密友，时亦同行。

①明经：唐代科举制度分秀才、明经、进士等科。明经以儒家经义为考试内容。②韦夏卿：字云客，京兆万年人。大历中以“贤良方正”登第，授高陵主簿，累任刑部员外郎、长安令等职。

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绉（zhù注）衫，挟弓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①，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尝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觐（gòu够）止。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近郑之所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

①山东：华山以东。魏晋、南北朝时推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论人，只有门第高的才能当官。从北魏孝文帝起，山东士族逐渐成为世袭的高门，直至唐代，士人仍以出身山东相夸耀。

士遽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

“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妆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僮勉之间，强为妆梳。妆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歔（xū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坐惊视，遽问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

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缊（suì岁）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襜（kē棵）裆，红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①。生至墓所，尽哀而返。

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

^①御宿原：长安城南的一片墓地。

曲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犀钿花合子，方圆一寸余，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①，发杀觥一^②，驴驹媚少许^③。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

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④，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回封置，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

①叩头虫：一种黑色小虫，用手压它身体，头就振动，象在叩头。②发杀觥：不详。大约也是一种媚药。

③驴驹媚：据僧赞宁《物类相感志》上说：驴驹初生，未堕地时，口中含有一物象肉，名“媚”。女人带了它能迷人。④广陵：见P54《柳毅传》注①。

信州葛溪铁^①，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大历年间，陇西有个叫李益的书生，二十岁，考中了进士。到第二年，参加拔萃科考试，等着由吏部来主持复试。六月盛夏，到达长安，住宿在新昌里。李益门第清高华贵，年轻时就有才气，丽词嘉句，时人都说无双；前辈尊长，全都推崇佩服。他常自夸耀其风流才情，希望得到佳偶，四处寻求名妓，很久未能如愿。长安有个媒婆叫鲍十一娘，是从前薛驸马家的婢女，赎身嫁人，已有十多年了。秉性灵活乖巧，善于花言巧语，富豪之家皇亲国戚的住处，没有一处不曾去打听消息，出谋画策，人们都推她做领头。她常受李益诚心的委托和丰厚的礼品，心里很感激他。

几个月后，李益正闲住在房舍的南亭。下午三点前后，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仆人说是鲍十一娘到了。李益撩起衣服跟着跑出来，迎上去问道：

^①信州葛溪铁：此溪在今江西东部。信州州治在今上饶县，唐时此地制造的铁器很精细。

“鲍妈妈今天为什么忽然来了？”鲍十一娘笑着说：“苏姑子作了好梦没有？有个仙人，被放逐在人间，不追求财物，只爱慕风流人物。象这样的角色，和您十郎正好匹配啊。”李益听说后惊喜踊跃，神气飞扬，身体轻飘飘的，拉着鲍十一娘的手边拜边谢道：“一辈子做你的奴仆，死了也不怕。”于是问她的姓名和住处。鲍十一娘详细说道：“她是从前霍王的小女儿，字小玉，霍王很喜爱她。母亲叫净持。——净持，就是霍王宠爱的婢女。霍王刚死的时候，众兄弟因为她是低贱的人所生，不太愿意收留。于是分给她些资产，叫她住在外面，改姓郑氏，人们也不知道她是霍王的女儿。她姿质艳美，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这样漂亮的人；情趣高雅，神态飘逸，处处都超过别人；音乐诗书，没有不精通的。前些时托我寻找一个好郎君，品格情调都要能相称的。我详细介绍了十郎。她也知道李十郎的名字，非常高兴称心。她家住在胜业坊古寺巷里，刚进巷口有个车门的宅子就是。已经和她约好时间，明天午时，只要到巷口找到一个叫桂子的婢女，就可以了。”

鲍十一娘走后，李益就准备前去的计划。于是派家僮秋鸿，从堂兄京兆参军尚公那里借青黑色的小马和黄金马笼头。晚上，李益换洗衣服沐浴，修

饰容貌仪表，高兴得手舞足蹈，整夜睡不着觉。天刚亮，戴上头巾，拿过镜子照照，只怕还不合适。犹豫之间，已经到了中午。便命备马疾奔而去，直达胜业坊。到了约会的地方，果然看见一个婢女站着等候，迎上来问道：“莫非是李十郎吗？”李益随即下马，让她牵进屋后，急急锁上门。看见鲍十一娘果然从里面出来，远远笑着说：“何等儿郎，冒冒失失到这里来？”李益开玩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引进中门。庭院间有四株樱桃树，西北角挂着一个鸚鵡笼，看见李益进来，便说道：“有人进来，快快放下帘子！”李益本来生性雅静，心里还在疑惧，忽然听见鸟说话，惊讶得不敢向前走了。正在踌躇，鲍十一娘已领着净持走下台阶来迎候他了，进屋后对面坐下。净持年纪大约四十多岁，绰号多姿，谈笑很迷人。她于是对李益说：“一向听说十郎有才情又风流，如今又看到容貌雅秀，果然名不虚传。我有一个女儿，虽然缺少教训，但容貌还不算丑陋，如能配给郎君，甚为相称。屡次鲍十一娘都提到您的心意，今天就让她永远来服侍您。”李益答谢道：“我笨拙平庸，想不到承您看重，倘蒙收留，生死为荣。”于是命令摆上酒宴，随即让霍小玉从厅堂东面的闺房里出来。李益连忙起来拜迎。顿时只觉得整座堂屋，象琼林玉树一样，相互

照耀，眼光转动神采照人。随后就坐在母亲身边。母亲对她说：“你经常喜欢吟咏的‘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就是这位李十郎的诗呀。你整天吟想，怎么比得上见一面呢。”霍小玉便低下头微笑，轻声说道：“见面不如闻名。才子怎么能没有漂亮的相貌？”李益也就接着站起来下拜道：“小娘子爱才情，鄙人重视美色。双方爱好相互映衬，才貌便兼有了。”母亲和女儿相视而笑，便举起杯来劝了几回酒。李益起身，请霍小玉唱歌。开始时她不肯，母亲再三勉强她唱，她才答应。发声清亮，曲调精奇。

酒宴结束，已到天黑，鲍十一娘引着李益到西院安息。清静的庭院深邃的房子，帘帐都很华丽。鲍十娘让小丫头桂子和浣沙替李益脱靴解带。不一会，霍小玉来了，言谈温柔和顺，辞气婉转迷人。脱下罗衣的时候，体态更显得美丽，放下帐子枕上相亲，极其欢爱。李益自认为宋玉提到的巫山神女、曹植遇到的洛水神女也不会超过。夜半之时，霍小玉忽然流泪看着李益说：“我本是倡妓人家，自己知道不能与你匹配。如今因为姿色而受到你的爱恋，托身给仁贤君子，只怕我一旦年老色衰，君的恩情随即转移衰退，使我象女萝一样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象秋天的扇子一样被抛弃。在欢乐到极点

的时候，不觉悲从中来。”李益听了她的话，不胜感叹。于是伸过手臂去让她枕着，慢慢地对霍小玉说：“生平的愿望，今天得以实现，即使粉身碎骨，我发誓决不丢开你。夫人为什么说出这些话！请拿出白绢来，我写上盟约。”霍小玉也就止住眼泪，让婢女樱桃挑起帐子拿着蜡烛，递给李益笔砚。霍小玉在吹弹之余，很喜欢诗书，筐子里箱子里的笔砚，都是霍王家的旧物。便拿出锦绣的口袋，取出越地女子织有黑丝直格的三尺白色细绢交给李益。李益一向富有才思，拿过笔来就写成文章，引用山河作比喻，指着日月表示诚心，句句恳切，听了这些话很感动人。书写完毕，便让她收藏在珍宝箱里。从此之后相亲相爱，好象翡翠鸟在云中一样。

这样过了两年，日夜相随。后一年的春天，李益因为书判拔萃登科，被授予郑县主簿的官职。到了四月份，将要去上任，乘便到东都洛阳探亲报喜。长安的亲戚很多来设宴饯别。当时春天的景色还未消尽，夏天的景色初放光彩，酒席结束宾客散去，离别之情萦绕胸中。霍小玉对李益说：“以您的才学和名声，多为人仰慕，愿意和您结婚的人，一定是很多的。何况您堂上有严厉的双亲，室内没有正妻，您这次回家，一定去缔结美满的姻缘。当初盟

约上的话，只是空谈罢了。然而我有个小小的愿望，想立即当面陈述，愿它永远记在您心上，不知您还能听取吗？”李益惊怪地说：“我有什么罪过，你忽然说出这些话？你有话就说，我一定敬记在心。”霍小玉说：“我年龄方十八，郎君也才二十二岁，到您三十而娶的时候，还有八年。一辈子的欢乐爱恋，希望在这段时期内享用完。然后您去挑选名门望族，结成秦晋之好，也不算晚。我就抛弃人世之事，剪去头发穿上黑衣，过去的愿望，到那时也就满足了。”李益又惭愧又感动，不觉流下眼泪，于是对霍小玉说：“我已对天发誓，不论生死都会信守。和您白头到老，还怕不能满足平生愿望，怎敢就有三心两意。务必求你不要疑虑，只管安心在家等待我。到了八月份，我一定会回到华州，随即派人前来接你，相见的日子不会遥远的。”又过了几天，李益就告别东去了。

上任后十天，李益请假到东都洛阳去省亲。还未到家时，太夫人已替他和表妹卢氏议亲，婚约都已定好了。太夫人一向严厉固执，李益踌躇不敢推却，便前去行礼答谢，随即约定好了在近期内成婚。卢家也是名门望族，嫁女儿到他家，聘娶的财礼定要订为百万之数，不满这数目，照理无法办成。李益家中一向贫穷，办这事一定要借贷，于是

找个借口请假，到远地去投奔亲戚朋友，渡过长江、淮水，从秋天一直奔到夏天。李益因为自己背弃盟约，长期拖延回去的期限，什么消息也不带给小玉，就想断绝她的希望，远托亲戚朋友，不让泄漏这事。

霍小玉自从李益过期不归，屡次打听音信。虚词诡说，天天不同。她广求巫师，遍访占卦的人，内心忧恨，一年有余。小玉憔悴瘦损独卧空闺，忧郁成疾。虽然李益的书信完全断绝了，但霍小玉的思念盼望却始终不变，送钱财给亲戚朋友，让他们告诉消息。寻访之情这样急切，资财多次用空，经常暗自让婢女偷偷去卖掉小箱子里的衣服和珍宝，多数卖给西市寄售店里的侯景先家。一次她让婢女浣沙拿了一只紫玉钗，到侯景先家去卖。路上遇见皇家老玉工，看见浣沙拿的钗，上前辨认道：“这只钗是我制作的。当年霍王的小女儿将要梳发环加笄，让我制作了这只钗，酬谢我一万文钱。我一直不曾忘记。你是什么人，从哪里得到的？”浣沙说：“我家的小娘子，就是霍王的女儿。家道衰败，沦落嫁了人。夫婿前些时到东都去，再也没有消息了。她抑郁成病，现在快有两年了。让我卖了它，把钱送人，托他们打听夫婿的音信。”玉工凄然流泪说：“显贵人家的子女，落魄失节，竟然到

了这般地步！我残年将尽，看到这种盛衰变化，也忍不住伤感万分。”于是带她到延光公主的府上，详细说了这件事。公主也为此悲叹了很久，送了她十二万文钱。

这时李益定亲的卢姓姑娘正在长安，李益已经凑足了聘娶的财用，回到郑县。这年腊月，又请假进京城来成亲。秘密地找了一处幽静的住所，不让别人知道。有一个考取了明经科的人叫崔允明，是李益的表弟。很厚道，前些年常和李益一同在小玉家欢聚，吃喝谈笑，彼此亲密无间。每次得到李益的音信，必定老实告诉小玉。小玉常拿些柴草、衣服帮助他。崔允明很感激她。李益已经到了京城，崔允明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小玉。小玉怨恨地叹息道：“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情么！”遍请亲朋好友，千方百计叫李益来。李益自认为拖延归期违背了盟约，又得知小玉病重，惭愧羞耻，索性狠心割爱，始终不肯前去。他早出晚归，想以此回避。小玉日夜哭泣，废寝忘食，一心想见李益一面，竟没有任何机会。冤苦悲愤越来越深，困顿地病倒在床上。这时长安城中逐渐有人知道了这件事。风流人士与豪杰侠客，无不感叹霍小玉的多情，愤恨李益的薄倖。

时节已到三月，人们大多出去春游。李益和同

伙五六个人到崇敬寺里去欣赏牡丹花，漫步于西廊，轮番吟咏诗句。京兆人韦夏卿，是李益的亲密朋友，这时也在一起游玩。他对李益说：“风光非常美丽，草木繁荣茂盛。可怜郑家姑娘，含冤独守空房！足下竟会把她抛弃，实在是狠心的人。大丈夫的心胸，不应当如此。您应当为她着想！”正在叹息责备的时候，忽然有个豪士，穿着淡黄色的麻布衫，挟着弓弹，丰姿神情隽美，穿的服装轻松华丽，只有一个剪成短发的胡族小童跟在后面，暗暗跟着他们，听他们说话。一会儿上前对李益作揖说：“您不是叫李十郎的吗？我的家族本在山东，和外戚结了姻亲。我虽然没有文才，心里却一向喜欢贤能的人。仰慕您的声誉，常想一见。今天幸会，得以一睹风采。我简陋的住处，离这里不远，也有乐队歌妓，足以娱悦性情。美女八九个，骏马十多匹，随您怎么玩乐都行。只愿您光临一次。”李益一伙人听到这话，互相惊叹赞美。便和这个豪侠策马同行，很快绕过几个坊，就到了胜业坊。李益因为靠近霍小玉的住处，心里不想过去，就推托有事，想回马而去。豪侠说：“敝处近在咫尺，能狠心撇下不去么？”便挽着李益的马，牵引着往前走。拖拖拉拉之时，已到了郑家住的小巷。李益神情恍惚，鞭打着马想回去。豪侠当即命令

奴仆好几个人，抱着架着往前走。快步上前把李益推进了车门宅内，便让人锁上门，通报道：“李十郎到了！”霍小玉全家又惊又喜，声音传到了外面。

在这天的前一个晚上，霍小玉梦见穿黄衫的男子抱着李益来，到了床前，让小玉脱鞋。她惊醒之后告诉了母亲。并自己解释道：“鞋者，谐也。是说夫妻要再次会合。脱者，解也。已经相见了又要分开，也就是要永别了。从这个征兆看来，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见面，见面之后，我就要死了。”到了清晨，请求母亲为她梳妆打扮。母亲认为她长期生病，神志紊乱，不怎么相信这事。在她竭力支撑的一会儿，勉强替她梳妆。梳妆刚结束，李益果然来了。霍小玉缠绵病榻日久，转身都要有人帮助；突然听说李益来了，飞快地自己起了床，换好了衣服走出去，好象有神助似的。于是就和李益见面，含怒凝视，不再说什么了。虚弱的体质娇柔，象是支撑不住的样子，用衣袖一再掩着脸，回头看李益。感物伤人，四座歎嘘不止。不久，有几十盘酒菜，从外面拿了进来。在座的人都吃惊地看着，忙问原由，原来这些都是豪侠送来的。于是就摆设好，相互靠拢坐下来。霍小玉便侧过身，斜着眼看了李益好久，随即举起一杯酒，浇在地上说：“我身为女

子，薄命如此。君为大丈夫，负心到这种地步。可怜我这美丽的容貌，小小的年岁，就满含冤恨地死去。慈母还在堂上，不能供养。绫罗绸缎、丝竹管弦，从此也永远丢下了。带着痛苦走向黄泉，全是你造成的。李君啊李君，今天就要永别了！我死以后，一定变成厉鬼，让你的妻妾，终日不得安宁！”说完，伸出左手握住李益手臂，把酒杯掷在地上，高声痛哭了好几声便气绝身亡。小玉的母亲抬起尸体，放到李益怀里，让他呼唤她，可小玉再也无法醒来了。李益为她穿上白色丧服，从早到晚哭泣得很悲哀。安葬的头天晚上，李益忽然看见霍小玉在灵帐当中，容貌美丽，象活着的时候一样。穿着石榴裙，紫色罩袍，红绿色的披肩纱巾。斜身靠着灵帐，手握绣带，看着李益说：“惭愧蒙你送别，还有未尽的情意。我在阴曹地府，怎么能不感叹呢。”说完，就看不见了。第二天，安葬在长安御宿原。李益到了墓地，痛哭了一场才回去。

一个多月以后，李益和卢氏成了婚。睹物伤情，郁闷不乐。夏季五月，李益和卢氏一起回到郑县。到县里过了十天，李益正和卢氏睡着，忽然帐子外面有嘀嘀咕咕的声音。李益吃惊地一看，却见一个男子，年纪大约二十多岁，姿态温和美丽，躲藏的身影映在帐子上，连连向卢氏招手。李益惊恐

地赶快起床，绕着帐子好几圈，身影却忽然不见了。李益从此心怀疑惑和憎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矛盾产生了。有些亲戚百般解劝，李益的猜忌心意才慢慢平息。过后十天左右，李益又从外面回来，卢氏正在床上弹琴，忽然看到从门口抛入一个杂色嵌花犀牛角的盒子，方圆一寸多，中间束有轻绢，打成同心结，落在卢氏怀中。李益打开一看，见有两颗表示相思的红豆，磕头虫一个，发杀猪一个，和少量的驴驹媚。李益当即愤怒地大声吼叫，声音如同豺狼猛虎，夺过琴砸他妻子，盘问并命令她说实话。卢氏怎么说也辩解不清楚。从此之后李益常常粗暴地鞭打妻子，百般虐待，最后诉讼到公堂把她休掉了。

卢氏走后，李益有时同侍妾等人，偶然同一次房，就增加了对她们的嫉妒猜忌，还有因此被杀掉的。李益曾经游历广陵，得到一个叫营十一娘的名姬，容貌体态玉润珠媚，李益非常喜欢她。每当对坐时，就对营十一娘说：“我曾在某处得到某个女人，她违犯了某一件事，我用某种办法杀了她。”天天这样说，想让营十一娘怕他，以此肃清闺房内淫乱的事。出门便用浴盆把营十一娘倒扣在床上，周围加封条，回家一定详细查看，然后才揭开。又准备了一把短剑，很锋利，他看着对待婢说：“这

是信州葛溪出产的钢铁，专门斩断犯有罪过的人的头！”大抵凡是李益所见到的妇女，每一个都要猜忌，直至娶了三次妻，大都象开头一样。



南柯太守传

李 公 佐

唐代步入中叶之后，政治混乱，藩镇割据，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衰败的现象。官僚之间逐渐兴起了朋党之风，彼此倾轧，一朝失败，即身家难保。当时的一些文人有感于政治命运的变幻无常，又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人生如梦的观念也就侵入了传奇的领域。李公佐以入蚁穴为题，以写实的方式，描写了淳于棼在梦中所经历的荣华富贵，由盛而衰时所看到的人情世故，以及官场中令人寒心的流言中伤。故事的结论，是宣扬消极出世思想，但对封建社会中的政治而言，却是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全文构思奇巧，结构细密，尤其是梦境结束之后发掘蚁穴那一段，又好象实有其事似的，更使作品增加了余味，在写作技巧上是很高明的一着。《南柯太守

传》写成后，就受到了当时人的注意，不断有人称引。明代汤显祖还作有《南柯记》传奇，车任远作有《南柯梦》传奇。“南柯一梦”，还成了活在人们口头上的成语。

作者李公佐，字颢（zhān专）蒙，陇西人。进士出身。宪宗时任钟陵从事、江淮从事等官职。今存小说四篇，均载《太平广记》中。

东平淳于棼（fén焚）^①，吴楚游侠之士^②。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bì避）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③。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

贞元七年九月^④，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wǔ武）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寝矣！余将秣（mò末）

①东平：唐代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 ②吴楚：本是两个古代地名，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 ③广陵郡：又称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 ④贞元：唐德宗李适（kù括）的年号（公元785～804年）。

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郭郭城堞。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车者传呼甚严，行者亦争辟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駉马远降①，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

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帟肴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有呼曰：“右相且至②。”生降阶祗（zhī）奉。

①駉马：“駉”的原意是驾车的副马。魏晋以后，凡娶公主的人都封为駉马都尉，后来就以駉马代称公主的丈夫。②右相：即右丞相。古时以右为大。

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yuè越），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歿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

十，冠翠凤冠，衣金霞帔（pèi 佩），彩碧金钿，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①，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绶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氏，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目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②。”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复有三

①上巳日：节日。古代以阴历三月三日为“上巳日”，人们到郊外游乐，洗濯不洁，以为可以祓除不祥。②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引自《诗经·小雅·隰（xí 习）桑》。

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píng凭）翊田子华乎①？”田曰：“然。”生前，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②，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姊，各乘凤翼辇（niǎn捻），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

①冯翊：郡名，或名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

②司隶：在京城地区维护治安的官员。

降，一如人间。彻障去扇，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

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观。”王遽谓曰：

“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jìn晋)，云：“岁在丁丑，当与女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

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借卿才，可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奩、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

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①，坐致覆餗^②。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③，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

①负乘：《易经·解卦》上说：“负且乘，致寇至。”是说携带着财货乘着马车，会招来寇盗。这是淳于棼引古语以自谦。②覆餗《易经·鼎卦》上说：“鼎折足，覆公餗。”是说鼎折脚后会把里面的食品打翻，后人以此比喻不能胜任事情而遭致失败。③颍川，唐代郡名。或称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县。

也。

王并依表以遣之。其夕，王与夫人餞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

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qí奇)老、音乐、车舆、武卫、銮玲，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见朱轩桀(qí企)户，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①，

①锡：通赐。

居台辅^①。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聘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

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敌，师徒败绩。弁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輜（zī兹）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hōng轰）。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恻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輿之至，谥（shì市）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

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

①台辅：宰辅。古时以三台星（即泰阶星）比喻“三公”，三公指最高的执政官，故宰相称台辅。

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jiàn 鉴）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卿。”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hūn 昏）睡，曹（méng 盟）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

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所送二

使者，甚无威势。生逾快快。生问使者曰：

“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顷即至。”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潜（shān山）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其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彗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经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魅之所为祟，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niè聂），寻穴究源。旁可袤（mào貌）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

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圯，嵌窞（dān旦）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

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

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觐（dì笛）淳于生儿楚，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①：

贵极禄位，
权倾国都。
达人视此，
蚁聚何殊。

①华州：也称华阴郡，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参军：见P77《霍小玉传》注②。李肇：唐代文人。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著有《翰林志》一卷和《国史补》三卷。

东平郡人淳于棼，是吴、楚一带的游侠义士。爱喝酒好逞意气，不拘小节。积有巨额家产，供养豪侠人物。曾经靠武艺增补为淮南军的副将，因发酒疯触怒了主帅，被革职驱逐，便四处漂泊，放荡纵酒过日子。家住广陵郡东面十里。住宅南面有一棵高大的古槐树，枝干又高又密，清凉的树阴覆盖几亩地。淳于棼每天和一群豪侠，在树下痛饮。

贞元七年九月，因醉酒过度生了病。当时有两个朋友从席上扶着淳于棼回家，躺在厅堂东面廊房下面。两个朋友对淳于棼说：“你就睡吧！我们要喂马洗脚，等你好一些再离开。”淳于棼解开头巾靠在枕头上，昏昏沉沉，仿佛在梦中。看见两个穿紫衣的使者，跪着拜见淳于棼说：“槐安国国王派小臣传命邀请。”淳于棼不知不觉下榻整理衣衫，跟随着两个使者到门口。看见有辆车厢两壁涂着青油的小车，用四匹公马拉着，旁边有七、八个随从，扶着淳于棼上车，出了大门，向古槐树的洞穴驶去。使者便驱车进入洞穴内。淳于棼心里很诧异，但不敢发问。忽然看到山川、风物、草木、道路，和人间很不相同。往前走了几十里，有座附外廓的城堡。车辆人物，来往不绝。淳于棼身边照料车子的人喝道很威严，走路的人也赶忙避到路的两边。又进入一座大城，红色大门，层层高楼，楼上有金

字，题作“大槐安国”。守卫大门的人赶紧跪来拜见。随即有一个骑马的人传呼道：“大王因为驸马远道来临，下令暂且在东华馆内休息。”于是引路前去。

一会儿看见有座门敞开着，淳于棼下车进去。彩色的栏干雕花的柱子；花草树木珍奇果品，一排排种植在庭院下面；小桌、矮桌、垫子、褥子，竹帘、帷幔、佳肴、美食，陈设在庭院上面。淳于棼心里暗自高兴。又有人喊道：“右相就要到了。”淳于棼走下台阶恭候。有一个人穿着紫衣拿着象牙手版恭敬地急步向前，宾主之间的礼仪充分地表达了敬意。右相说：“敝国君主不因为敝国遥远偏僻，奉迎君子前来，愿意结为姻亲。”淳于棼说：

“象我这样卑贱下劣的人，怎敢有这样的奢望。”右相便请淳于棼一同去国君的住处。走了约一百步，进入一座红门。矛戟斧钺等仪仗，排列两旁；禁卫官员几百人，避在路边。淳于棼有个要好的酒友周弁，也在里面奔忙。淳于棼暗自高兴，但不敢上前询问。右相引着淳于棼登上广殿，禁卫森严，象皇上住的地方。看见一个人身材高大庄严，坐在正中坐位上，穿着白色熟绢的衣服，头戴朱红花冠。淳于棼心惊胆战，不敢抬头看。左右侍从让淳于棼下拜。国王说：“从前奉令尊的嘱咐，不嫌弃

小国，答应让次女瑶芳，许配你作妻子。”淳于棼只是俯身伏地罢了，不敢答话。国王说：“暂且先到宾馆去，接着举办婚礼。”传下旨意，右相也和淳于棼一同回到宾馆。淳于棼思量着这件婚事，心中测度以为父亲在边境当将领，由于失陷番邦，不知道是死是活。或许是父亲与北方藩国暗中交结，从而办成了这事。心里很疑惑，不知什么原因。这天晚上，羔羊、大雁、金玉、织物等聘礼，威风气派的仪仗排场，歌舞音乐丝竹迭奏，佳肴美食灯火烛光，车马礼物各种用品，样样准备齐全。有一群女子，有的叫华阳姑，有的叫青溪姑，有的叫上仙子，有的叫下仙子，象这样的人有好几批。都有侍从数十人，戴着翠凤冠，穿着金霞披肩，彩色的碧玉金的首饰，叫人眼花缭乱，无法直视。邀游玩乐，往来于他的宾馆，争着和新郎淳于棼开玩笑。风度体态妖娆美丽，言谈词令巧妙华美，淳于棼无法对答。又有一个女子对淳于棼说：“前些时上巳日，我跟随灵芝夫人到禅智寺，在天竺院看石延跳《婆罗门》舞。我和女伴们坐在靠北窗的石头榻上，当时你年纪轻，也骑马来看。你一个人强求亲热，调笑戏谑。我和穷英妹把红手帕打了个结，挂在竹枝上，你难道不记得了吗？还有七月十六日，我在孝感寺侍奉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

经》。我在讲经席上布施了两只金凤钗，上真子布施了一个水犀角盒子。当时你也在讲经席中，从法师那里请求拿钗和盒去看了。再三赞叹，惊讶许久。看着我们说：‘人和物件，都不是世间所能有的。’一会儿问我姓氏，一会儿问我住处。我也不回答。你情意绵绵，盯着我恋恋不舍。你难道没想过这事么？”淳于棼说：“心里一直记着这事，哪一天忘掉过它呢。”众女子说：“想不到今天和你做了亲眷。”又有三个人，衣冠服饰很神气，上前拜见淳于棼说：“奉命来作驸马的候相。”其中一个人和淳于棼是旧友。淳于棼指着他说：“你不是冯翊郡人田子华吗？”田子华说：“是的。”淳于棼上前握着他的手叙旧很久。淳于棼对他说：“你怎么会在这里？”田子华说：“我在外飘荡，受到右相武成侯段公的赏识，所以寄居在这里。”淳于棼又问道：“周弁在这里，你知道吗？”田子华说：“周弁是贵人啊。职务是司隶，权势很大。我屡次蒙他庇护。”谈谈笑笑很高兴。一会儿传来喊声道：“驸马可以进宫了。”三人拿出宝剑、玉佩、礼帽和礼服，替他更换好了。田子华说：“想不到今天能够看到盛大的婚礼，将来可不要忘记了我呀。”有美丽的歌姬几十人，演奏着各种奇妙的乐曲，幽扬婉转清新嘹亮，曲调凄楚悲凉，不是

人间所能听到的。拿着蜡烛引路的人，也有好几十。左右只见金色和翠色遮尘的屏障，光彩照人玲珑剔透，连绵不断有几里地。淳于棼端坐在车里，心里恍恍惚惚，很不安宁。田子华常用谈笑给他排解。刚才的那群姑娘姊妹，各自乘着凤翼宝车，也来往穿插在队伍里。到了一座门口，叫作“修仪宫”。众仙姑姊妹也纷纷站在一旁，让淳于棼下车拜见，揖让升降上堂等礼仪，都象人间一样。拿去遮掩的宫扇，揭去盖头的纱巾，看到一个女子，说是叫做“金枝公主”。大约十四、五岁，简直象神仙一样。结婚典礼甚为堂皇。淳于棼从此情义一天比一天欢洽，荣耀一天比一天增长。出入的车马服饰，游乐宴会，仅次于国王。国王命令淳于棼和众官员准备好武装卫队，在国都西面灵龟山上大举打猎。山岭丘陵峻秀，河流湖泊广阔深远，树木丰盛茂密，飞禽走兽，无不蓄养在这里。打猎的队伍大有收获，直到天亮才回去。

淳于棼有一天启奏国王说：“小臣不久前议婚的时候，大王说是奉臣父亲的命令。臣的父亲前些时辅佐边将，用兵失利，陷在胡人中。至今已有十七、八年不通书信了。大王既然知道他在哪里，小臣请求去拜见一次。”国王忙对他说：“亲家公的职务是守卫北疆，音讯没有断过。你只须写信让他

知道，用不到马上去。”于是让妻子拿出馈赠的礼品，专门派人送去。几天以后得到回音。淳于棼细看信的内容，都是父亲生平的事迹。信里思念与教导，情意周到详尽，都象当年一样。又问淳于棼亲戚的存亡，家乡的变化。又说起路途阻隔遥远，音讯断绝。词意悲苦，语言哀伤。但不让淳于棼去看他，只说：“丁丑那年，当和你见面。”淳于棼手捧书信悲痛呜咽，不能自制。过了几天，妻子对淳于棼说：“你难道不想从政做官吗？”淳于棼说：“我放荡惯了，不熟悉政事。”妻子说：“你只管承担，我会协助你。”妻子便向国王禀告。又过了几天，国王对淳于棼说：“我有座南柯郡城，政事没有理好，太守已被撤职。想要借助你的才能，望能屈尊前往。你就和小女一起去吧。”淳于棼诚惶诚恐地接受了颁下的使命。国王就命令有关部门准备太守的行装，拿出金玉、锦绣、箱笼、车马，以及同去的仆人婢女，排列在大路上，来给公主饯行。淳于棼年少的时候纵情游侠，一向不敢有奢望，到了这个地步非常高兴。于是呈上表章道：

我本是将门的后代，一向没有学问和能力，勉强担当重要职务，一定会败坏朝廷典章。自招罪尤，导致覆亡。如今打算广泛地寻找贤人，以辅佐我的不足。伏见

司隶颍川人周弁，忠贞刚直，执法无私，有辅政的才具。隐居不仕的文士冯翊人田子华，清廉谨慎，通达权变，深明政治教化的根源。这两个人和我有十年的友情，充分知道他们的才能，可以把政治事务委托给他们。请任命周弁为南柯司法官，田子华为司农官。这样才能使我在政绩上取得名声，法令制度上不致错乱。

国王按照表章上的请求派遣了二人。这天晚上，国王和夫人在国都以南为他们饯行。国王对淳于棼说：“南柯是我国的大郡。土地肥沃，居民众多，不施仁政就不能治好它。况且有周弁、田子华两人辅佐。你努力吧，希望能够符合国家的期望。”王后告诫公主说：“淳于郎君性情刚烈爱喝酒，加上年纪又轻。作妻子的道理，贵在温和顺。你能好好地侍奉他，我就没有忧虑了。南柯的疆界虽然并不遥远，但父母和你不能朝夕见面。今天分别，怎能不悲伤呢？”淳于棼和妻子磕了头便向南出发了，登上车跨上马，谈谈笑笑很是高兴。

过了几天到达南柯郡。南柯郡里的官员吏卒、僧人道士、年长老人、音乐歌曲、车辆轿子、武士卫兵以及备太守专用的车马，都争着来迎接。人声鼎沸，钟鼓喧哗，十多里不绝于耳。看到城上的矮

墙和楼台亭阁等建筑物，充满吉祥的气象。进了大城门，门上也有一道大匾，用金字题写着：“南柯郡城”。到了郡衙，看到朱红色的长窗和前面列着作仪仗用的木戟的大门，威严深沉。淳于棼一下车就了解民情风俗，救济病痛疾苦的人，政治事务委托给周弁、田子华，合郡大治。他担任南柯太守二十年，教化广施，百姓讴歌赞颂，并给他树立了功德碑，建造了生祠。国王非常器重他。赐给封地和爵位，加上宰相的职衔。周弁、田子华都以政绩卓著，不断升迁到重要岗位。淳于棼生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按门第授予官职，女儿也被王族聘娶。荣耀显赫，盛极一时，当代没有人能比得上。

这一年，有个叫檀萝国的，前来侵犯南柯郡。国王命令淳于棼训练将领和军队去征讨它。于是上表荐举周弁率领士兵三万人，在瑶台城抵挡贼兵。周弁刚强勇猛而轻敌，军队打了败仗。周弁单人匹马赤裸着身子偷偷逃跑了，夜里回到城中，贼兵也收拾辎重铠甲而还。淳于棼便把周弁押起来请罪。国王一起赦免了他们。这个月，司法官周弁因背上生毒疮，死了。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也得了病，十天后也死了。淳于棼便请求解除主管一郡的职务，护送灵柩回京城。国王同意了，就让司农官田子华代理南柯太守的职务。淳于棼悲伤地护送丧车

出发，肃穆的仪仗经过时，男男女女号叫哀痛，平民官吏设席祭奠，攀住车辕、拦住道路的人无法计数。终于回到国都。国王和王后穿着素服在城外哭泣，等待着灵车到来。最后加给公主的谥号叫“顺仪公主”。他们备了仪仗华盖和吹打乐队，安葬在都城东面十里的盘龙岗上。这个月，已故的司法官的儿子荣信，也护送丧车回到国都办了丧事。

淳于棼长期镇守边疆地区，和国都联系紧密，豪门贵族，没有和他不交好的。自从解除郡守的职务回到国都，进进出出没有常规，交往的宾客越来越多，威势一天超过一天。国王对他心生疑惧。当时国内有人上表说：“天象变化显示警报，国家将有大的灾难。京城搬迁，宗庙遭破坏。祸端起自他族，事情发生在内部。”当时的议论都认为是淳于棼骄奢过度不守本份的应验。国王便撤去了淳于棼的卫队，禁止他交游宾客，安排他住在私人住宅里。淳于棼自认为守护南柯郡许多年，不曾败坏过政事，遭到流言蜚语而怨恨，闷闷不乐。国王也知道了这些。于是对淳于棼说：“我们结成亲眷二十多年了，不幸小女年纪轻轻去世，不能和君子白头偕老，实在令人伤心。”王后于是留下外孙亲自抚养。又对淳于棼说：“你离家已很久，可以暂时回家乡，看望一下家中的亲友。几个外孙留在这里，

不必因此挂念。三年以后，我们会派人迎接你的。”淳于棼说：“这就是我的家了，还能回到哪里去呢？”国王笑道：“你本是人间的人，家不在这里。”淳于棼忽然象昏睡了一样，迷迷糊糊很久，这才记起了以前的事，于是流着眼泪请求回家。国王招呼身边的人让送淳于棼走。淳于棼再拜而离去，又见到当初那两位穿紫衣的使者跟随着自己。走到大门外面，看见乘坐的车子很差，身边的随从车夫，一个也不剩，心里很伤感惊奇。

淳于棼上了车子，走了约几里地，重新出了大城。正好是那一年从东而来的路途，山水原野，仍然象从前一样。送他的两个使者，丝毫没有威势了。淳于棼更加不痛快，问使者道：“广陵郡什么时候能到？”两个使者照旧唱着歌，好久才答道：

“不久就到了。”一会儿车马驶出一个洞，看见了家乡的街巷，和从前一样，淳于棼暗自伤心，不觉流下眼泪。两个使者领着淳于棼下车，进入自家的大门，登上台阶，看见自己的身躯躺在厅堂东面的厢房下面。淳于棼非常惊恐害怕，不敢靠近。两个使者便大声喊了几声他的名字，淳于棼才醒悟如初。看到家里的僮仆拿着扫帚在院子里打扫，两个朋友在榻边洗脚，夕阳还没有被西墙隐没，喝剩的酒还在东窗下泛着清光。梦中的一瞬间，好象已过

了一辈子了。

淳于棼感叹地回想着，便招呼两个朋友把梦中的事告诉了他们。两人听了很惊怪，便和淳于棼一同出外，寻找槐树下面的洞穴。淳于棼指点道：“这就是梦里进去的地方。”两个朋友认为可能是狐狸和树精在作怪，便让仆人拿着大斧，砍掉盘曲不直的树干，折断新长出来的枝条，探寻洞穴的源头。旁边一丈远左右，有个大洞，显豁明朗，可以容纳下一张榻。上面有堆积的土壤，形成内外城墙、楼台宫殿的形状。有好几斛多的蚂蚁，集中隐藏在里面。中间有座小台，它的颜色象朱砂。两个大蚂蚁住在里面，白翅膀红头，将近三寸；旁边有大蚂蚁几十个保护他们，其他蚂蚁不敢靠近：这就是国王了。这里就是槐安国国都。又探寻到一个洞，径直向着南面的树枝，约有四丈长，曲曲折折中间成方形，也有土城和小楼，一群蚂蚁也住在里面，这就是淳于棼统辖的南柯郡。又有一个洞：往西去有两丈，空空旷旷，四面抹了泥污，陷下的深坑奇形怪状。中间有一只腐烂的乌龟壳，其大如斗。被积水浸泡，小草丛生，茂密覆盖，在乌龟壳上飘拂，这就是淳于棼去打猎的灵龟山。又探寻到一个洞穴：往东去一丈多，老树树根盘曲，象龙蛇的形状。当中有个小土堆，高一尺多，就是淳于棼安葬妻子的盘

龙岗墓地。追忆往事，满怀感叹，察看踪迹，全都符合梦中经历。他不愿两个朋友破坏掉它，便立即让人掩盖填塞得同以前一样。

这天晚上，风雨大作。天亮来看那洞穴，蚂蚁群已不见，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去向。所以先前说的“国家将有大灾难，都城搬迁”，这下可应验了。又想起檀萝国出兵征伐的事，又请两位朋友到外面查访踪迹。住宅东面一里有古时候的湫水涧，边上有大檀树一棵，藤萝缠绕，向上看不见天日。旁边有个小洞穴，也有一群蚂蚁聚集隐藏在里面。所谓檀萝国，难道不是这里吗？唉！蚂蚁的灵验，尚且不能完全了解，何况隐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巨物所变化的东西呢？当时淳于梦的酒友周弁、田子华都住在六合县，不和淳于梦来往已有十多天了。淳于梦立即派家僮赶快前去问候他们。周弁已得暴病死去，田子华也病倒在床上。淳于梦深感南柯之事的飘浮虚无，醒悟人生一世的短暂，便归心道教，杜绝酒食美色。又过三年，正当丁丑年，也死在家里。当时年纪是四十七岁，差不多已符合槐安国中父亲、王后和他约定的期限了。

李公佐于贞元十八年秋季八月，从吴郡到洛阳，暂时把船停靠在淮水边上，偶然见到淳于梦的儿子淳于楚，询问起遗迹，再三核实，事情都得到

确证，就编录成传记，用来提供给那些爱好奇闻的人。虽然谈神说怪，事情不合常理，但对于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弄到官职以维生而感到光荣的人，希望以此为戒。今后的君子，但愿把类似南柯一梦的经历作为偶然出现的事件，不要把名誉地位在天地之间引为骄傲。

前任华州参军李肇题赞语道：

官位已趋极品，权势压倒都城，
高人看待此事，何异蚂蚁一群。



谢小娥传

李公佐

运用猜谜拆字等方式破疑案，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手法，《谢小娥传》中情节的发展，也靠这一手法的运用，使故事的内容增加了不现实的因素，但这个故事却仍然感人至深。谢小娥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终于破获了一伙作恶多端的江洋大盗，报了父亲和丈夫的冤仇。这使它区别于一般的侠义故事，也超出了仙鬼妖异的范围。谢小娥的坚贞，令人景仰，宋祁撰《新唐书》，采入了《列女传》中；明代凌濛初编《初刻拍案惊奇》，又演为《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这一短篇小说。清代王夫之据以写成《龙舟会》杂剧。后

于此文，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有《尼妙寂》一篇，显然也是据此改写而成的。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①，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②。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jī机）。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③，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

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①豫章：唐代郡名，或称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②历阳：唐代郡名，或称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③上元县：治所在今江苏南京近郊江宁县。

元和八年春^①，余罢江西从事^②，扁舟东下，淹泊建业^③，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尔后尝梦父告曰：‘杀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梦夫告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蘭，杀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

①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公元806—820年）。 ②江西：唐代“江南西道”的简称。包括今江西和安徽、湖南、广东等省部分地区。从事：地方官的辅佐官员。 ③建业：晋代地名，故城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是申蘭，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蘭、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娥因问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①，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蘭也。蘭引归，娥心愤貌顺，在蘭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蘭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蘭往来密洽。蘭与春同去经月，多获财帛而归。每留娥与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给娥甚丰。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蘭，娥私叹曰：“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蘭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

^①浔阳郡：也称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

蘭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蘭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蘭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蘭、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其志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

复父夫之恨毕，归本里，见亲属。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①，师事大士尼将律师^②。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③，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归长安，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操戒新见者数十，净发鲜帔，威仪雍容，列侍师之左右。中有一尼问师曰：“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④？”师曰：“然。”曰：

①牛头山，在江苏江宁县南。 ②律师：对僧尼的尊称，以为善解佛教的戒律。 ③具戒：即“具足戒”，意思是完备的戒律。佛教的一种仪式，出家人受了具戒，才能算正式成为僧、尼。泗州：或称临淮郡，治所在今江苏盱眙（xū yí 虚姨）县西北。 ④判官：唐代节度使或采访使的属官。二十三郎：唐代一般按同曾祖或同祖父的兄弟排行序次。李公佐排行第二十二，故称二十三郎。

“使我获报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顾余悲泣。余不之识，询访其由。娥对曰：“某名小娥，顷乞食孀妇也。判官时为辨申蘭、申春二贼名字，岂不忆念乎？”余曰：“初不相记，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写记申蘭、申春，复父夫之仇，志愿粗毕，经营终始艰苦之状。小娥又谓余曰：

“报判官恩，当有日矣。”岂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盗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复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辞，聪敏端特，炼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无絮帛，斋无盐酪，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后数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

也^①。故作传以旌美之。

小娥，姓谢，豫章人，是贩运商人的女儿。八岁时，死了母亲，她嫁给历阳的侠客段居贞。段居贞有气节重道义，结交英雄豪杰。谢小娥的父亲积蓄有大量的财产，隐姓埋名在商人中，常常和女婿段居贞一起乘船做生意，在江湖上往来。这年谢小娥十四岁，刚成年，父亲和丈夫都被强盗杀害，金银缎匹被抢劫一空。段居贞的兄弟们，谢翁的徒弟侄子，以及童仆几十个人，全被沉入江中。谢小娥也伤胸折足，顺江飘流，被其他船只救起，经过了一夜才救活。于是辗转流浪讨饭到了上元县，投靠到妙果寺尼姑净悟的门下。

起初，父亲死后，谢小娥梦见父亲对她说：“杀我的是，車中猴，門東草。”过了几天，又梦见她丈夫对她说：“杀我的是，禾中走，一日夫。”谢小娥自己解不开，经常写下这些话，遍求睿智之人分析它，经过了好几年都没有人能解开。

元和八年春天，我解除了江南西道从事的官

^①《春秋》：原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书，经过孔子改写，古人认为当中字字句句都有贬恶扬善的道理。

职，乘一只小船东下，停泊在建业，登上瓦官寺阁。有个僧人法号齐物的，重贤好学，和我很要好。因而告诉我说：“有个名叫小娥的寡妇，每次来到寺里，都给我看十二个字的谜语，我分析不出来。”我就请齐物法师写在纸上，于是靠着窗槛用手指在空中比划，凝神静思。座上的客人还没有倦意，我已对这些字谜彻底领悟了。立即让寺里的小童将谢小娥唤来，询问事情的经过。谢小娥呜咽了好久，才说：“我父亲和丈夫，都被强盗杀害。事后不久梦见父亲对我说：‘杀我的人，是車中猴，門東草。’又梦见丈夫对我说：‘杀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多年以来没有人能领悟它。”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判断已很清楚了。杀你父亲的人是申蘭，杀你丈夫的人是申春。且说‘車中猴’，車字去掉上下两画，是个‘申’字；再说申属猴，所以说‘車中猴’。草字头下面有門字，門里有东字，就是‘蘭’字呀。再说‘禾中走’就是穿田而过，也是‘申’字呀。‘一日夫’的意思，夫上再加一笔，下面有个日字，是‘春’字呀。杀你父亲的是申蘭，杀你丈夫的是申春，完全可以明白了。”谢小娥痛哭着拜了又拜，把“申蘭”、“申春”四个字写在衣服里，发誓要找到并杀死这两个强盗，来报她的冤仇。谢小娥遂问明我

的姓名、官族，流着泪走了。

从这以后，谢小娥便穿上男人的服装，流浪外乡做佣人。一年以后，来到浔阳郡，看见一家竹门上有张纸的招贴，贴上写着：“招收佣人”。小娥就应招上门，打听主人是谁，不料正是申蘭。申蘭带她回到家中，小娥心中愤恨难平外表却极为顺从，在申蘭身边，很受宠信。金银缎匹出入的帐目，申蘭全都交给小娥掌管。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他竟然不知道小娥是个女人。早些年从谢家抢来的金银财宝、锦绣衣料、穿着服饰、日常用具，全部放在申蘭家里，小娥一拿起从前的东西，总要暗暗地哭泣很久。申蘭和申春，是同宗的兄弟。当时申春一家住在长江以北的独树浦，和申蘭来往密切。申蘭和申春一同出去个把月，总会满载财物而归。每次都留下小娥和申蘭妻子蘭氏一同看家，还经常给小娥很多酒肉衣服。有一天，申春带着鲤鱼和酒来看申蘭，小娥私下叹息道：“李君精思妙解，都符合梦里说的。这真是上天启发了他的心灵，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天晚上，申蘭和申春集合一群强盗，都来痛饮。等到强盗走了，申春大醉，睡在里屋，申蘭也睡在露天庭院中。小娥把申春偷偷锁在里屋，抽出腰刀先砍掉了申蘭的头，然后呼喊周围邻居一起前来。申春在屋里被捉住，

申蘭在外面被杀死，查获赃物收缴财货，数值千万。起初，申蘭、申春有党羽几十人，小娥暗暗记下他们的姓名，如今这些人全都被抓住杀死了。当时浔阳郡太守张公，赞赏小娥的节操品行，替她呈上了汇报详情请求褒扬的文表，因此才被免除了杀人偿命的死罪。当时是宪宗元和十二年夏天。

父亲、丈夫的仇已报，谢小娥回到家乡，和亲属相见。家乡的豪门大族争着要聘娶她，小娥却在心中发誓不再嫁人。便剪去头发披上粗布衣服，到牛头山学道，拜著名的尼姑叫将的律师为师。小娥志向坚定且能吃苦，霜天春谷，雨里打柴，从不懈怠。元和十三年四月，才在泗州开元寺受具足戒，终于用小娥做了法号，表示不忘根本。这年夏天，我方回长安，路过泗水边时，到善义寺拜访大德尼令。操持戒律新见面的有几十人，落了发披着彩色的披肩，威仪雍容大方，排列在师傅的两旁。其中有个尼姑问师傅道：“这个官人不就是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吗？”师傅说：“对。”她又说：“使我得以报家仇，洗雪冤仇耻辱，就是这位判官的恩德啊。”她望着我悲伤哭泣。我认不出她来，打听原由。谢小娥回答道：“我叫小娥，从前的讨饭寡妇。判官当时曾替我分析出申蘭、申春两个强盗的名字，难道记不起来了么？”我说：“开始没有想

起来，现在明白了。”小娥随即哭着详细倾诉了牢记蘭申、申春的名字，为父亲、丈夫报了冤仇，心愿大体了结，以及筹划这事的前前后后艰难困苦的情况。小娥又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会报答判官的恩德的。”这难道是空口说说的吗？唉！我能分析出两个强盗的姓名，谢小娥又能最终报了父亲、丈夫的冤仇，神道并不暗昧，明明白白一清二楚。谢小娥容貌忠厚，言谈深沉，聪慧敏锐，端庄出色，舍身修行，发誓追求佛家真理。自从进入道门，穿的东西没有绵絮绸缎，吃的东西没有食盐乳酪，非律义禅理，就不再谈及其他。几天以后，她告别了我回到牛头山，乘一只小舟在淮水中漂流，云游南方，以后就再没有遇见过她了。

君子言：“发誓立志，报父亲、丈夫的仇，是气节；和佣工杂居一起，没有人知道她是女人，是贞洁。女人的品行，只要贞洁和气节能够始终保全也就不错了。但象谢小娥，却足以用来儆戒世上背叛道义违反伦常的邪念，足以用来展示世上贞夫孝妇的节操。”我全部了解前面的事情，猜出了隐文，同幽冥中的托梦自然相合，符合人们的心愿。知善不录，不是《春秋》的宗旨，所以写这篇传记，用来表彰她。



李 娃 传

白 行 简

这篇传奇的题材，和《霍小玉传》有相近之处，但结局却大不相同。象荥阳郑生这样的贵族子弟，是决不可能和一个妓女正式结婚的。但李娃相夫有道，不但使他恢复了名誉，而且帮他走上了仕途，这就争取到了为统治阶级承认的资格，从而使这类故事出现了一种超出常规的结局。这篇传奇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原来的名字叫做《一枝花》。其大团圆的结局，或许是市民愿望的反映吧。全文反映的社会面广，情节舒展自如，善于利用对比映衬的手法。如李娃对待郑生的前后不同的态度，两肆的比唱挽歌，都使用了顿挫跌荡的手

法。这种手法的运用，加深了读者的感受，足见作者文笔的高妙。一些细节的描写，如鸩母待客的老辣，郑生乞食的凄苦，李娃调护督导荥阳公子的精心细致，都很传神。因为故事本身很生动，唐代文人当时已有诗文吟诵，元代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明代薛近兗的《绣襦记》传奇，都取材于此。

作者白行简（公元776—826年），字知退，白居易的弟弟，祖籍太原，后迁下邳（guī 归）（今陕西渭南縣东），元和二年进士，曾任左拾遺、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等职。有文集二十卷，今不存。

汧（qiān 牵）国夫人李娃^①，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为传述。

天寶中，有常州刺史荈（yíng 营）阳公者^②，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

①汧：指汧阳，在汧山的南面，所以得名。唐代汧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千阳县。国夫人：高官夫人的封号。唐代在封号前都加上地名，但并不到那里去落籍和收税。娃：美女。②荈阳：古郡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荥阳是郑姓的著名郡望。

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

自毗（pí琵琶）陵发^①，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②，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耍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cān餐）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miàn面）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狭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贍。前与之通者多贵戚豪族，

^①毗陵：隋代郡名，唐代改称晋陵郡，或称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②平康：长安里名。唐代妓女聚居的地方。

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

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扇。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

“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所处，安敢言直耶。”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遽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久之，日暮，鼓声四动^①。姥访其居远近。生给之曰

^①鼓声四动：表示夜禁开始。顺天门先击鼓四百槌，击罢闭门。再击六百槌，坊与坊之间的门关闭，不能通行。见《唐律疏义》卷二十六《杂律》。

“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日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僕。娃笑而止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窶（jù据）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俄徒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乃张烛进僕（zhuàn篆），品味甚盛。彻僕，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

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迺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

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①，报应如响，将致荐酹（lèi类）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姬逆访之

^①竹林神：当时长安人很迷信的一位神，唐文中屡见。

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①。中有山亭，竹树葱蒨，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食顷，有一人控大宛（yuàn 渊）^②，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歿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覘之，某当继至。”生遂往，至旧宅，门扃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

①西戟门：西边悬挂着木戟的门。唐代规定高官可私门立戟，以示尊显。 ②大宛：汉时西域国名，产良马，故后世常以大宛代称好马。

不能达。乃弛其装服，质饌而食，赁榻而寝。生恚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访之：

“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

“此崔尚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邸。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懣，绝食三日，遭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纼（suì岁）帋，获其直以自给。

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①，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

①哀歌：出丧时唱的挽歌。

肆车輿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jù聚）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①。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輦（niǎn捻）輿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②；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矐（shā煞）而至，即生也。整衣

①京尹：即京兆尹。唐时设京兆府，管辖首都长安和附近十二县。京兆尹即府长官。 ②白马：乐府歌篇。三国时的曹植作有《白马篇》，后人多拟作。

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xiè泄）露》之章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坐愕眙，莫之测也。

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婿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

“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

“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凛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至其室，父责曰：“志行

①薤露：古代挽歌。歌辞比喻人的生命如同薤叶上的露珠一样。薤是一种象韭菜而中空的植物。

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①，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jī基）苇席瘞（yì意）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瓿，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粪壤窟室，昼则周游廛肆。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

①曲江：池名，位处长安东南。唐时著名的游览胜地。杏园：曲江西南方的一处名胜。

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厉（jiè lài介赖），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懣绝倒，口不能言，颌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rú儒）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今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蹙（zhì质）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迄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费，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

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给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饌。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

异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①，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kā枯）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

①旗亭：古代的市楼。唐代在此早晚击鼓敲锣指挥集市的集散。

上登甲科^①，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敬羨，愿女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②，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砉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

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科^③，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④。

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将之官，娃谓生曰：

“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黷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

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娃

①甲科：唐代科举制度，进士分甲、乙两科，明经分甲、乙、丙、丁四科。甲科最高最难，考取甲科后，所授官品可以高些。②秀士：即秀才。唐时通称应进士科考试及中试的人为秀才。③直言极谏科：唐代制科考试中的一门，以直率的语言向朝廷提出批评和建议。制科是由皇帝特命举行的考试，已考取了进士、明经的人也可参加，录取的人可立即授官。④参军：唐代官制，外府州有录事参军等职，为重要幕僚。

固辞不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剑门^①，当令我回。”生许诺。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浹（jiā佳）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②。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向后数岁，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méng盟）。天子异之，宠锡加等^③。终制，累迁清显之

①剑门：唐县名，位于今四川剑阁县北。为出入成都的要道。 ②秦晋：见P81《霍小玉传》注①。 ③锡：同赐。

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

予伯祖尝牧晋州^①，转户部^②，为水陆运使^③，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④，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⑤，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⑥，太原白行简云。

汧国夫人李娃，原是长安的妓女。节操和品行高贵奇特，有很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监察御史白行简替她作了传，介绍她的事迹。

①晋州：也称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县。 ②户部：唐代尚书省所属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户口、财政、粮食等事。 ③水陆运使：唐代管理水陆运输的官员，属户部。 ④贞元：参见P102《南柯太守传》注④。 ⑤公佐：李公佐，见《南柯太守传》提示。 ⑥乙亥：即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

天宝年间，有位常州刺史叫茱阳公，这里略去他的名字，不作记载。当时名望很高，家中人口很多。他五十岁那年，有一个儿子刚满二十岁，长得聪颖俊秀，且有文才，杰出不凡，深为同辈人所佩服。茱阳公更是喜爱并器重他，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公子受郡县推荐进京参加秀才科考试，临走时，茱阳公为他在服装、珍宝、车马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计算好进京后的日常生活费用，并对他说：“我看你的才华，应当一考就夺魁。现在我为你准备了两年的费用，并且给得更多一些，是为了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公子也很自负，把考取功名看得象在手心里写字那么容易。

他从毗陵出发，经过一个多月到达长安，住在布政里。有一次他逛东市回来，从平康里的东门进去，要到西南方拜访朋友。当他到了鸣珂巷时，看见一所住宅，门庭不很宽广，但房子却很整齐幽深。门半开着，有个年轻姑娘靠着一个梳双鬟的婢女站在那里，美貌妩媚，世上从未见过。公子突然见到她，不由自主地停下马来看了半天，徘徊不忍离去。于是假装把马鞭掉在地上，等待仆人前来，吩咐他拾起。其间公子不断偷看这姑娘，姑娘也转过眼睛斜盯着看他，显出很爱慕的神情。但他最后还是不敢说上一句话，就离开了。公子从此心里象

若有所失似的，于是暗中访得朋友中熟悉长安的人，向他打听那位姑娘。朋友说：“这是妓女李氏的家。”又问道：“她可以求得吗？”回答说：

“李家很富有。从前和她往来的多是贵戚豪族，她得到的赏钱很丰厚。不花上一百万，不能打动她的心。”公子说：“只怕事不成，即使用掉百万，又有什么可惜呢？”

一天，公子穿戴整齐，带了许多随从前去。公子敲她家的门，一会儿有个侍女开了门。他说：

“这是谁的府上？”侍女不回答，跑进去大声叫道：“前些时掉马鞭的公子来啦！”李娃大喜道：

“你暂且叫他等一下，我要打扮好了再去见他。”公子听到后心中暗喜。侍女便把公子引到影壁边，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驼背老太婆，她就是李娃的母亲。公子上前下拜并恭敬地说：“听说这里有空屋，愿意出租给人住，真是这样吗？”老太婆说：

“只怕它简陋狭窄，不能让您满意，怎么敢谈出租呢？”说完就邀请公子到客厅里去，客厅很华丽。她和公子面对面地坐下，便说：“我有一个小女儿，略知歌舞技艺，喜欢见客人，我打算让她来见见您。”于是她就叫李娃出来。只见李娃眼睛明亮、手腕雪白，走起路来美极了。公子惊讶得赶忙起身，不敢抬头看她。他和李娃拜见后，寒暄了几

句，李娃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艳美动人，公子从未见过。待重新就坐，李娃为公子沏茶斟酒，所用的器皿都很洁净。他们在一起过了很久，太阳已落山了，鼓声响了四下。老太婆问他住得远不远。公子骗她说：“在延平门外，有几里路。”他希望因路远而被留下。老太却说：“更鼓已敲过了，您应当赶快回去，不要违犯禁令。”公子说：“我有幸得到你们的热情接待，并和你们亲近谈笑，不觉时间已到晚上。归路遥远，城里又没有亲戚，我怎么办呢？”李娃说：“您不嫌这里冷僻简陋的话，既然正打算租来住，先歇一宿有什么关系呢？”公子多次用眼睛去看老太。老太婆说：“好吧！好吧！”公子便叫僮仆拿出两匹细绢，让她们用它来准备一顿晚饭。李娃笑着制止说：“宾主间的礼节，不应该这样。今晚的费用，愿由我们穷苦人家出，请你一起吃些粗茶淡饭。其他的就等以后再说吧。”她坚决推辞，始终不答应收下细绢。不一会儿他们移坐到西边厅堂，堂内帘帐床榻，光彩夺目；妆奁枕被，也都奢华漂亮。于是点上蜡烛，端上菜肴，山珍海味十分丰盛。吃完饭后，老太起身走了。公子和李娃谈话这才亲热随便起来，逗趣调笑，尽情极欢。公子说：“前些时候我偶然走过你家门，正好遇见你在门边。打那以后心里常思念

你，即使睡觉吃饭从未有片刻忘记过。”李娃回答说：“我心里也一样。”公子说：“今天到这里来，不单是租房子，而是希望实现平生的愿望，但不知道我的运气如何呢？”话未说完，老太来了，问他们在谈什么，公子就统统告诉了她。老太笑着说：“男女之间，爱恋的欲望原本是存在着的。感情如果投合，虽是父母之命，也不能制止。我这小女实在丑陋，怎么够得侍候在您身边呢？”公子立即走下台阶，拜谢她说：“我甘愿献身做奴仆来报答您。”老太于是认他作女婿，他们又畅饮了一通才散。等到天亮，公子把他的行李全部搬来，就住在李家了。从此他匿迹藏身，不再和亲友通消息，每天和倡伎优伶一流人物聚会，吃喝玩乐。袋里的钱用完了，他便卖掉马匹车辆，后来又卖了家僮。过了一年多，钱财仆人马匹全部没有了。慢慢地老太对他越来越冷淡，李娃对他的感情却越来越浓厚。

有一天，李娃对公子说：“我和你相爱已一年，还没有怀孕。常听说那竹林神庙，很灵验，我打算去进献祭品向神灵祈求，可以吗？”公子不知道这是她们的计谋，竟然非常高兴。他便把衣服押在当铺里，准备了牛羊猪三牲和祭酒，和李娃一起去竹林祠祷告，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宿才回去。公子骑驴跟在李娃的车子后面，到了宣阳里北门，李娃

对他说：“从这里向东转到一个小巷里，是我姨妈家，我们去歇一下，并看看她，可以吗？”公子照她的话做了。他们向前走不到百步的路，果然看见一个可通车马的大门。往里张望，见宅内很宽敞。李娃的婢女从车后叫住公子说：“到了。”公子就下了驴，刚好有一个人出来，问道：“谁呀？”回答说：“是李娃。”那人就进去禀告。一会儿，有一个老妇人从里面出来，年纪约四十多岁，一见公子就问道：“我外甥女来了吗？”李娃走下车来，老妇人迎上来说：“为什么长期没有来呢？”说完她俩相视而笑。李娃介绍公子拜见了她。见过之后，就一起走进西戟门的偏院里。院中有山亭，竹树青翠，池塘水榭幽雅罕见。公子对李娃说：“这是姨妈的私人住宅吗？”李娃含笑不答，用其他的话支吾过去了。一会儿献上茶点水果，很珍贵稀有。刚过一顿饭的光景，有个人骑着快马，满身大汗飞驰而至，对李娃说：“你妈妈得了急病，病很重，几乎都不认识人了。你最好马上回去。”李娃对姨妈说：“我心里乱极了。我骑马先回去，然后让马车回来，你就和郎君一起来。”公子打算跟她去。她姨妈和婢女说了几句话后，就挥手叫公子等在门外，说：“老太婆快要死了。你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办理丧事，以解决李娃的燃眉之急，怎么能就

跟着回去呢？”公子只得留下，一起计算丧礼和斋戒祭祀的费用。天色晚了，马车仍没送来，姨妈说：“到现在还没有回信，怎么回事呢？你赶快去看看她们，我接着就赶来。”公子就走了。到了李氏老宅，见门窗紧紧地锁着，还用泥封起来了。公子大惊，问她的邻居。邻居说：“李家本来就是租这里的房子的，租期已满了。房东收回了房子。老太已搬家，而且已有两天了。”公子问：“搬到哪里去了？”答道：“不清楚是哪个地方。”公子打算赶回宣阳里，去问她的姨妈，但时间已经太晚了，估计路程怕已赶不到了。他只好脱下衣服，换顿饭吃，租了床住了一夜。公子愤怒到极点，从夜晚到天亮，一直没合过眼。天刚亮，他便骑着驴子上路了。到了李娃姨妈的门口，连连敲门，有一顿饭的功夫也没有人应声。公子大喊了好几声，有一个做官模样的人慢慢出来，公子急忙问他：“姨妈在吗？”答道：“这里没有什么姨妈。”公子说：“昨天傍晚在这里，为什么把她藏起来了？”又问这是谁家的房子，那人答道：“这是崔尚书的住宅。昨天有个人租了这个庭院，说是等候她远道而来的表亲。还没有到晚上就走了。”公子惊恐迷惑，气得象要发狂，但又不知该怎么办，只得回去寻找布政里的旧宅。住宅主人怜悯他，拿来饭菜给他

吃。公子又怨又恨，三天不曾进食，结果得了很重的病，十多天后病情更加严重了。住宅主人怕他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办丧事的店铺里去。他奄奄一息地过了一天又一天，整个铺里的人都同情可怜他，他们轮流喂他吃东西。后来公子病情略微好转了一些，靠着拐杖能站起来了。从此丧事店铺每天让他干些事，管管灵帐，得些报酬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几个月后，他渐渐地康复了。每当听到唱挽歌，就自叹不如死去的人，呜咽流泪，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回去后就学唱挽歌。公子本是个聪敏的人，不多久，挽歌就唱得特别好了，即使整个长安城也无人可与他相比。

起初，这里的两家办丧事的店铺，互相争夺高低。东西店铺里的车轿都特别华丽，没有能比得上的，只有挽歌唱得差。东面店铺主人知道公子挽歌唱得精妙绝伦，就凑集了两万钱来雇用了他。同伙中的老前辈又把自己最拿手的本领传授给他，并秘密地教公子新的唱法，还给他帮腔。连着几十天，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两家店铺的主人相约说：

“我们各自在承天门街展示出办丧事的用具，比试高低。输者罚钱五万，用来备酒食请客，好吗？”双方都答应了。于是约人立下文契，签名划押作保

证，然后展出用具。男女老少都来参观，聚了好几万人。于是地保报告捕贼官，捕贼官报告京兆尹。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了这里，整个城里街巷里空无一人。两家丧铺从早晨开始展出，直到中午，依次摆出车、轿、仪仗之类的器物，西面店铺都不能取胜。主人觉得面子过不去，便在场子南角搭了个高台。有个长胡子的人，抱着个大铃走来，簇拥在他身边的有好儿人。于是他胡须一抖眉毛一扬，握住手腕，点着头，登上高台，这才唱起了《白马》这首挽歌。他依仗它一向取胜，环顾左右，旁若无人。博得了大家齐声赞扬，自认为独一无二，没有对手能压倒他。过了一会，东面丧铺主人在场子北角上也设了个台子，有个戴黑头巾的少年，身边跟着五、六个人，手拿长柄羽毛扇走上台来，这就是公子。他整整衣服，动作慢悠悠的，清了一下喉咙便开始发声，一副悲不自胜的样子。他唱的就是《薤露》的挽歌，发声清朗，声音振颤着林木。挽歌还没唱完，听歌的人已经哀叹悲伤掩面哭泣了。西面店铺的主人被众人讥笑，越发惭愧难当。他偷偷地把输的钱留在前面，便溜走了。四周观众惊讶地瞪着眼睛望着公子，他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在这之前，天子刚下诏书，命令外地的长官每年来京城一次，称之为“入计”。当时碰巧公子的

父亲在京城，他和同僚们换了便装悄悄前去观看。有个老仆，就是公子奶妈的丈夫，看到公子的举止言谈，想去认他却又不敢，也就伤心地流下泪来。公子的父亲感到惊奇而问他。老仆便禀告说：“唱歌人的相貌，酷似老爷的亡子。”荥阳公说：“我儿子因为多带了钱财被强盗谋害，怎么会到这里呢？”说完，也哭了。等他们回去后，仆人找了个机会又赶回那里，向同伙打听道：“刚才唱歌的是谁？唱得这样的好？”都说：“某某人的儿子。”探问他的名字，公子之名已经改过了。仆人极度震惊，慢慢过去，走近了仔细看他。公子看见仆人就变了脸色，就转身打算藏进人群中去。仆人便抓住他的衣袖说：“您不是公子吗？”说完两人抱头痛哭。老仆便用车把他载了回去。到了住处，父亲责备他道：“品行堕落到了这般地步，污辱了我的家门！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于是公子二人步行出去，到了曲江西杏园东，父亲剥去他的衣服，用马鞭抽打了他几百下，公子受不了这个痛苦，昏死了。父亲仍下他独自走了。当公子被什么人带走时，公子的师傅就让和他关系好的人暗中跟着，这时，他回来把公子的遭遇告诉了同伙，大家都为此而伤心。师傅让两个人拿芦席去埋葬他的尸体。他们赶到那里时，却觉得公子心口仍有点热气。二人

忙把他扶起来，过了很久，公子才稍微缓过气来。他们便一同抬着他回去，用芦席管子灌汤水喂他喝，过了一夜才苏醒。一个多月后，他的手脚仍举不起来。那些被鞭打的地方都溃烂了，脏得很，同伴们都开始讨厌他了，一天晚上，他们把他丢在了路边。过路人都可怜他，常常丢些吃剩的食物给他，他才得以充饥。一百天后，公子方能拄着拐杖站起来。他穿着布棉袄，棉袄上有上百个补丁，破烂得象挂着的鹌鹑。手里拿着一个破罐，来来去去在里巷间，靠讨饭过日子。从秋天到冬天，夜晚钻进厕所、地窖中，白天就在市场、店铺里周游。

有一天下了大雪，公子被寒冷和饥饿驱迫，冒雪出去，乞讨的声音非常凄惨，凡听到的人无不凄怆痛心的。当时雪下得正大，人家的大门大都不开。公子到了安邑里东门，沿着里墙向北走，过了七、八家，有一户大门恰好开着左半扇，这就是李娃的住宅。公子不知道，便连声疾呼：“饿煞啦！冻煞啦！”声音凄切，令人不忍心听。李娃在房中听到，对婢女说：“这一定是公子。我听出他的声音了。”说完赶快跑了出来。只见公子骨瘦如柴，满身疥疮，已经不象人样了。李娃心里很激动，就对他说：“您难道不是郑郎吗？”公子气愤得昏了过去，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点点头罢了。

李娃上前抱住他的颈脖，用绣花短袄裹住，扶着他回到西厢房，失声恸哭道：“使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是我的罪过啊！”她哭昏过去，良久方又醒过来。老太婆大惊，奔跑过来，说：“怎么啦？”李娃说：“这是公子。”老太婆忙说：“应当赶走他。怎么让他到这里来？”李娃严肃地回头瞟了她一眼说：“不该这样。他是好人家的子弟。想当初他驾着华丽的大车，带着装满财宝的行李，来到我的屋里，不到一年钱就花光了。我们合起来设下诡计，抛弃并赶走了他，简直不象是人做的事。让他丧失志向，被亲戚朋友看不起。父子之道，是天性，使他父亲恩情断绝，打死他后又抛弃了他。公子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世上的人都知道是为了我。公子的亲戚满朝廷都是，有朝一日当权的亲戚查清原由，灾祸就会降到我们头上了。何况欺天负人，鬼神也不保佑，不要自找祸殃吧。我做您女儿，至今有二十年了。算起你为我花的钱来，已不止千金。现在您六十多了，我愿用您后二十年吃穿的费用来赎身，我要和他另找住处。那住的地方不会远，早晚能够来问安侍候您，您如答应，我的心愿也就满足了。”老太婆料想她的志向已经不可改变，只得答应了。李娃给了老太婆赎金之后，还剩下百金。她就在北边角隔四、五家处租了一个空院

子。她于是替公子洗了澡，换了衣服。做了汤粥，润通他的肠道；再用酥奶润润他的内脏。十多天后，才开始给公子吃些山珍海味。头巾鞋袜，都取贵重的给他穿戴。没过几个月，公子肌肤丰满了些，过了一年，康复得象当年一样了。

又过了些时候，李娃对公子说：“你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志气已经旺盛了。你应该深思静虑，默想从前的学业，可以重新复习吗？”公子想了想，说：“只记得十分之二、三了。”李娃叫驾车出门，公子骑马跟在后面。到旗亭南偏门卖书的店铺里，她让公子选择好一些书买下，算起来共用了百金，然后他们把书全都装上车运了回来。李娃叫公子抛弃杂念一心学习，不分黑夜白天，孜孜不倦。李娃经常陪伴公子坐在一旁，至到深夜才睡。每看到他疲倦了，就劝他练习诗赋来调剂。过了两年，学业大有成就，天下的典籍，没有一种没读过。公子对李娃说：“可以报名应考了。”李娃说：“不行。还应让学业更加精通熟悉，以应付各种考试。”又过了一年，李娃说：“可以应考了。”公子就一举考上了甲科，名声传遍了礼部。即使是老前辈看到他的文章，也无不肃然起敬，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又不能如愿以偿。李娃说：“你现在还不行。现在的秀才，假如得了一次科名，就自以为可

以得到朝廷的要职，美名扬天下。你以前行为不端、品德又卑下，不同于其他文人。应当磨炼锋利的武器，以此求得再战再胜，才能结交众多文人，在名士中称雄。”公子从此越发勤奋刻苦，声望越来越高。

那一年，正赶上科举考试的大比之年，诏令四方的才子应考，公子报考直言极谏科，名列第一，授予成都府参军的职位。三公以下的官员，都做了他的朋友。公子将要去上任，李娃对他说：“如今恢复了你本来的面目，我不再有负你了。我愿以我的余年，回去赡养老妈妈。你应当和高门大族的小姐结婚，让她主持家政。在你们的姻族中或姻族外结亲，都不要糟塌自己。努力自珍自爱。我从此就离开了。”公子哭道：“你如果抛下我，我就自刎而死。”李娃坚决推辞不依从，公子苦苦请求，而且越来越恳切。李娃说：“我送你渡过江，到达剑门后，就让我回来。”公子只好答应。经过一个多月的路程，到了剑门。他们还没来得及接着走便接到了授新官职的诏书，是公子的父亲从常州奉诏入朝，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过了十二天，荣阳公到达。公子就递上名帖，在传递文书的驿站中拜见了父亲。父亲不敢认他，但看到名帖上祖父三代的官职名讳，才大吃一惊，让他登上台阶，抚

摸着他的后背痛哭了好久，才说：“我们父子和好如初吧。”于是问他事情的原由，公子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荥阳公非常惊奇，问李娃在哪里。公子回答说：“她送我到了这里，我正打算让她回去。”父亲说：“不能这样。”第二天，他让车马和公子先去成都，留李娃在剑门，单修一幢房子让她住下。第二天，让媒人来说了媒，六道大礼全部备齐，然后来迎接她，于是他们成了正式的夫妻。李娃嫁过来之后，一年到头主持祭祀都很合乎规矩，她遵守妇道，治家严格有条理，很受公婆喜爱。往后又过了几年，公子的父母都亡故了，她依礼守孝很尽心。竟然有灵芝生长在她守孝的草庐边，一个花穗开了三朵花。当地长官把这事上奏给了皇帝。又有几十只白燕子，在她的屋脊上筑了巢。皇帝感到惊奇，更加提高了赏赐的等级。守孝期满，公子连连升迁重要的职务。十年当中，做过好几个郡的长官。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他们生了四个儿子，都做了大官，最低的尚且做到太原尹。弟兄的婚娶都是门第最高的人家，京城内外的望族，没有谁能比得上的，

唉！娼家的女子，节操能象这样，即使是古代的烈女，也不能超过她。怎能不为此叹息呢！

我伯祖曾经在晋州做过官，又转迁到户部，任

水陆运使，三次任职都和公子为前后任，所以熟悉他的事。贞元年间，我和陇西李公佐谈论女人操守贞烈的品格，随即也就讲到了汧国夫人的事情。公佐拊手敬听，并让我替她作传。我便提笔蘸墨，详细写下了这件事，以便使它留存下来。时值乙亥年秋八月，太原白行简记。

长恨传

陈 鸿

唐代文人，有运用散文和韵文合写一个故事的风气。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作《长恨传》，合力描写时人最喜欢谈论的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是这种合作的范例。二者内容相同，倾向也完全一致。前半部分谴责唐明皇的喜好女色，导致政治腐败，激起安禄山的叛乱，内容不出“女人是祸水”的传统观念。后半部分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死不渝和刻骨相思，天上人间，七夕情话，显然出之于虚构，或许采取了当时传说中的一些情节，但是这种缠绵悱恻的爱情描写，却又叩击着读者的心扉，使人转而同情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遭遇。故事的倾向前后有矛盾，只是由于生离死别的描写更为细致生动，所以诗文产生的影响，也以哀艳的悲剧

部分更为深远。宋代乐史写作《杨太真外传》，吸收了文中的不少材料。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瓦》杂剧，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传奇，都是影响深远的同一题材之作。

作者陈鸿，字大亮，贞元年间进士，后官太常博士、虞部员外郎，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官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曾纂《大统记》三十卷，著有《开元升平源》一卷。

开元中①，泰阶平②，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盱（gān干）食宵衣③，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④，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先是，元献皇后、武惠妃皆有宠⑤，相次

①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13——741）。

②泰阶：星名，即三台星座。上阶代表天子。中阶代表公卿大夫。下阶代表庶民。“泰阶平”就是说天下太平。

③盱：日晚。宵：深夜。盱食宵衣是说吃饭晚，起床早。

④右丞相：指李林甫。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任中书令，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右丞相。⑤元献皇后：玄宗贵嫔杨氏，肃宗李亨生母。肃宗立后，追谥她为元献皇后。武惠妃：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儿，卒后追谥为贞顺皇后。

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①，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荡漾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高力士潜搜外宫^②，得弘农杨玄琰（yǎn演）女于寿邸^③，既笄（jī奇）矣。鬓发膩理，纤秣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藻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④；定情之夕，授金钗钿（diàn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摇^⑤，垂金铛。明年，册

①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县。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玄宗改骊山的温泉宫为华清宫。华清池、长生殿均在其内。 ②高力士：唐玄宗时的宦官，深得宠信，官至骠骑大将军、渤海郡公。 ③弘农：郡名，或称虢（guó国）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南。杨玄琰：杨贵妃玉环的父亲。他们是弘农郡阌（wén文）乡人。寿邸：玄宗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府。杨玉环原是李瑁的妃子。玄宗看中她后，要她出家为道士，号太真，后来又娶入宫中。 ④《霓裳羽衣曲》：唐代一种著名的乐舞。原为西凉《婆罗门曲》，据说后经玄宗改写润色，取名《霓裳羽衣曲》。唐代传说这支曲子是玄宗从月宫中偷听来的。 ⑤步摇：一种做成鸟兽形的首饰，坠着串串珠玉，行动时微微摇动。

为贵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bì毕）焉。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居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liè列）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矣，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①。”其人心羡慕如此。

天宝末②，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

①楣：门上的横梁，显贵人家门梁高大，后人以此比喻地位显耀。 ②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13——755年）。

及安禄山引兵向阙^①，以讨杨氏为词。潼关不守^②，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③。国忠奉牦缨盘水^④，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受禅灵武^⑤。明年，大赦改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⑥。自南宫迁于西内^⑦。

①安禄山，父胡人，母突厥人，初任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犯法当死，玄宗赦免了他。又自请作贵妃养子，得到玄宗宠信，先后任卢龙节度使、范阳节度使、东平郡王等职，又先后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平卢、河东、河北三道的军事、行政和财政。②潼关，即今潼关，在陕西华阴县东，为长安的重要门户。③晁错：西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劝景帝削去诸侯的封地，巩固中央政权。吴、楚等七国叛乱，要求“清君侧，诛晁错”。这里是把杨国忠比作晁错。④牦缨盘水：牦缨，用牦牛尾巴系帽子，表示有罪；以盘盛水，表示请皇帝公平处分。⑤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公元756年，玄宗把皇位传给了当时在灵武的太子，即肃宗李亨。⑥南宫：也叫南内，即兴庆宫，位于太极宫和大明宫的东南。⑦西内：西宫，即太极宫。肃宗及其宠臣怕玄宗复位，由李辅国领兵迫使玄宗迁入西宫，软禁其中。

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 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①，玉琯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不能得。

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皇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②。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天海，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双鬟童女，出应其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诘其所从。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

①梨园：皇家音乐机构。玄宗精通音乐，喜爱法曲，教授坐部伎（坐在堂上奏乐的乐队）子弟三百人，在梨园演习乐曲，称“皇帝梨园弟子”。 ②李少君：汉武帝刘彻的宠妃李夫人死后，方士李少君自言能召来她的亡魂，使武帝隔着帷幔看见她的影子。

洞天日晓，琼户重闳，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

“玉妃出。”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xi}系），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惘然。指碧衣取金钗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之诈也^①。”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nian}捻）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②，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

①新垣平：姓新垣，名平，西汉文帝时人，以善“望气”受宠信，后假造玉杯作为“天降祥瑞”，事发后被杀。 ②秦：指长安。参见P14注①。

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

“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①，太原白乐天自校（jiào轿）书郎尉于盩厔（zhōu zhì舟至）^②。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③，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

①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公元806——820年）。

②白乐天：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进士，十八年试判拔萃科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负责校勘皇家所藏书籍。盩厔：今陕西周至县。③琅邪：唐代郡名，或称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县。

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①。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开元年间，天下太平，四海之内安然无事。玄宗在位年代已久，对于起早贪黑地主持国事感到厌倦了，政务不论大小，开始委托给右丞相，逐渐深居后宫游乐宴饮，以音乐美色自娱。在这之前，元献皇后、武惠妃都曾受到过宠爱，但她们相继去世了。宫中虽有良家女子数以千计，但没有皇上看得上眼的。玄宗心里恍恍惚惚郁郁寡欢。当时每年十月份，皇上都要去华清宫，宫内外有封号的女人，打扮得光彩照人地跟随着。玄宗洗完澡后，也赐给她们就浴，象春风吹动仙波，温泉中顿时充满着柔和恬美的气氛。玄宗悄然动心，似乎遇到了中意的人，但环顾左右前后，粉妆多如尘土。且没有出色的。玄宗下诏让高力士到宫外暗暗物色美女，在寿王府里发现了弘农杨玄琰的女儿，已经上簪成年了。她鬓发如云，皮肤细润，肥瘦适中，举动闲雅娇媚，很象汉武帝的李夫人一样。玄宗特别疏凿了

①本纪：在纪传体的史书中记载皇帝事迹的部分。

温泉，下诏赐她沐浴，她出水后，娇弱无力，好象连丝绸衣服都嫌太重穿不起了。她容光焕发，一举一动光彩照人。玄宗非常高兴。她进见的那一天，演奏起《霓裳羽衣曲》，伴她前来；结婚的那天晚上，玄宗赐给她金钗和镶嵌珠宝的盒子以示永远相爱。又让她戴上金步摇，垂着金耳环。第二年，册封她为贵妃，享用皇后一半的服饰用具。从此她打扮得更加妖冶，言词对答更加敏慧，娇媚万状，以迎合皇帝的心意。玄宗越发宠幸她了。每逢到全国视察民情，或是祭祀五岳，骊山的雪夜，上阳宫的春晨，她都和皇帝同坐一辆车，同住一间房，同桌吃饭，同床睡觉。虽然有三个夫人，九个嫔妃，二十七个世妇，八十一个御妻，以及后宫的才人，但因为有了她，天子已不想再看她们一眼了。从此六宫中再也没有侍寝的人了。杨贵妃并不只是特别美貌妖娆才如此得宠，而是因为聪明有才华，善于奉承，总能预先知道玄宗的心愿，她有无法言传的魅力。她的叔父、兄弟都做了重要显贵的官，封为侯爵。姐妹们都封为国夫人，财富与王宫相等，车马服饰和住宅，跟皇帝的姑母大长公主差不多，而受到的恩泽和所恃的势力，却又超过了她们。她们进出宫门无人过问，京城里的高官不敢正眼相看。所以当时民谣唱道：“生下女儿别悲伤，生下男儿别

喜欢。”又唱道：“男儿不封侯女儿可以作贵妃，女儿成了门上的大横梁。”人心的羡慕，到了这种程度。

天宝末年，哥哥杨国忠窃据了丞相职位，玩弄国家权柄。等到安禄山领兵指向朝廷时，以讨伐杨家作借口，潼关失守，皇帝车驾逃往南方，出咸阳城，停息在马嵬亭。禁卫部队徘徊不前，拿着武器不肯前进。随从的官员伏在玄宗马前，请求杀掉杨国忠以谢天下。杨国忠俯首请罪，死在路边。周围的人还是不满意。玄宗问他们原因，当时有些敢说话的人，请求杀死杨贵妃来消除天下人的怨愤。玄宗知道她难免一死，但又不忍心看着她死，用衣袖遮住脸，让人拉着她离开。杨贵妃就在这种混乱之中被勒死在短短的丝带之下。过后玄宗出走到了成都，肃宗在灵武继承了皇位。第二年，大赦天下，改了年号，玄宗车驾回到都城。玄宗被尊奉为太上皇，住在南内兴庆宫。又从兴庆宫搬到西内太极宫。事过境迁，乐尽悲来。每到春日冬夜，夏天池塘的莲花发放，秋天宫中的槐树落叶飘零之时，听到宫庭的乐队吹奏起玉管，听到一声《霓裳羽衣曲》，都使唐玄宗龙颜不悦，身边的人也哽咽抽泣。三年来思念之情不衰。想在梦中相见，却渺茫无法实现。

刚巧有个道士从四川回来，知道太上皇心中如此思念杨贵妃，他自称有李少君招魂的法术。玄宗大喜，让他把杨贵妃的神灵招来。道士便用尽全部本领为他寻求贵妃的魂灵，可找不到。道士又使自己的神魂脱离躯体驾驭元气，出天界、入地府去寻求，仍然没有见到。又另外到四方上下去寻求，东方直抵天海，跨过蓬莱三山，看见最高的一座仙山上面有很多高楼城阙，西厢房下有个洞形的门，向着东方，门闭着，门上面写着：“玉妃太真院”。道士抽出簪子敲敲门，有个梳着双鬟的女童，出来开门。道士急促之间还没来得及说话，女童又进去了。一会儿有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侍女又走出来，问他从哪里来。道士就说是唐天子派来的人，并且转述了自己的使命。侍女说：“玉妃刚睡，请稍等一下。”这时云海沉沉，仙府的天界日出破晓，玉制的大门重重紧闭，静悄悄地没有声息。道士屏住呼吸，站在门下拱手等候。过了很久，侍女才领他进去，并说：“玉妃出来了。”只见一人头戴金莲冠，身披紫色生丝衣，佩带红色宝玉，穿着凤头绣鞋，左右侍从有七八个。她对道士作了揖，问道：“皇帝安好吗？”接着又问天宝十四年以后的事情。说完，显出忧伤的神色。吩咐穿绿色衣服的侍女取来金钗玉盒，每样对分一半，交给道士说：

“替我问候太上皇，谨献此物，为了重温旧日的恩爱。”道士记下她的口信，收下信物，临走时，脸上有不满足的神色。玉妃定要追问出他的心思。于是他再次上前跪下陈词道：“请告知一件当年的事情，是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以便在太上皇前作凭证。不然，只怕宝盒和金钗，都成了新垣平一样的骗术了。”玉妃茫然后退几步站住了，若有所思，慢慢地说道：“从前天宝十年，我侍奉车驾到骊山宫避暑。秋天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按秦人的风俗，这天夜晚要铺设锦绣，陈列菜肴，摆上瓜果，在庭院中烧香，称为‘乞巧’。宫庭里面尤其重视这事。当时快到半夜了，皇帝让侍卫在东西厢房休息了，我独自一人侍奉皇帝。皇帝和我并肩站着，仰望天空，有感于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我们相互暗暗发誓，但愿世世代代为夫妻。说完，我们拉着手呜咽流泪。这事只有皇帝一个人知道。”随即又自悲自叹道：“由于这一个念头，又不能住在这里了。我还要重新堕落人世，并且将再结后世姻缘。或在天界，或在人间，定要再次相见，和从前一样重为夫妇。”又说：“太上皇也不久于人世了，希望他自己保重，不要独自痛苦了。”使者回来奏禀太上皇，太上皇心中又震撼又伤感，健康一天天差起来。这一年夏天四月，在南宫去世。

元和元年冬天十二月，太原白居易从校书郎调任盩厔县尉。陈鸿和琅琊王质夫家都住在这个县城，空闲的日子就结伴游仙游寺，谈到这件事，都感叹不已。王质夫举酒到白居易面前说：“世上少有的事，如果不碰到世上少有的人才去描述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不能流传于世了。你白居易，深于诗道，又是感情丰富的人。你试着用诗歌吟咏这事。怎么样？”乐天因此写了《长恨歌》。想来不但是有感于这件事，还想以女色为戒，堵塞导致祸乱的途径，作为将来的借鉴。诗歌已写成，让陈鸿作传。一般人听不到的事，我不是开元年的遗民，也不知道；一般人所知道的事，有《玄宗本纪》传世，现在只为《长恨歌》作个注脚罢了。

东城老父传

陈 鸿 祖

这篇传奇，或许是依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但最后贾昌的一番议论，则可能出于虚构，因为史传中常有这种写法，通过某一个人的议论发表作者的见解。故事以斗鸡小儿贾昌的一生为线索，藉以反映唐玄宗骄奢淫佚的一个侧面，说明唐王朝由盛至衰的历史演变过程。最后又用贾昌的追述，通过前后一些事实的对比，加深这种感慨。因为故事本身很动人，作者挑选的一些细节又很具体生动，文笔转折多姿，足以达意。它不但可作小说读，而且可以增加不少历史知识。

这篇传奇的作者，《太平广记》卷四八五著录

时署名为“陈鸿”，《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时也作“陈鸿”，但在文中则自称“陈鸿祖”，不知与“陈鸿”是否同一人，陈鸿祖事迹无可考。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①。元和庚寅岁^②，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③，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ruì锐）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⑤。

昌生七岁，趫（qiáo乔）捷过人，能转（tuán团）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

①开元：见P171《长恨传》注①。 ②元和：见P177《长恨传》注①。庚寅：即五年。 ③景龙：唐中宗李哲年号（公元707——709年）。 ④景云：唐睿宗李旦年号（公元710——712年）。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中宗皇后韦氏用毒药杀死中宗，立温王重茂为帝，自己临朝听政。中宗的侄子李隆基依靠“万骑营”中的官兵杀死韦后及其同党，奉父亲李旦为帝，史称“景云之役”。 ⑤东云龙门：大明宫内东内苑靠北边的东门。

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子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tāng躺)破产市鸡，以偿鸡值。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

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泰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①。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②。当时天下号为“神鸡”。

①雍州：唐代长安周围地区，后改为“京兆府”。参看P147《李娃传》注①。 ②温泉：即今陕西临潼县华清池。参看P172《长恨传》注①。

童”。时人为之语曰：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輿^①。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②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pú蒲）”，以为常也。大合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道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miàn面）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觝（dǐ抵）万夫，跳剑寻橦（chúang床），

①软輿：即步辇，一种用人抬着走的兜子，类似轿子。②昭成皇后：玄宗母亲。姓窦，本是睿宗妃子，后追谥皇后。相王：唐睿宗即位前封为相王。

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náo挠）扰龙之徒欤？

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①，男服珮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

上生于乙酉鸡辰^②，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jié杰）陷洛^③，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舆，夜出便门，马蹶（bó勃）道阱，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④。及乱二京^⑤，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

①梨园弟子：见P175《长恨传》注①。 ②乙酉，即垂拱元年，亦即公元685年。 ③胡羯：指安禄山。安是胡人。 ④横门：唐宫苑北门，位于西北角。 ⑤二京，指西都长安和东京洛阳。

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

大历元年^①，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②，立陀（*luo*陀）罗尼石幢^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④，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⑤，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⑥，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居，居游民，取拥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

①大历：见P4《离魂记》注。 ②海池：即放生池。

③陀罗尼：或作陀罗尼，梵语“总持”之意。意为对所闻法不忘失。 ④建中：见P19《任氏传》注⑤。 ⑤舍利：梵语音译。佛教一种迷信说法，佛教徒的尸体火化后能结成珠子似的颗粒，叫做舍利。著名高僧火化后常建塔收藏舍利。 ⑥顺宗：名李诵，公元805年在位。

贞元中^①，长子至信衣并州甲^②，随大司徒燧入觐（jìn晋）^③，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

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④，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xiān仙）出为碛（qī弃）西节度^⑤，摄御史

①贞元：见P102《南柯太守传》注。 ②并州：即太原府，这里指河东节度使。 ③大司徒燧：即马燧（公元726—795年），唐代名将，从代宗大历年间至贞元初年一直任河东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任司徒。司徒为三公之一，为正一品的大官，但只作为荣誉衔头。马燧来长安时未带司徒官衔，这里是倒叙的原故。 ④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 ⑤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唐代中央机构门下省的副长官。杜暹：濮阳人，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任黄门侍郎。曾往碛西处理边疆各民族事。碛：戈壁沙漠。

大夫①。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②，下石堡③，戍青海城④，出白龙⑤，逾葱岭⑥，界铁关⑦，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yuè悦）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犂（nián捻）河间蓟州庸调缁布⑧，驾轡（wēi卫）连轺（yuè越）⑨，辇入关门⑩。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⑪，岁屯田

①御史大夫：唐设御史台，负责纠察等事，御史大夫为御史台长。②哥舒翰：突骑施哥舒部落后裔。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任陇右节度使。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兼任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在今甘肃武威县。他屡立战功，但下面记载的地名有些是不确实的，年代也不太切合。哥舒翰没有到过今新疆境内。③石堡：即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宁市西。④青海城：哥舒翰曾在青海龙驹岛上筑城防守吐蕃（bō播），称之为应龙城。

⑤白龙：白龙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穆塔塔沙漠。⑥葱岭：新疆西南天山发脉处。⑦铁关：即铁门关，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南。⑧张说，字悦之，又字道济。范阳人。睿宗时为宰相。玄宗即位，封燕国公，卒赠太师。曾任朔方节度大使，领幽、蓟等州（在今河北境内）军政事务。⑨轡：车轴的两端。轺：车杠前端和驾牲口的横木相衔接的关键。⑩关门：唐代在交通要道上设关，用来检查过往行人、货物。⑪河州：或称安昌郡，治所在今甘肃和政县西北。燉煌：唐代郡名，或称沙州，治所在今甘肃燉煌县西。

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①。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米，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迭布，行邻比廛(chán缠)，闻有人攘(ráng瓢)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幘头罗代之^②。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③，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

①灵州：或称灵武郡，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

②幘头罗，一种黑色沙绢，三尺长，往后覆盖头发。四角的带子，两根由前系于颌下，两根系在脑后，后来又将后面的两根做成硬脚。这是唐代经常戴的一种帽子。③三省侍郎，指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侍郎。中书省、门下省侍郎各两人。尚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有侍郎两人，都是副行政长官。

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①。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②，南臣滇池，西臣昆夷③，三岁一来会。朝覲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有一个老年人，姓贾名昌，是长安城宣阳里人。开元元年即癸丑那年生。到元和庚寅这一年，已九十八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讲起话来条理清晰，记忆力不衰退，说起太平年间的事来明白动听。父亲名忠，身高九尺，力大能把牛倒拖着走，以武士身份任皇后中宫的侍卫。景龙四年，他拿着武器跟随玄宗进入大明宫，杀了韦氏，拥戴睿宗受众大臣的朝见，于是成了景云之役的功臣，佩了长

①宏词、拔萃：唐代士人考中进士后，应吏部主持的考试。宏词，试文三篇；拔萃，参看P75《霍小玉传》注。

②鸡林：古地名，唐代建新罗国，即今朝鲜。③昆夷，唐代指西域国家。

刀作近身侍卫。皇帝下诏让他把家搬到东云门附近。

贾昌七岁时，登高竞走敏捷过人，能抓住柱子爬上房梁，善于应承对答，能懂鸟语。玄宗封临淄郡王时，喜欢民间清明节时斗鸡的游戏。等他当了皇帝，就把鸡坊建在东西两宫之间。搜求长安好斗的公鸡，金毛、铁爪子、高冠、翘着尾巴的就有上千只，都养在鸡坊里。挑选禁卫部队中服役的士卒五百人，让他们喂养训练这些鸡。皇帝喜欢玩斗鸡，民间的风气就更盛了。许多皇亲国戚、公主王侯的家里，不惜倾家荡产用来买鸡。京城里的男男女女，都把摆弄鸡作为要事，贫穷的人也要摆弄假鸡。皇帝外出游玩，看见贾昌在云龙门的路边摆弄木鸡，就召他进宫，让他在鸡坊里任服役的差使，衣食供应超过了龙武军中人员的待遇。三尺高的小孩子，走进鸡群，好象逗一群小孩玩，强壮的，弱小的，勇敢的，胆小的，喝水喂食的时辰，大小病的症候，他都能知道。他挑选出两只鸡来斗，鸡怕他而驯服，象人一样听使唤。以中谒者的衔头监护鸡坊的太监王承恩禀告玄宗后，召进宫内在大殿庭院中面试，很中玄宗的心意。当天任命为五百个养鸡童的头目。加上他忠厚谨慎，天子非常宠爱他。金银绸缎的赏赐，每天都送到他家里。

开元十三年，贾昌用笼子装了三百只鸡，随从皇帝封禅泰山。父亲贾忠死在泰山脚下，天子开恩让他以孝子的礼节奉送父亲尸体归葬雍州。县官为他准备送葬的器用，丧车通过洛阳大道传送。十四年三月，贾昌穿着斗鸡服，在温泉朝见玄宗。当时社会上称他是“神鸡童”。当时的人还为他编了一首歌谣，说：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跑马胜读书。

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世不如。

能让金鸡决胜负，白罗绣衫侍帝侧。

父死长安千里外，差人沿路挽灵车。

昭成皇后在相王府做王妃时，于八月五日生下玄宗。国家平定韦后之乱后，法定为千秋节，并赏赐天下百姓牛肉、酒食，欢庆三天，称之为“酺”，以此作为常规。每年都在兴庆宫内大规模地聚众作乐。有的年头也在洛阳举行“酺”。元旦和清明，一般都在骊山过节。每到这一天，各种乐曲都奏起来，六宫的人全都跟去。贾昌头戴雕翠金花冠，织锦袖口，绣花的短袄裤，拿着大铃和拂尘，引导着一群鸡，依次排列在广场上，他顾盼瞻望如同神仙，指挥时意气风发。群鸡竖起羽毛鼓动翅膀，磨砺尖嘴和脚爪，压住怒气等候决一胜负，前进后退都有规范，随着鞭子的指点跳上跳下，不违背贾昌

的意图。胜负决出之后，胜者在前，败者在后，随着贾昌排成整齐的雁阵，回到鸡坊。当时上万的摔跤手，抛剑的，在高杆上玩杂耍的，踢球的，走绳索的，在高杆顶端舞蹈的，都泄气失色，往后退缩不敢进场表演。贾昌莫不是古书上说的训练猴子、驯养龙这一类人物吗？

二十三年时，玄宗替他娶了梨园弟子潘大同的女儿，成亲那天，男的带着珮玉，女的穿着绣袄，都是皇家府库中取出来的。贾昌后来生了两个男孩：至信和至德。天宝年间，妻子潘氏由于能歌善舞又得到了杨贵妃的宠幸。夫妇得宠了四十年，皇上的恩泽始终不变，难道不是钻研技艺和谨慎小心的缘故么？

皇上出生在乙酉属鸡的一年，他让人穿着朝服斗鸡，太平时世已经预兆着祸乱了。皇上仍不醒悟。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攻陷了洛阳，潼关失守，皇帝避乱成都。贾昌赶去保驾，晚上出便门，马跌进路边泥坑，伤了脚不能往前走了，只好拄着拐杖进入终南山避难。每到为皇上表演鸡伎的日子，就向着西南方大哭。安禄山往年进京朝见，在横门外见到过贾昌。等到他在东、西二京作乱，悬赏千金在长安、洛阳两市寻找贾昌。贾昌改名换姓，寄身佛寺，扫扫地敲敲钟，给佛门出力。等到太上皇回

到兴庆宫，肃宗在别殿受命登基，贾昌才回到过去住的地方。他的住处已被乱兵洗劫，家里没有剩下一件东西了。贾昌已成平民，形容憔悴，不再能进入宫门了。第二天，他再次出长安南门，在招国里的路旁看见妻子和儿子，他们脸上都有饥饿的神色，黯然无光。儿子背着柴，妻子披着旧棉袄。贾昌和他们相聚而哭，最后在路上诀别。自此他就永远居住在长安的佛寺里，学习大师的佛教宗旨。

大历元年，投靠资圣寺中的高僧运平，住在东市海池附近，建立起刻有陀罗尼经的石幢。他学写字已能写下自己的姓名；读佛经，也能了解它高深的义理了。他用善心去感化世俗的人，建造僧房佛舍，种植美丽的花草和果树。白天耙土护根，打水浇灌竹子，晚上在禅房打坐参禅。建中三年，高僧运平去世。贾昌服弟子礼完后，在长安东门外的镇国寺东边兴建供奉运平骨灰的塔，亲手种了松柏一百棵，还造了一间小屋，住在塔下，早晚烧香洒扫，侍奉大师象生前一样。顺宗在东宫做太子时，施舍了三十万文钱，替贾昌盖了供奉运平遗像的堂屋和斋戒的房舍。又建造了外屋，租给无房的人，收取租金。贾昌靠它每天吃一杯粥、一升汤水，睡在草席上，穿着粗丝绵的衣服。除此以外，全都用在佛事上。妻子潘氏后来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贞元年间，长子至信在并州军队中服役，跟随大司徒马燧进京朝见，便到长寿里探望贾昌。贾昌对他如同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一样，拒绝见他，叫他离洛。次子至德回到长安，在开阳贩卖丝织品，来往洛阳、长安之间，每年都把金银绸缎奉送给贾昌，贾昌都回绝了。于是他们都离开了他，不再来了。

元和年间，颍川人陈鸿祖陪伴朋友出春明门，看见竹林松柏苍翠茂密，在路上就能闻到烟的香气，他们下了马，在塔下见到了贾昌。听他说话，竟忘记了天黑。他留陈鸿祖在斋房过夜，谈本人的经历，有条有理。随即谈到了朝廷的制度。陈鸿祖问起开元年间朝廷治理的得失，贾昌说：“老汉年轻时，用斗鸡来取悦皇上。皇上把我当作歌伎戏子来收养，家住在宫外，怎能知道朝廷的事呢。然而仍有可对您说的：老汉我看见过黄门侍郎杜暹出任沙漠西边的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开始假借国家的名义威慑远方。看见过哥舒翰镇守凉州，攻下石堡城，防守青海城，出白龙堆，越过葱岭，以铁门关为边界，总管河东道，七次立功升迁才任御史大夫。看见过张说统辖幽州，每年入关，都拉着大车，装载河间和蓟州征收的丝绸布料，前后连接不断地运进关来。输送到王府去的江、淮的綾罗绉纱，巴、蜀的锦绣，只是充作后宫的珍贵摆设罢

了。河州、燉煌道每年靠驻军种田充实边防口粮，剩余的粮食输送到灵州通过黄河漕运，送进太原的粮仓，准备在关中地区的饥荒年份供应。关中的粮食，由百姓自己储藏。天子去祭祀五岳，随从的官员成千上万，不吃当地民众的粮食。我老汉逢年过节、暑天、寒天回家休假，在都市中走走，看见一些卖白衫和白棉布的。在街坊里走走，偶而有人生病向神灵祈祷，需要用黑布一匹，出高价也不能买到，竟然用做幞头的整幅罗纱来代替它。近来，老汉扶杖出门，到大街中察看，向东西南北观望，见穿白衫的百姓还不足一百人，难道天下的人都拿起兵器当兵了吗？开元十二年，皇上下诏书说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侍郎有空缺，先寻求曾经担任过刺史的人来补缺；郎官有空缺，先寻求曾经担任过县令的人来补缺。到老汉四十岁时，三省的郎官，有治理刑狱才能的，官职高的出任州郡刺史，官职低的去做县令。自从老汉住在大路旁边，常常有州郡的太守在这里下马歇息，都因为朝廷把他们从三省淘汰出去充当地方州郡的长官，而闷闷不乐。开元年间选拔士人，只注重孝悌的德行和治理百姓的才能罢了，没有听说进士、宏词、拔萃等科目才能获得人才的。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贾昌说完就哭了起来。又说道：“太上皇使北面住在帐蓬里的

胡人，东面的鸡林，南面滇池边的国家，西面的昆夷，都来臣服，每三年来朝拜一次。朝见时有隆重的礼仪，抚慰时有深厚的恩泽，给他们穿锦衣絮服，吃美酒佳肴，让他们完成使命离开，京城里没有留住的外国宾客。如今北边胡人和京师居民杂住在一起，娶妻生子。长安城里的少年，也受了胡人的影响了。您看首饰、衣服和鞋子的样式，和从前不同，难道不是怪现象吗？”陈鸿祖默然不敢应答，接着就离开了老人。

莺莺传

元 稹

在所有的唐代传奇中，《莺莺传》一文，可能传播最广，发生的影响最大。它叙述的是一对才子佳人的故事，莺莺感谢张生的救命之恩，而又慕其文才，于是在感情不能自制的情况下与之私合。但是这种不为礼教所容的行为，终于不能长久，张生最后负心抛弃了她。文章描写莺莺的神态，娇矜自持，欲拒又纳，那种感情上的冲突变化，表现在行动上，含蓄中显示多情，自始至终不失闺秀的身份。情节的开展丝丝入扣，悲欢离合，读来惻惻动人。但作者最后加上了一大段议论，咒骂莺莺是“妖享”，把张生的薄情说成是“补过”，真如鲁

迅所批评的那样：“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它反映了封建礼教的戕贼人性。

作者元稹（zhēn枕）（公元779—831年），字微之，唐河南（今河南洛阳市）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贞元十九年中拔萃科，授校书郎。元和元年制科中第，拜左拾遗，授河南尉，又授监察御史。这段时间颇为正直敢言，得罪了宦官和守旧官僚，元和五年贬官江陵，士曹参军，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太和五年死在鄂岳节度使任上。元氏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体”。有《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这篇小说，大约是把自已的一段情场经历作为素材的。后代根据这篇作品而写成的东西很多，尤以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和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最为著称。

贞元中^①，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

①贞元：见P102《南柯太守传》注④。

色者^①，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②。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jiān监）薨于蒲^③。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惊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饌（zhuān篆）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lí离）未亡，提

①登徒子：传为战国末年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说：楚国人登徒子的妻子长得很丑，登徒子仍同她生了五个孩子，后人也就把他作为好色的代表人物。张生这里把起哄的人比作只是追求淫乱的登徒子。②蒲：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③浑瑊：唐代名将。铁勒族人，肃宗时屡立战功，做到兵马副元帅，死在绛州节度使任上。绛州节度治所在蒲州。

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suì碎）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①，终今贞元庚辰②，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

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

①今天子甲子岁，即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

②庚辰，即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

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①。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①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中的寓言。庄子在路上车道沟中看见一条鱼，鱼叫庄子找点水救它的命。庄子说：“我将去吴越，引西江水来救你吧。”鱼说：“我只要得一点儿水就可活命了，您这么说，还不如到卖干鱼的店铺里来找我吧。”

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给（dài待）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

“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①，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

^①会真：意为遇仙。

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

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恡，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①，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①霓裳羽衣：见《长恨传》注④。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

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①，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móu牟）繾绣（quān犬），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yì译）。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始终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

^①花胜：一种假花，古代妇女戴在发髻上的装饰品。

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①，鄙人无投梭之拒^②。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幘(zé责)。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绚(qú渠)，文竹茶碾子一枚^③。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

①援琴之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说：汉代的司马相如弹琴挑引卓文君，卓文君便和他一起出走。 ②投梭之拒：《晋书·谢鲲(kūn昆)传》上说：晋代的谢鲲向邻居高氏女调情，高氏女用机上的梭子投掷过去，打掉了他两个牙齿。 ③茶碾子：碾碎茶叶的器具。

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

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①，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

清润潘郎玉不如②，中庭蕙草雪销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③。

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
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胧。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
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①杨巨源：字景山（公元754？——828？年），蒲州人，官至国子司业。与元稹、白居易友善，也能诗。②潘郎：潘岳，字安仁，晋代著名文人，相貌甚美。后人常以潘郎代称美男子。③萧娘：萧氏是东晋之后，江南的名门。唐代常以萧娘泛称女子。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
更 深 人 悄 悄，晨 会 雨 蒙 蒙。
珠 莹 光 文 履，花 明 隐 绣 龙。
瑶 钗 行 彩 凤，罗 帔 掩 丹 虹。
盲 自 瑶 华 浦，将 朝 碧 玉 宫。
因 游 洛 城 北^①，偶 向 宋 家 东^②。
戏 调 初 微 拒，柔 情 已 暗 通。
低 鬟 蝉 影 动，回 步 玉 尘 蒙。
转 面 流 花 雪，登 床 抱 绮 丛。
鸂 鸯 交 颈 舞，弱 翠 合 欢 笼。
眉 黛 羞 偏 聚，唇 朱 暖 更 融。
气 清 兰 蕊 馥，肤 润 玉 肌 丰。
无 力 慵 移 腕，多 娇 爱 敛 躬。
汗 流 珠 点 点，发 乱 绿 葱 葱。
方 喜 千 年 会，俄 闻 五 夜 穷。
留 连 时 有 恨，缱 绻 意 难 终。
慢 脸 含 愁 态，芳 词 暂 素 衷。

①洛城北：指洛水。②宋家东，即p203注①“登徒子”中的故事。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说：他家东邻有美女，常登墙头看他。这里暗指崔莺莺和他相见。

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
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瞳瞳(tóng彤)。
乘鸞还归洛①，吹箫亦上嵩②。
衣香犹染麝。枕赋尚残红。
冥(mí密)冥临塘草，飘飘思渚蓬。
素琴鸣怨鹤③，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
行云无处所，箫史在楼中④。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

①乘鸞还归洛：鸞，通“鳧”，《洛神赋》中形容洛神“体迅飞鳧，飘忽若神”。这里把鸞鸞的回房比做洛神离去。参见p79《霍小玉传》注①。②吹箫亦上嵩：传说周灵王的太子王子乔好吹笙，曾在嵩山修炼，后在缑(gōu沟)氏山乘白鹤仙去。这里暗指张生去长安。③怨鹤：指《别鹤操》。《古今注》上说：高陵牧子娶妻五年没有孩子，父兄要给他另娶，妻子听说后夜里倚门悲啸，牧子很伤感，作了这支曲。④箫史：春秋时人，善吹箫，秦穆公把女儿弄玉嫁给他。他每次吹箫，弄玉相和，都有凤凰飞来，秦穆公为他们建了一座凤凰台，后箫史乘龙仙去，弄玉也乘风相随。

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
为蛟为螭（chī痴），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
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
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
天下僂（lǔ录）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
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
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
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
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

自从消瘦减容光，
万转千回懒下床。
不为旁人羞不起。
为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
谢绝云：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
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

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①，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贞元年间，有个姓张的书生，性格温柔，感情丰富，容貌俊美，风度儒雅，意志坚定，秉性孤傲，不合礼仪的事不能打动他。有时和朋友一同游玩、饮宴，人员嘈杂，其他人都起哄吵闹，生怕自己拉后，张生却只是随和顺从罢了，始终不受干扰。因此二十三岁了，还没有接近过女色。知道的人问他，他告诉对方说：“登徒子不是个喜爱美色的人，他只是有淫欲。我是真正喜爱美色的人，但我却遇不到。为什么这样说呢？只要是美人，未尝不记在我的心上，这就可以知道我不是个无情的人。”问他的人这才了解他。

没过多久，张生到蒲州游玩。蒲州东面十多里

①李公垂：名绅（？——公元846年），润州无锡人。元和初年进士，穆宗时起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官职，贬端州司马。文宗时迁河南尹，曾入相，封赵郡公等。死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他也是元稹、白居易的好友，唐代著名诗人。

地，有个和尚的住处叫普救寺，张生借宿在这里。这时正好有个姓崔的寡妇，将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住在这寺里。这个崔氏妇人，是郑家的女儿。张生的母亲也姓郑，排起亲族关系来，崔氏却是张生远房的姨母。这一年，节度使浑瑊死在蒲州。有个太监叫丁文雅，不善于治军，兵士乘浑瑊之死而作乱，大肆抢掠蒲州人。崔氏的家产很富，奴仆很多。她住在寺里非常害怕，不知该靠谁好。在这以前，张生和蒲州将领的一伙有交情，就请官员保护崔家，崔家这才没有遭难。十多天后，观察使杜确奉了天子的旨意来主管军政，命令下达到军中，兵士自此才停止抢掠。郑氏非常感激张生的恩德，便摆设酒筵邀请张生。又对张生说：“姨妈是个孤身寡妇，拉扯着幼小的子女，不幸遇到军队大乱，实在难以保全自身。我的儿子和女儿如同你重新给了他们生命，怎能同一般恩情相比呢？今天我让他们用对待兄长的礼节来见你，希望以此来报答你的恩情。”她叫出儿子，儿子名叫欢郎，大约十多岁，长得温和好看。又叫女儿，说：“出来拜见你兄长，你兄长救了你。”她过了好久也不出来，用生病推辞不愿见张生。郑氏生气地说：“张兄保全了你的性命，不然的话，你就要被掳走了。还能避什么嫌吗？”又过了好久，她才出来。穿着家常便

服，却是面容丰润，不加装饰，鬓发下垂，接近眉毛，两颊绯红。容貌异常艳美，光采动人。张生吃了一惊，忙给她施礼。她顺势就坐在郑氏身边。因为郑氏迫使她出来和张生相见，此时她便微微含怨看着母亲，娇弱的样子好象支持不住身体似的。张生问她的年龄，郑氏说：“她生于当今皇帝甲子年的七月，到如今贞元庚辰年，十七岁了。”张生慢慢用话引她，她也不回答。直到筵席结束了一直是这样。张生从此迷恋上了她，想表白衷情，却没有机会。

崔莺莺的婢女叫红娘。张生私下给了她许多礼物，乘机说出自己的心事。婢女真是吓坏了，红着脸跑开了。张生很后悔。第二天，婢女又来了。张生便羞愧地向她道歉，不再谈求她的事。婢女便对张生说：“郎君的话，我不敢去说，也不敢泄漏。然而崔家的亲戚，你是很清楚的。为什么不利用她们对你的感恩而去求婚呢？”张生说：“我从小时候起，就不喜欢随便结交人。有时处在穿绸着缎的女子中间，也从不偷看一眼。想不到当年这样，最后还被迷住了。昨天酒宴当中，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连日来走路忘了停下，吃饭不知饥饱，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完了，倘若请媒人去求亲，行定亲礼，那么在这三几个月之间，我就会死去了。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婢女说：“崔小姐以贞洁自守，即使是尊长也不能用非礼的言语冒犯她。下等人的主意，实在难以打动她。然而她善于写文章，常常吟诗作赋，哀怨感动久久不已。你试作一首情诗去挑动她。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张生大喜，立即写成《春词》两首交给她。这天晚上，红娘又来了，拿着彩色的信笺交给张生，说：“崔小姐叫我送来的。”诗篇名《明月三五夜》。诗句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张生也隐约地猜到了其中含义。这天晚上，是庚辰年的二月十四日了。崔莺莺住处的东墙有一棵杏花树，攀登上去就可翻过围墙。十五月圆的晚上，张生爬上树翻过了围墙。他到了西厢房，门已半开着，见红娘睡在床上。张生就惊醒了她，红娘吃惊地问道：“您怎么会来这儿？”张生便骗她说：“崔小姐写信叫我来的。你替我告诉她吧。”不一会，红娘重新出来，连声说：“来了，来了！”张生又喜又惊，认为一定成功。等到崔莺莺到了，却是服饰庄重，面容严肃，狠狠数落张生说：“兄长的恩情，救活了我一家，可谓深厚。所以慈祥的母亲把弱子幼女托付给您。为什么让坏丫环送来淫秽的诗词？你开始时把保护别人不遭灾难作为仗义，最后

却是趁火打劫地想猎取她。这是用淫乱代替暴乱，这中间有多少差别呢？我本想把诗压下来，但那就是包庇了人家的恶行，是不道义的。把它告诉母亲，那就背弃了你的恩情，是不好的。打算叫丫环转告，又怕不能传达我的真实思想。所以写了一首短诗，想有机会亲自说明。还怕兄长有顾虑，因此用了鄙薄的文词，只有这样您才一定会来。不合礼教的举动，怎能不心中有愧。只是希望你用礼义约束自己，不涉于淫乱！”说完，转身就走了。张生怅然不知所措，好久才恢复过来。他又跳出围墙，从此绝望了。

过了几个晚上，张生在窗户下独自睡觉，忽然有人推醒他。他惊慌地坐起来，却是红娘抱着被子拿着枕头来了，拍拍张生说：“来啦，来啦！还睡什么呢！”她并排放好枕头，铺好被子就走了。张生揉揉眼睛端坐了很久，仍在疑心是作梦，但还是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一会儿红娘搀着崔莺莺来了。莺莺到时，娇羞脉脉，好象连动动四肢的力气也没有了，和从前的端庄又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十八。月亮斜挂在天上，晶莹明亮，清幽的光洒满了半床。张生飘飘然，又疑心她是神仙之类，想不到神仙从人间来了。过了一会儿，寺院的钟敲响了，天也快亮了。红娘催促莺莺离开。崔莺莺娇声抽泣

着，红娘又搀着她走了，通宵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张生看到天蒙蒙亮便起来了，疑心道：“难道这是梦吗？”等到天亮，看看脂粉的痕迹留在手臂上，衣服上还有香气，泪珠亮晶晶，还在席子上闪光呢。这以后又过了十几天，莺莺杳无音讯。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诗还没有做完，正巧红娘来了，张生便把诗交给她，叫她送给崔莺莺。从此莺莺又和他来往了。早上悄悄离去，晚上又悄悄地来，一起住在前面所说的西厢房里，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张生曾经追问郑老夫人的心思，莺莺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因此想完婚。没过多久，张生将去长安，先把情况告诉了她。崔莺莺似乎没有不乐意的话，然而愁怨的模样哀婉动人。张生将要出发的前两天晚上，就没有再见到她了，张生就只好西去长安了。几个月后，重游蒲州，和崔莺莺在一起又有几个月。崔莺莺很会写作，擅长诗文。张生请求了多少次，始终没看到过一个字。经常是张生自己写文章去挑逗她，她也不怎么看。大抵崔莺莺的过人之处，就是技艺极精，但象子却象不懂；说话敏捷而有口才，但却很少应酬回答。她待张生的情意很厚，然而从来没有用言词表达过。当时的哀怨深沉，她好象从不知道，喜怒的神色，也很少形诸于色。有时独自在夜晚弹琴，曲调哀怨凄惻动人。张

生偷偷听到了。求她再弹，她却再也不弹了。张生因此更加迷惑于她。

张生不久因为科举考试日期到了，又要西去长安。分手的那晚，自己不再说要离开了，只是在崔莺莺的身边忧愁悲叹。崔莺莺也暗自明白将要诀别了，容貌恭敬，柔声细语，慢慢地对张生说：“开始淫乱，最后被您抛弃，本当如此，我不敢怨恨。假如您能始于淫乱，最后不抛弃我，这就是您的恩惠了。那么白头偕老的誓言，可算有结局了。又何必为这次分别深为感伤呢？但您既然不愉快，我没有什么可用来安慰您的。您常说我会弹琴，以前害羞，未能满足您的要求。如今您要走了，我就满足您的心愿吧。”于是叫人拂拭好琴，弹起《霓裳羽衣曲》的序曲，没弹上几声，琴声哀怨混乱，不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了。旁边的人也都低声啜泣。崔莺莺也骤然停止，丢开琴，泪水涟涟，跑到自己房里，再也不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张生就走了。

第二年，考试不中，张生便留在京城。于是寄信给崔莺莺，以宽慰她的心。崔莺莺的回信，大致记在这里，信上说：

捧读来信，爱抚之意极为深厚。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同时送我一盒花胜，一寸口红，送我这些耀首涂唇的装饰品。虽然受到您

的特别恩赐，可我又为谁去打扮呢？看到这些东西更增添了思念，只是加重悲叹罢了。从信中得知您就在京城里温习学业，进修的要点本在求得安宁。只恨我这个粗陋的人，永远被抛开了。命中如此，知道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从去年秋天以来，经常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在热闹的场所，有时强颜欢笑，更深夜静独自一人时，无时无刻不珠泪成串。甚至在睡梦中，也常常由于离别忧思而抽咽。缠绵恩爱，一时如同平常一样，幽会还没有结束，惊魂已随梦断。虽然半边被窝仍暖和和的，但想起您来已非常遥远了。前些日子分别以后，转眼已辞旧岁。长安是行乐的地方，到处都会触动情思。您好在没有忘记我这微不足道的人，眷恋之情从未倦怠。我鄙薄的心意，无法用来酬报您。至于生死相守的盟约，却永远不变。我从前因为和您是中表之亲，有时同在一起吃饭。我经不住诱使，便献出了一片痴情。少女之情不能自禁。您象司马相如用弹琴挑逗卓文君那样来挑逗我，我未能象高氏之女用投梭拒绝谢鲲那样来拒绝您。等到我们同衾共枕时，情深义长。我一片痴情，以为可以有所寄托了。怎能想到见您之后，却不能缔结良缘，而

我以致有自己献身的羞耻，不再能公开侍奉您了。毕生长恨，除了悲叹又有什么可说的！假如仁人的心，能俯就我卑微的心愿，那么我就是死了，也象活着一样。如果旷达的人不屑私情，忽略小节追求大业，把先前的情分看成丑行，把诱迫的暂盟认为是可以不遵守的，那我将是骨毁形销，赤诚之心永不改变，如同坠落的花朵和枯叶依风随露，仍然托身在您脚下的尘土之中。生死至诚，尽言于此。对着信纸呜咽流泪，感情无法表达。千万保重，千万保重！玉环一枚，是我小时玩的东西，寄给您佩带在腰上。玉表示坚韧不变，环表示周而复始永不断绝。附带寄上乱丝一缕，斑竹茶碾子一个。这几样东西不值得珍重，用意是望您象玉一样坚贞，我的志向象环一样永不改变。泪痕留在竹子上，愁思萦绕如丝如缕。用这些东西表达感情，永远作为相爱的见证罢了。心靠得近，身子离得远，相见无期。幽恨凝聚，神驰千里和您相会。千万保重！春风吹着常易得病，努力加餐为好。自己多保重，不要以我为念。

张生把她的信拿给朋友看了，因此当时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事。他的好友杨巨源喜欢写诗，为此写

了题为《崔娘》的一首绝句：

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河南元稹也续张生的《会真诗》写了三十韵，诗中写道：

微微月光透帘栊，闪闪萤光穿碧空。

远方天色始缥缈，低处树影已葱胧。

风吹庭竹龙吟起，鸟鸣井桐鸾声同。

罗绡飘拂垂薄雾，环佩叮咚响轻风。

仙人仪仗随王母，云霓迷漫拥仙童。

夜深欢会静悄悄，清晨晤别雨蒙蒙。

鞋面刺绣珠光闪，裤上印花纹样隆。

琼玉宝钗似彩凤，绫罗披肩若彩虹。

说是来自瑶华浦，将要朝拜碧玉宫。

因游东都洛城北，偶往宋玉邻家东。

戏弄初时微拒绝，温柔情意已暗通。

低头鬓发蝉翼动，回身轻步玉尘蒙。

转侧颜面花雪貌，登床抱入绮罗丛。

鸳鸯交颈翩翩舞，翡翠交欢在一笼。

眉黛含羞偏凝聚，唇红暖意更冲融。

气息清香花蕊发，皮肤温润玉肌丰。

无力倦将臂腕动，多娇爱把柔躯躬。

汗流如珠点点滴，发乱蓬山绿葱葱。

方喜迎得千年会，忽听已打五更钟。
留连时刻心有恨，缱绻情深意难终。
慵懒脸色含愁态，芬芳词语誓心衷。
赠环比喻命运共，留结表示心事同。
泪流妆粉宵对镜，残灯远处飞暗虫。
蜡烛光摇仍冉冉，旭日东升渐曛眈。
乘鸾回到洛水去，吹箫飞登中岳嵩。
衣香犹如染香麝，枕腻尚留胭脂红。
妾心愁如塘中草，君身飘流类转蓬。
素琴弹奏别鹤操，仰首天汉盼归鸿。
大海辽阔实难渡，青天高远不易冲。
行云欢会无处所，空留箫史在楼中。

张生的朋友听到这事，没有不惊异的，然而张生的情意已断绝了。元稹和张生非常友好，便问他有什么理由断绝同莺莺的关系。张生说：“大凡上天所造就的绝代佳人，不祸害她自身，就一定祸害他人。倘使崔莺莺婚配富贵人家，凭藉着娇宠，不成云不成雨，就成为蛟成为螭，我不知道她会变成什么。从前殷商的辛帝，西周的幽王，拥有百万人口的国家，力量很雄厚。然而一个女子就毁坏了它。溃散他的民众，宰割他的躯体，至今仍被天下人耻笑。我的德行不足以战胜妖孽，因此只好克制感情。”这时在座的人全都深为感叹。

以后一年多，崔莺莺已嫁给了别人，张生也另外娶了妻子。他刚巧经过崔莺莺的住处，便通过她的丈夫告诉崔莺莺，请求以表兄的身份见面。丈夫告诉了她，崔莺莺却始终不肯出来。张生哀怨的心情流露到脸上。崔莺莺知道后偷偷写了一首诗，诗曰：

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

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终于没有见他。几天以后，张生要走了，她又写一首诗来谢绝：

弃我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情，怜取眼前人。

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了。当时的人大都称赞张生是善于补过的人。我常在朋友聚会之时，谈到这层意思，要使聪明的人不再做这种事，而做了这种事的人不要再被迷惑。

贞元年间的的一个九月，友人李公垂住在我靖安里的家中，我同他谈到这事。李公垂极称奇异，便写了《莺莺歌》以传播这件事。崔氏小名莺莺，李公垂以她的名字作为篇名。

无 双 传

薛 调

这是一篇情节曲折的爱情故事。两位主人公的乍离乍遇，情绪上的忽喜忽忧，跌宕起伏，充分显示出传奇小说的特点。王仙客的个性描写也是相当成功的。他对无双的追求，那么真挚，那么执着，尽管屡次陷于绝望，但他坚贞的爱情毫不动摇，最后终于奇迹般地一一排除障碍，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于古押衙的描写，则通过不平凡的行动，说明他胆识智谋过人；还通过简短的道白，显示出了一个深沉爽直的侠客形象。通过这篇小说，读者还能了解唐末社会的一些情况，诸如王仙客与古押衙时常要用厚礼贿赂才能办成事情，无双被充为官婢后的

悲苦遭遇等，反映了生活中的很多阴暗面。在整个故事的描写上，时间跨度大，但情节仍很完整紧凑，在心理、语言、历史事件的描写上，还都真实自然，只是关于道士药术能使人死后三日复活等描写，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反而使人感到不可信了。又如古押衙接受了王仙客的丰厚馈赠，便“愿粉身以答效”，为此还枉杀了许多无辜，以此歌颂侠义行为，总使人觉得难于接受。宋、元两代，经常以此作为说话的底本和歌舞的题材；明代陆粲、陆采兄弟还据此编成《明珠记》传奇。

作者薛调（公元830—872年），河中宝鼎（今山西永济县一带）人，进士及第。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以户部员外郎加驾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学士，次年加知制诰，后一年暴卒于任上，当时以为被人下毒而死。赠户部侍郎。

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也^①。初，仙客父亡，与母同归外氏。震有女曰无双，小仙客数岁，皆幼稚，戏弄相狎。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如是者凡数岁，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

^①建中，见P19《任氏传》注^⑤。

召震约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见其婚宦。无双端丽聪慧，我深念之。异日无令归他族。我以仙客为托。尔诚许我，瞑目无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静自颐养，无以他事自挠。”其姊竟不痊。仙客护丧，归葬襄邓^①。服阕（quē却），思念：“身世孤子（jiē杰）如此，宜求婚娶，以广后嗣。无双长成矣。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耶？”于是饰装抵京师。

时震为尚书租庸使^②，门馆赫奕，冠盖填塞。仙客既覲（jìn进），置于学舍，弟子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闻选取之议。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姿质明艳，若神仙中人。仙客发狂，唯恐姻亲之事不谐也。遂鬻（yù玉）囊橐，得钱数百万。舅氏舅母左右给使，达于厮养，皆厚遗之。又因

①襄：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县。邓：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 ②尚书租庸使：尚书指尚书省，唐代最高行政机关。租庸使为负责全国税收事务的大臣。唐代施行的税收制叫租、庸、调，即征收谷物、服义务劳役和征收丝绢织物。

复设酒馔，中门之内，皆得入之矣。诸表同处，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妪，以求亲之事闻于舅母。舅母曰：“是我所愿也。即当议其事。”又数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适以亲情事言于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许也。’模样云云，恐是参差也。”仙客闻之，心气俱丧，达旦不寐，恐舅氏之见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

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①，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一家惶骇，不测其由。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②，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③，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

①至日初出：唐朝制度，五更天不亮时百官集合于朝门，日初出时早朝开始。②泾原：泾州和原州，即今甘肃东部的泾川和平凉以西。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举兵叛唐。四年（783年）十月，姚令言率泾原兵士五千人，参加讨伐李希烈。经过京师时，兵士叛乱，大掠长安，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③姚令言：河中（今山西境内）人，曾为泾原节度使，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兵士叛乱后，拥立住在长安的太尉朱泚为帝。

女为念，略归部署。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我嫁与尔无双。”仙客闻命，惊喜拜谢。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谓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jiōng 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驄（cōng 聰），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棓（bàng 磅），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①。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炬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

①朱太尉：即朱泚（cǐ 此），唐幽州昌平（今河北昌平县西南）人，德宗时曾任泾原节度使，进太尉。姚军叛乱时，迎他入宫，奉他为帝。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六月为李晟所败，逃至彭原，被部将所杀。

城外朝官。仙客舍輜（zī兹）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后知克复①，京师重整，海内无事，乃入京，访舅氏消息。

至新昌南街，立马彷徨之际，忽有一人马前拜，熟视之，乃旧使苍头塞鸿也。鸿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谓鸿曰：“阿舅、舅母安否？”鸿云：“并在兴化宅。”仙客喜极云：“我便过街去。”鸿曰：“某已得从良，客户有一小宅子，贩缗为业。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户一宿。来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饮饌（zhuàn篆）甚备。至昏黑，乃闻报曰：“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矣②。”仙客哀冤号绝，感动邻里。谓鸿曰：“四海至广，举目无亲戚，未知托身之所。”又问曰：“旧家人谁在？”鸿曰：“唯无双所使婢采苹者，今在金吾将军王遂

①克复：指兴元元年李晟收复京师。 ②掖庭：皇宫中的偏屋，宫女的住处。唐代大臣犯了大罪，被抄家之后，妻女全都充为宫婢。

中宅^①。”仙客曰：“无双固无见期，得见采苹，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谒（yè业），以从侄礼见遂中，具道本末，愿纳厚价以赎采苹。遂中深见相知，感其事而许之。仙客税屋，与鸿、苹居。塞鸿每言：“郎君年渐长，合求官职。悒悒不乐，何以遣时？”仙客感其言，以情恳告遂中。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②。齐运以仙客前衔，为富平县尹^③，知长乐驿^④。

累月，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宿长乐驿，毡车子十乘下讫。仙客谓塞鸿曰：“我闻宫嫔选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无双在焉。汝为我一窥，可乎？”鸿曰：“宫嫔数千，岂便及无双？”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

①金吾将军，唐代宫禁的宿卫军，分南北衙。中设金吾将军，为武臣要职，秩正三品。②京兆尹：见P147《李娃传》注①。李齐运：唐王朝的宗室，长安收复后任京兆尹。官至礼部尚书，卒赠尚书左仆射。③富平县：即今陕西富平县，在陕西三原县西北。④长乐驿：在陕西万年县东十五里。唐代在交通要路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供来往的官吏食宿和换马。



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烹茗于帘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舍去。忽有所睹，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帘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嘩而已。至夜深，群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帘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后，汝于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帘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帘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帘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于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箋五幅，皆無雙真迹，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

其书后云：“常见敕使说富平县古押衙人间有心人^①。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请解驿务，归本官。遂寻访古押衙，则居于村墅。仙客造谒，见古生。生所愿，必力致之，缙彩宝玉之赠，不可胜纪。一年未开口。秩满，闲居于县。古生忽来，谓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于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将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实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脑数四，曰：“此事大不易。然与郎君试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见，岂敢以迟晚为限耶。”半岁无消息。

一日，扣门，乃古生送书。书云：“茅山使者回。且来此。”仙客奔马去。见古生，生乃无一言。又启使者。复云：“杀却也。且吃茶。”夜深，谓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仙客以采苹对。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

^①押衙：掌管仪仗、侍卫等事的武职官员。

日。郎君且归。”

后累日，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仙客心甚异之。令塞鸿探所杀者，乃无双也。仙客号哭，乃叹曰：“本望古生。今死矣！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闻叩门甚急。及开门，乃古生也。领一篋（dōu兜）子入，谓仙客曰：“此无双也。今死矣。心头微暖，后日当活，微灌汤药，切须静密。”言讫，仙客抱入阁子中，独守之。至明，遍体有暖气。见仙客，哭一声遂绝。救疗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暂借塞鸿于舍后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仙客惊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报郎君恩足矣。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苹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缣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篋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

居此。门外有檐子一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挈无双便发，变姓名浪迹以避祸。”言讫，举刀。仙客救之，头已落矣。遂并尸盖复讫。未明发，历四蜀下峡，寓居于渚宫^①。悄不闻京兆之耗，乃挈家归襄邓别业，与无双偕老矣。男女成群。

噫！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谓古今所无。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余人。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何其异哉！

王仙客，是建中年间朝廷大臣刘震的外甥。当初，仙客父亲去世，他和母亲一起回到外公家。刘震有个女儿名叫无双，比仙客小几岁，两人都还幼小，一起游戏玩耍很亲热。刘震的妻子常常开玩笑地称仙客为王家小姑爷。象这样过了许多年，刘震供养守寡的姐姐和仙客更为周到备至。一天，王氏

^①渚宫，春秋时楚成王建造，在郢都（今湖北江陵县）以南。这里指湖北江陵县一带。

病很重，唤来刘震相约道：“我只有一个儿子，惦念他是可想而知的了。只恨看不见他成婚做官。无双端庄美丽，聪明贤慧，我很喜爱她。以后不要让她嫁到别人家。我把仙客托付给你。你要是真答应我，我死后也能闭上眼了。”刘震说：“姐姐应当安心保养自己，不要因为其他的事自寻烦恼。”他姐姐最终没有痊愈。王仙客守丧服孝，回襄邓安葬母亲。服满三年丧后，他想：“我身世孤单到这种地步，应该娶个妻子，好传宗接代。无双也长大成人了。我舅舅难道因为地位尊贵、官职显耀，会推翻从前的婚约吗？”于是整理行装抵达京城。

这时刘震做了尚书租庸使，门庭显赫，车马拥塞。王仙客进见之后，安排住在学馆里，同其他弟子在一起。舅舅外甥的情分，仍和以前一样，只是丝毫不提婚姻之约。他又从窗缝里看见了无双，她长得明媚艳丽，好象神仙一样。仙客象发了狂，唯恐婚事不成功。于是卖掉包裹行李，得到几百万文钱。舅舅和舅妈的贴身侍从，直至一般奴仆，都厚礼相赠。还多次设宴招待，这样内室后院，都能进去了。他和表兄弟们在一起，全都恭敬地为他们做事。遇到舅妈的生日，仙客又买来新奇的东西献给她，雕花镂空的犀牛角和玉器，作为首饰。舅妈非常高兴。又过了十多天，仙客让一个老太太，把求

亲的事对舅妈说了。舅妈说：“这是我的愿望。马上应该商量这件事情。”又过几天，有个丫环告诉仙客说：“夫人刚才把成亲的事和老爷说了，老爷说：‘从前也没有答应过呀。’看那个样子，怕会发生什么变化吧。”王仙客听说后，失魂落魄，通宵睡不着，只怕舅舅抛弃他。但对他仍不敢有所怠慢。

一天，刘震上早朝去了，到太阳出来时，突然快马跑回家来。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只说：“锁上大门，锁上大门！”全家惊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过了好久，他才说：“泾原的军队反叛了，节度使姚令言领兵进入含元殿，皇帝逃出禁苑北门，百官都赶到皇帝外出的住地去了。我因为挂念妻子儿女，暂且回来安排一下。赶快叫仙客来给我料理家里的事情。我想把无双嫁给他。”王仙客听到后惊喜拜谢。于是刘震装好金、银、罗、锦，共用二十匹马驮着，对仙客说：“你更换衣服，押送这些东西出开远门，找一家偏僻的客店安顿下来。我和你舅妈以及无双出启夏门，绕过城接着就到。”仙客按着他的嘱咐办了。到了日落，仙客在城外店里等了很久不见他们到来。城门从中午以后就锁了，向南凝望，望眼欲穿也不见人影。仙客于是骑了匹青白色的马，拿着蜡烛绕城来到启夏门。门也锁

了。守门的人不止一个，拿着白色木棒，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仙客下了马，慢慢打问道：“城里出了什么事，闹成这个样子？”又问：“今天有什么人出这城门？”守门人说：“朱太尉已做了皇帝。中午以后有一个人戴着一顶皂罗帽，领着四五个女人，想出这城门。街上的人都认得他，说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官不敢放他出去。将傍晚时，追骑赶到，一下子把他们全都赶到北边去了。”仙客失声恸哭起来，掉头回到客店。半夜快过了，城门忽然打开，只见火炬照如白昼。兵士都拿着武器，传呼斩斫使出城，搜查逃到城外的朝官。王仙客吓得丢下行装车马惊慌逃走，回到襄阳，在村里住了三年。后来得知事情平复，京师重整，天下太平无事了，他这才进京打听舅舅的消息。

到了新昌里南街，他正驻马徘徊的时候，忽然有个人在马前下拜，细细看他，原来是从前使唤的仆人塞鸿。塞鸿本是卖身给王家的奴仆生下的后代，他舅舅常常使唤他，很得力，便留用了他。仙客拉着他的手，掉下眼泪来。仙客对塞鸿说：“娘舅、舅妈平安吗？”塞鸿说：“都在兴化里居住。”仙客欣喜之至，说道：“我这就过街前去。”塞鸿说：“我已赎身为平民了。租有一幢小房子，靠贩卖丝绸织物为职业。今天天已晚了，郎

君就到我那里住一夜，明天早上一同前去也不晚。”于是领他到他家，饮食很齐全。到了天黑，他才告诉仙客说：“刘尚书接受了伪职任命，和夫人都被处死了。无双已被收进宫里充当宫女去了。”仙客悲痛欲绝，感动了邻居。他哭着对塞鸿说：“天下这么大，却举目无亲，不知哪里是棲身的地方。”又问道：“从前的奴婢还有谁在？”塞鸿说：“只有无双使唤的婢女采苹，现在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家。”仙客说：“无双确已没有相见之期了，能够看见采苹，死也甘心了。”于是写了进见名片，以本家侄子的礼节拜见王遂中，详细说明事情本末，愿意出高价来赎回采苹。王遂中对他深为理解和同情，为这事所感动而答应了他。仙客租了房子，同塞鸿、采苹一起住下。塞鸿常说：“先生年龄一天天大起来，应当求个官职。成天闷闷不乐的，怎么打发日子呢？”仙客为他的话所感动，把情况诚恳地告诉了王遂中。王遂中推荐仙客给京兆尹李齐运。李齐运根据仙客从前的官衔，任他为富平县尹，去管理长乐驿。

数月之后，忽然报告有宫庭使者押领宫女三十人前往皇帝的墓园，担当洒扫的职务，要在长乐驿住宿，她们乘坐了十辆毡车已下车了。仙客对塞鸿说：“我听说选进掖庭中的宫女，很多是官宦人家

的女儿，我怕无双也在里面。你替我偷看一下行吗？”塞鸿说：“宫女几千人，难道就会选到无双？”仙客说：“你只管去，人间之事可也说不定。”于是让塞鸿假装成驿站差役，在帘外烧茶。并给了他三千文钱，约定道：“牢牢守住茶具，片刻也不要离开。一旦看见了，立即赶快报告我。”塞鸿连声答应着去了。宫女都在帘子后面，无法看见她们，只是夜里说话声音嘈嘈杂杂罢了。到了夜深，所有动静全都没有了。塞鸿洗茶具升灶火，不敢睡上一会儿。他忽听帘后有人说道：“塞鸿，塞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郎君身体好吗？”说完，呜咽抽泣。塞鸿说：“郎君现在主管这个驿站。今天猜想小姐可能在这里，让塞鸿问候你。”她又说：“我不能多说话。明天我离开后，你从东北角房子的紫色褥子下面，取出书信，去交给郎君。”说完，就走了。忽听帘子后面吵闹起来说：“宫女得了急病。”太监寻找汤药很着急，原来得病的就是无双。塞鸿急忙去告诉仙客。仙客吃惊地说：“我怎能见到她？”塞鸿说：“如今正在修渭桥。先生可以冒充办理桥务的官，车子过桥时，靠近车子站立。无双如果认得出你来，一定会打开帘子，就能看上一眼了。”仙客就照着他的话做了。到了第三辆车了，果然帘子打开了，他往里探视，

真的是无双。王仙客伤感哀怨，简直控制不住自己。塞鸿从房子的褥子底下取得书信送给仙客。花信笺五页，都是无双亲笔字，文词悲切，叙述详细周到。仙客读后，含恨泪下。从此就怕是永别了。

她在书信的后面说：“曾听皇帝的使者说，富平县姓古的押衙是人间的有良心的人。如今你能去求他吗？”仙客便申报京兆府，请求解除长乐驿的职务，回富平县任原职。于是寻访古押衙，古押衙住在农村的草房里。仙客登门拜访，看见古押衙。古押衙想要的东西，仙客一定尽力满足，赠送的丝绸彩缎宝玉，不计其数。一年过去了，仙客不曾开口提过什么要求。仙客任期已满，闲居在县里。古押衙忽然前来，对仙客说：“我古洪是一个武人，年纪并且大了，有什么用场？先生对我竭尽情分。细察先生的意思，必将有求于老夫。我是一个有心人啊。感激先生的深情厚意，愿粉身碎骨来报答你。”仙客哭着拜谢，把实情告诉了他。古洪仰望苍天，用手拍了几下脑门，说：“这事很不容易。但为了先生，我试着办吧，但不能指望一朝一夕就成功。”仙客拜道：“只要能活着见到她就行了，怎敢以迟晚定期限呢。”半年过去，仍没有消息。

一天，有人敲仙客的门，原来是古押衙派人送信来了。信上说：“派到茅山的人回来了。你且到

这里来一下。”仙客快马赶去。见到古押衙，他却没说一句话，又问从茅山回来的人。他回答道：

“杀掉了。且先喝茶。”夜深时，古洪对仙客说：“你家里有认识无双的女奴婢吗？”仙客把采苹告诉了他，并且立刻把她带到了这里。古押衙看了她之后，一面笑一面高兴地说：“采苹借留三五天。先生你暂且回去吧。”

后来又过了几天，忽听传说道：“有大官来了，杀了皇帝墓园里的宫女。”仙客心里很奇怪，让塞鸿去探听被杀的人，不料正是无双。仙客号啕大哭，哀叹道：“本来指望古押衙。如今她却死了！怎么办呢？”流泪叹息，不能克制自己。这天深夜，他听到急切的敲门声。待开门一看，却是古押衙。他带着一顶竹轿子进来，对仙客说：“这就是无双。如今死了。心口还有一点暖气，后天就会活过来，少许灌点汤药，定要静养。”说完，仙客便把无双抱进卧室去了，独自守着她。到了天亮时，无双全身都有暖气了。看见仙客，哭了一声便昏死过去了。急救到夜里，方才苏醒。古押衙又说：

“暂时借用一下塞鸿，替我在房子后面挖一个坑。”坑稍微深些后，古押衙抽刀砍下塞鸿的头掉进坑里。仙客又惊又怕。古押衙说：“先生不要怕。今天能报郎君的恩情也就满足了。近来我听说

茅山道士有制药奇术。吃了这种药的人马上就死，三天后又活过来。我派人特地去求药，得到一粒。昨天叫采苹假扮成太监以无双是逆党罪名，皇帝赐这粒丸药让她自杀。无双的尸体运到墓园后，又假托有亲戚关系，用一百匹细绢赎回了她的尸体。凡是经过路上的驿站，都送了厚礼，定可避免走漏消息。去茅山求药的人和抬竹轿的人，已在野外杀光了。老夫为了先生，也将自杀。您不能再住在这里了。门外有轿夫十人，马五匹，绢两百匹。到了五更，你带着无双就出发，改名换姓漂泊江湖以逃避灾祸。”说完，举起刀来。仙客急忙去救，古押衙的头已落地了。于是仙客把它同尸体一起埋葬了。天还没有亮，仙客便出发，历经四川出了三峡，寓居在湖北江陵一带。一点也听不到京兆府的消息之后，他才携带家小回到襄邓的园林，同无双白头到老，子女成群。

唉，人生的久别重逢可说是多种多样的了，却很少有能和这件事情相比的。可谓是古今未有的。无双遭逢乱世抄家没人掖庭，但仙客的情意至死不变。终于遇到了古押衙的妙计救了她，但为此含冤而死的有十几个人。仙客和无双历经磨难流亡后，能够回到故乡，做了五十年的夫妻，多么奇异啊！

虬髯客传

佚 名

这篇传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后世称为“风尘三侠”。因为这三个个性鲜明的人物，都有侠义之气。红拂女的机智俏丽，李靖的沉着英俊，虬髯客的豪迈卓异，相映成趣，给予后人印象很深。此外又如对文皇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气象不凡的翩翩少年形象，跃然纸上。可见这篇文章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情节的开展，简练明快。它叙述的是唐代开国的事，但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却在说明“真命天子”是应天命而降生的，即使是有“龙虎之状”的虬髯客，也只能望而却步，不敢逆天命而行事，

“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目的在于警告那些企图篡夺王位的人，不要动摇李唐王室的正统地位。况且传奇的写作技巧已达全然成熟的时期，因此这篇小说的完成，可能已在唐末。作者不能确指。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上说是：“杜光庭作《虬髯客传》”，《宋书·艺文志》上也记作杜光庭作。杜光庭，字宾至，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县）人。懿宗时入天台山学道，僖宗至蜀，召为内供奉。王建据蜀建国后，历任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进户部侍郎等职，封蔡国公，号广成先生。后主王衍时，隐居青城山，自号东瀛子，著书甚多。但据近代学者考证，杜光庭可能只是改写过这篇传奇，而不是原作者。明代张凤翼、张太和据此都作有《红拂记》传奇，凌初成有《虬髯翁》传奇。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①，命司空杨素守西京②。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

①隋炀帝：隋代第二个皇帝，名杨广（公元560—618年），在位十四年，荒淫政乱而亡国。曾于公元605年、610年、618年三次下扬州。江都：即扬州。②杨素：字处道（？—606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曾经帮助隋文帝杨坚取天下，封越国公，官拜仆射。又参预宫廷政变，废太子杨勇，立炀帝杨广。先后任尚书令、司徒太尉、司空等职。

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jiàn 鉴）于上。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有扶危持颠之心。

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献奇策。素亦踞见。公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谢公，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当公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公。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公具以对。妓诵而去。公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画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

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

数日，亦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qiú求），乘蹇（jiǎn简）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因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

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

“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

曰：“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帅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曰：

“今何为？”曰：“州将之子。”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

“靖之友刘文静者①，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然兄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②，使访之。李郎明发，何日到太原？”靖计之曰：“达之明日，日方曙，候我于汾阳桥。”言讫，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公与张氏且惊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以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一旦闻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回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须道兄见。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

①刘文静，字肇仁（公元568——619年），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人。唐高祖李渊镇守太原时，他任晋阳令，和李世民交往甚多。曾助李渊起兵推翻隋朝。②望气者：善于望云气的人。古人迷信，以为皇帝或将做皇帝的人所在之处，天上会出现特殊的云气。

东酒楼。下有此驴及瘦驴，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别而去。公与张氏复应之。及期访焉，宛见二乘。揽衣登楼，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公惊喜，召坐。围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奕棋，揖而话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①。道士对奕，虬髯与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奕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相访。李郎相从一妹，悬然

^①文皇：唐太宗李世民起初谥号“文”，因此唐人多称他为文皇帝。

如磬（qìng庆）①。欲令新妇祗谒，兼议从容，无前却也。”言毕，吁嗟而去。

公策马而归。即到京，遂与张氏同往。乃一小版门子，叩之，有应者，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门，门愈壮。婢四十人，罗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东厅。厅之陈设，穷极珍异。巾箱妆奁（lián帘）冠镜首饰之盛，非人间之物。巾栉（zhì治）妆饰毕，请更衣，衣又珍异。既毕，传云：

“三郎来！”乃虬髯纱帽褐裘而来，亦有龙虎之状，欢然相见。催其妻出拜，盖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饌（zhuān篆）讫，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似从天降，非人间之曲。食毕，行酒。家人自堂东舁（yú余）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陈，尽去其帕，乃文薄钥匙耳。虬髯曰：“此尽宝货泉贝之

①悬然如磬：典出《国语·鲁语》“室如悬磬。”磬是一种悬在横木上的乐器。原意是说鲁国仓库贫乏得只剩下几根房梁，象挂着的磬一样。

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欲于此世界求事，当或龙战三二十载，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之贵^①，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吟云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公据其宅，乃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天下。

贞观十年^②，公以左仆射平章事^③。适南

①起陆之贵：典出《诗经·卫风·考槃（pán盘）》，“考槃在陆，硕人之轴。”意为隐居的人一旦出仕就能显贵。②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649年）。③左仆射平章事：唐代设左右仆射，加上“平章事”的名称就相当于宰相。

蚩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馀国^①，杀其主自立。国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归告张氏，具衣拜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

或曰：“卫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传耳。”

隋炀帝驾临扬州的时候，命令司空杨素留守长安。杨素骄横显贵，又认为时局动乱，天下权势重、名望高的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自己，他在生活上自奉过奢，在礼仪上超越了臣子遵奉的准则。每当公卿来议政，宾客来拜见时，没有一次他下是叉开腿坐在坐榻上接见的，而且让美女们簇拥着出来，侍从婢女围着他，倒象皇帝一样。后来几年他的骄奢越来越严重，不再考虑自己所负的重任，倒有自居正位的心意。

^①扶馀国，古国名，在今辽宁、吉林、内蒙古一带。唐代无扶馀国，只是高丽国中有扶馀城，在今吉林四平市。

有一天，后来在唐朝被封为卫国公的李靖以平民的身份去拜见杨素，献奇计。杨素也叉开两腿坐在坐榻上见他。李靖上前作揖道：“天下正乱，英雄纷起。您作为皇朝的掌权大臣，一定要把搜罗豪杰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应当叉开腿坐着接见宾客。”杨素一听，严肃地站起来，向李靖道歉，和他交谈起来，高兴异常，并且接受了他的策略，然后才让他离开了。当李靖在杨素面前施展辩才的时候，有个特别漂亮的歌妓，拿着一把红色的拂尘，站在李靖的面前，只是盯着李靖看。李靖离开时，那个拿红拂的歌妓走到窗前指着他对小吏说：“去问一下离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李靖全都告诉了他。歌妓默念着走了。李靖就回到了旅店。这天夜里五更刚到，忽然听见很轻的敲门声，李靖起来询问是谁。原来是个穿着紫衣服、戴着帽子的人，用棍棒挑着一个包裹。李靖问他是谁。那人答道：“我是杨家的那个拿红拂尘的侍女。”李靖忙请她进屋，待脱掉衣服和帽子，却见是个十八九岁的美貌女郎。不施脂粉，身穿锦衣，向李靖下拜。李靖惊慌地赶忙回拜。她说：“我侍奉杨司空很久，世上的人见到的多啦，没有一个象您这样的。兔丝和女萝都不能独立生长，都愿依托在高人的树木上，所以我来投奔您。”李靖说：“杨司空权压

京城，怎么办呢？”答道：“他比死人只多一口气，不用害怕。好些歌妓都知道他成不了事，跑掉的人多得很。他也不怎么追查。我计划得很周密了，希望不要有什么疑惑。”李靖问她姓什么。她说：“姓张。”问她排行第几。说：“老大。”看她的肌肤、仪态、谈吐、气质，真象天仙一般。李靖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她，越高兴就越害怕，瞬息之间心里思绪万千，不得安宁，不断地到窗前偷偷地向外看，而从门缝里向里张望的人却没有停歇。

几天以后，也听到追寻红拂的风声，看样子也不紧急。红拂于是化装成男子跨上马，同李靖推门而去，打算回到太原。走到灵石县旅店，已经安排好床铺，炉子上烧的肉快要熟了。张氏因为头发长得拖到地上，所以站在床前梳头。李靖正在刷洗马，忽然有一个人，中等身材，红胡子卷曲着，骑在一匹跛腿驴子上走来。他把皮口袋丢在炉前，拿个枕头斜靠在床上，看张氏梳头。李靖非常生气，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仍然刷着马。张氏注目细看来人的面部，一手握住头发，一手在身后向李靖摇手，叫他不要发怒。她急急忙忙梳成头，整整衣衫上前问他姓什么。躺着的客人回答说：“姓张。”张氏说：“我也姓张，应当是妹妹了。”立即向他下拜。问他排行第几。回答“第三。”于是问妹妹排

行第几。回答道：“老大。”客人高兴地说：“今天多么幸运遇见一妹。”张氏远远地喊道：“李郎快些来见三哥！”李靖急忙前来拜见了。于是他们围坐在一起。虬髯客说：“煮的是什么肉？”答道：“羊肉，估计已经熟了。”虬髯客说：“我正饿着呢。”李靖出去买来芝麻烧饼。虬髯客抽出腰间匕首，切开肉同他俩一起吃了。吃完，剩下的肉切碎后送到驴前给它吃，动作很快。虬髯客说：“看李郎的样子，是穷书生，怎么会得到这个绝代佳人的呢？”李靖答道：“我李靖虽然贫穷，也是个有心人呀。别人问我，本来是不说的，兄长问我，就不隐瞒了。”便详细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虬髯客说：“那么打算到哪里去呢？”答道：“打算躲避到太原去。”虬髯客说：“当然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又说：“有酒吗？”答道：“旅店的西面，就是酒店。”李靖去取了一斗酒。洒过一巡后，虬髯客说：“我有一点下酒的东西，李郎能和我一起吃吗？”答道：“不敢当。”他于是打开皮口袋，取出一个人头以及心和肝。他把人头丢回口袋里，拿匕首切心、肝，与李靖一起吃。虬髯客说：“这是世上最没有良心的人。我恨他已有十年了，现在才抓到他。我解恨了。”又说：“看李郎的仪表气概，真是大丈夫啊。你也听说太原有非凡的人

吗？”李靖答道：“曾经认识一个，我认为他是真命天子，其他的人，只是将帅罢了。”问“姓什么？”答道：“和我同姓。”问“年纪多大？”答道：“已经过了二十岁。”问“现在干什么？”答道：“是州里武将的儿子。”虬髯客说：“差不多了。我也必须见见他。李郎能介绍我见他一面么？”答道：“我的朋友刘文静和他很亲密，通过刘文静见他就行了。但兄长要干什么呢？”虬髯客说：“望气的人说太原有奇气，让我寻找一下。李郎明天出发，哪一天到太原？”李靖算了一下到达的日期。虬髯客说：“到达的第二天，天刚亮时，在汾阳桥等我。”说完，骑驴走了，跑得象飞一样快，转眼就不见了。李靖和张氏又惊又喜，好久才说：“豪侠不欺骗人，根本用不到害怕。”他们也快马加鞭往前赶路。

到了约定的日期，进入太原城，他们果然又见面了。三人都非常高兴，一起去拜访刘文静。李靖骗刘文静说：“有个善于相面的人想见李郎，请你去接他来。”刘文静向来认为李郎不平凡，一旦听说有人善于相面，就立即派人去接他了。派的人同他一起来了，他既不穿衣，又不穿鞋，披着皮袍子就来了，神气飞扬，相貌与众不同。虬髯客默默地坐在末席，见了他，就死了自作天子之心了。喝

了几酒杯以后，他招李靖过来说：“这真是天子啊！”李靖把这话告诉了刘文静，刘文静越发高兴，自负见识不错。出门以后，虬髯客又说：“我见到他知道个十分之八、九了。不过还得让道兄见见他。李郎最好和一妹再进一次京。约好哪天中午，到马行东面酒楼来找我，楼下面若有这匹驴和另一瘦驴，就是我和道兄都在楼上了。你们见到后就上楼来。”说完，他又一次辞别而去。李靖和张氏又答应了他。到了约定的时间去找他，一眼就看到了两匹驴子。他提起衣裳走上楼，虬髯客和一个道士正对坐饮酒，看到李靖又惊又喜，招呼他坐下。他们围坐一起轮番喝了十几杯酒，虬髯客说：

“楼下柜子里有十万文钱，你挑一个僻静地方安顿好一妹。约好日子再到汾阳桥来会我。”李靖如期到达，道士和虬髯客已经到了，于是他们一同拜访了刘文静。当时刘文静正在下棋，互相作揖后，几个人就谈起心来。文静赶忙写了封信请接文皇帝来看棋，等候文皇时道士和刘文静对弈，虬髯客和李靖在旁边侍立。一会儿文皇到了，神采惊人，作了一个长揖便坐下。他神气清明高朗，谈笑生风，顾盼之时，双目炯炯有神。道士一见便惨然失色，边下棋边说：“这一局全输了！在这地方丢了这一局，无路可救了。还说什么呢？”便停止对弈告辞

而去。出来之后，他对虬髯客说：“这个天下不是你的，到其他地方去好了。努力吧，不要把这挂在心上了。”于是他们一同进了京。虬髯客对李靖说：“算起来李郎的行程，得几天才到。到的第二天，可和一妹同到某坊小巷中的小宅来找我。你和一妹，家中一无所有。我想让妻子谒诚拜见，顺便聚谈聚谈，先不要推辞呀。”说完，叹了几口长气便走了。

李靖骑着马回去。到了京城，立即和张氏一起前去。却见是一个小板门，敲门，有人答应着出来开门，下拜说：“三爷叫我等候李郎和一娘子已很久了。”请他们进了几道门，门越来越壮丽。四十个婢女立在庭院前面。男仆二十人，带李靖进入东厅。厅里的陈设华丽无比。盛头巾的箱子，梳妆用的盒子，以及帽子、镜子、首饰的华美，不象是人间的东西。他们请李靖夫妇梳洗妆扮之后，请让更换衣服，衣服特别珍奇贵重。一切就绪，才传话说：“三爷来了！”原来是虬髯客戴着纱帽、敞着皮袍子走来，他颇有皇帝的气派，大家高高兴兴地见了面。虬髯客催他的妻子出来拜见，妻子也象是天上的仙女。随即请二人到中堂，筵席上陈设的菜肴之丰盛，即是王公家里也比不上。四个人对坐吃完饭，出来女乐二十人，排列于前，象从天上下凡，乐曲

也不象人间的曲子。吃完饭，又饮了一回酒。家人从堂东抬出二十张坐榻，每只上面都用锦绣丝帕盖着。放好后，全都撤去丝帕，原来是账簿和钥匙。虬髯客说：“这是全部珍宝钱财的账目。我所拥有的全都赠给你们。为什么呢？想在这个世界上干番事业，定要拚搏三、二十年，才能建立一些功业。现在已经有了主人，我耽在这里还能干什么呢？太原的李氏，真是个英明的君主。三、五年之内，天下就会太平。李郎以卓越的才能，辅佐清平之君主，尽心竭力，一定能够做到群臣之首。一妹以神仙般的姿容，蕴有世上少有的才能，妻随夫贵，将享尽荣华富贵。不是一妹不能赏识李郎，不是李郎不能使一妹显耀。贤士出仕必遇贤君，君臣会合，如同虎啸风生、龙吟云聚一样，本不是偶然的。拿我赠送的财物，辅佐真命天子，成就功业，努力吧！今后十年，在东南几千里外将发生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我事业成功之时。一妹和李郎可对着东南方洒酒庆贺。”接着他命令家僮列队下拜，并说：“李郎和一妹，是你们的主人了！”说完，和他妻子带一个仆人，骑马走了。走了几步就不见踪影了。李靖拥有这所住宅，便成了富豪人家，得以作为帮助文皇创业的资财，终于使天下太平了。

贞观十年，李靖任宰相。刚好南蛮进京启奏

道：“有一千艘海船，甲兵十万人，进入扶馀国，杀了它的君主自立为国王，扶馀国安定了。”李靖心里知道虬髯客大事已成。他回去将此事告诉了张氏，两人穿上衣服拜贺，对着东南方洒洒祝福。由此可知皇帝兴起，不是一般的英雄所能觊觎的。何况不是英雄的人呢？臣子中妄想作乱的人，只是螳臂挡车啊！我朝皇帝永垂万世的福业，难道是假的吗？

有人说：“李靖的兵法，有一半是虬髯客传给他的。”



兰 亭 记

何 延 之

这篇小说，看来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但内容是否完全可信，却也难说。故事本身很生动，叙述的又是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很有吸引力。其中描写萧翼化装进入永欣寺，蒙骗辨才乘机盗窃一段，写得很舒展，把辨才的执着和萧翼的狡黠写活了。这篇传奇，《太平广记》卷二百八曾录，题名《购兰亭序》，原注出《法书要录》。这是唐宪宗时张彦远编的一本有关书法的书，《太平广记》只节录了原文中间的一段，略去了前后与故事本身无关的部分，今为保存全文，遂从《津逮秘书》本《法书要录》原文转录，仅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作者何延之，事迹不详。从本文得知，作者为唐玄宗时人，曾任左千牛卫将军、均州刺史、职方员外郎等职。

《兰亭》者，晋右将军会（kuài块）稽内史琅玕王羲之逸少所书之诗序也①。右军蝉联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②，宦游山阴③，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qiè tán怯坛）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fú xì浮细）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其时乃有神

①王羲之：字逸少，晋代著名书法家，琅玕临沂人，居住在会稽山阴县，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人常称王右军。晋代的右将军是不带兵的职衔。②永和：东晋穆帝司马邺的年号。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③山阴：县名，以在会稽山北而得名，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

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终无及者。右军亦自珍爱宝贵此书，留付子孙传掌。

至七代孙智永，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安西成王咨议彦祖之孙^①，卢陵王胄曹昱（yù育）之子^②，陈郡谢少卿之外孙也。与兄孝宾俱舍家入道，俗号永禅师。禅师克嗣良裘，精勤此艺。尝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孝宾改名惠欣。兄弟初落发时，住会（kuài快）稽嘉祥寺，寺即右军之旧宅也。后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军之坟，及右军叔荟（huì惠）以下茔域，并置山阴县西南三十一里，兰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于释教，故号所住之寺为“永欣”焉。事见《会稽志》^③。

①咨议：即咨议参军，晋时王府官名，主要是参与谋议军事。②胄曹：即胄曹参军，或铠曹参军，主要掌管铠甲等事。③《会稽志》：或指隋代人夏侯曾先撰著的《会稽地志》，今已散佚。

其临书之阁，至今尚在。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并付与弟子辨才。辨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孙^①。辨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每临禅师之书，逼真乱本。辨才尝于所寝方丈梁上^②，凿为暗槛，以贮《兰亭》，宝惜贵重，甚于禅师在日。

至贞观中^③，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惟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lài赖）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禅师歿后，洵（jiàn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

①司空：《周礼》上记载的六卿之一。汉代以后称掌管营建工程的官员为司空，但后来都已用作尊荣的虚衔。

②方丈：佛教名词，原指禅寺的长老或主持所居住的地方，后来常作为寺院主持者的职称。这里指住所。

③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公元627——649年）。

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qí其）年，又无所用。若为得一智略之士，以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曰①：“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②，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③。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于越州④。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⑤。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乃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

①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隋末逃土，后归附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贞观元年任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等官，封梁国公。②监察御史：唐御史台分为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主管分察百官，巡视郡县，纠察刑狱，整肃朝仪，品秩虽低但权限很广。③魏州莘县：治所在今山东莘县。④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⑤山东：指华山以东。

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①，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若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茶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各赋诗。辨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

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②。

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

夜永孤琴思，风长旅雁哀。

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③？

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

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

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

酒蚁倾还泛^④，心猿蹬似调^⑤。

①投壶把槊：古代两种游戏。宾主分别投箭枝入壶，中多者为胜。握槊与双陆类同，局如棋盘，左右各六路，黑白各十五子，两人掷骰对出，先出完者胜。②新知：新相识的知心朋友。③不燃灰：佛教主张四大皆空，心中象死灰一样。④酒蚁：没有滤过的酒，面上浮渣如蚁，故名。⑤心猿：佛教以猿喻心，认为都是好动不定的。

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①。

妍蚩略同，彼此讽味，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曰：“檀越闲即更来此。”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是者数四，诗酒为务，僧俗混然。

遂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画《职贡图》^②，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

“弟子先世，皆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有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贫道有一真迹，颇亦殊常。”翼曰：

“何帖？”辨才曰：“《兰亭》。”翼佯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拓伪作耳^③！”辨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

①业风：佛教名词。他们认为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有后果，这就叫“业”，形成善恶报应。善恶之业有力如风，能影响人的轮回，故称“业风”。②《职贡图》：南朝梁元帝画的外国使臣图，凡三十余国，今已亡佚。③响拓：古人一种复制字帖的方法。首先把帖对着窗户，再罩上纸勾线，最后填墨。这种方法又叫“双钩”，它只能做到形似。

际，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纇（lèi类），曰：“果是响拓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梁槛，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

后辨才出赴灵汜（sì寺）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弟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凌慤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史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得矣，故唤师来取别。”辨才闻语，身

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而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耆，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jī季）患重病，不能强饭，惟啜（chuò绰）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

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人间本亦稀少，绝代之珍宝，

难可再见。

吾尝为左千牛时^①，随牒适越，泛巨海，登会稽，探禹穴^②，访奇书，名僧处士，犹倍诸郡。固知虞预之著《会稽典录》^③，人物不绝，信而有征。其辨才弟子元素，俗姓杨氏，华阴人也，汉太尉之后。六代祖仝期为桓玄所害，子孙避难，流窜江东。后遂编贯山阴，即吾之外氏近属，今殿中侍御史瑒（yáng阳）之族。长安二年^④，素师已年九十二，视听不衰，犹居永欣寺永禅师之故房，亲向吾说。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将来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之永、明、温、超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须知者，亦无隐焉。于时岁在甲寅季春之月^⑤，上巳之日^⑥，

①左千牛，唐代皇宫中禁卫军的官名，一般由贵族子弟充任，分为左右千牛卫。 ②禹穴：在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山，相传是夏禹的葬地。 ③虞预：字叔宁，东晋余姚人，太兴年间任秘书中丞、著作郎等职，著《晋书》及《会稽典录》。 ④长安：唐武则天年号。长安三年即公元707年。 ⑤甲寅：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⑥上巳：农历三月三日，古代风俗在这一天到水滨沐浴，可以祛病消灾，叫做祓禊。

感前修而撰此记。

主上每暇隙，留神术艺，迹逾笔圣，偏重《兰亭》。仆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①，蒙恩许拜扫，至都寻访，所得委曲，缘病不获诣阙，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选骑都尉永写本进。其日奉日曜门宣敕，内出绢三十匹赐永。于是负恩荷泽，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骇闾里。仆跼天闻命，伏枕怀欣，殊恩忽临，沈疴顿减，辄题卷末，以示后代。朝议郎行职方员外郎上柱国何延之记。

《兰亭》这件作品，是东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人王羲之（字逸少）所写的诗序。王右军出身于高贵的世族，是潇洒绝俗的著名贤人，极其爱好山水，尤其善长草书、今隶楷书。在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那天，因任官游览山阴，和太原人孙统（字承公）、孙绰（字兴公）、广汉人王彬之（字道生）、陈郡人谢安（字安石）、高平人郗昙

^①均州：治所在今湖北均县北。

（字重熙）、太原人王蕴（字叔仁）、和尚支遁（字道林），以及他的儿子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等，共四十一人，到水滨洗濯求福。挥笔制作序文，趁兴而书。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其字劲美刚健，举世无双。总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个字，如有重复的字，全都写成了不同的字。其中“之”字最多，竟有二十多个，变化很是别致，因而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写时象有神灵在帮助似的，他日酒醒后，又写了几十、几百本，始终没有达到同一水平的。王右军自己也爱惜珍重这幅字，留下来传给了子孙宝藏。

到第七代孙智永，也就是王右军第五个儿子王徽之的后代，安西成王咨议工彦祖的孙子，卢陵王曹王昱的儿子，陈郡人谢少卿的外甥。他和哥哥孝宾都出家做了和尚，俗称永禅师。禅师继承家传绝技，专心、勤奋地钻研这门艺术。他曾经住在永欣寺的阁上临摹书法，写秃了的笔头，放在大竹簾里，这种簾每簾能放下一石多容量，而他的秃笔头装满了五个簾子。前后三十年，在阁上临了真草上千字，写得好的有八百多本，他在浙江以东的寺院各施舍了一本。现在如有留存的，仍值好几万文钱。哥哥孝宾改名叫惠欣。兄弟俩开始削发时，住在会稽郡的嘉祥寺，这个寺就是王右军的旧宅。后

来为了每年扫墓近便，便搬到了这个寺里。自王右军的坟墓，以及王右军的叔叔王荟以下几代人的墓地，都安置在山阴县西南三十一里处，在兰渚山脚下。梁武帝因惠欣、智永两人都能崇信佛教，因此称其所住的寺叫“永欣寺”。这事可参看《会稽志》。智永临摹书法的楼阁，至今还在，智永禅师年近百岁才寿终，他遗留下的书法全都交给了弟子辨才和尚。辨才俗姓袁，梁代司空袁昂的第四代孙子。他学识广博，善写文章，琴棋书画，都很精通。每次临摹禅师的书法，逼真可乱原本。辨才曾在自己卧室的屋梁上，凿成暗洞，用来存放《兰亭》，他对《兰亭》的珍爱，超过了禅师在世的时候。

到了贞观年间，太宗治理政事之暇，专心致志钻研书法，临摹王右军的真草字帖，把王羲之写的字帖收购、征集得很全，只是没有得到《兰亭》。随后找寻这本字帖，得知在辨才那里，便下诏书召大师到宫内诵经礼拜的场所来，恩赐甚为优厚。几天以后，在谈话中，太宗便问起《兰亭》，采取种种方法，循循善诱，什么手段都用上了。辨才却总是说：“从前侍奉先师，确实曾经见到过。但自从禅师逝世后，几经战乱，《兰亭》不知遗失到哪里去了。”太宗办法用尽了还得不到，无奈只好把辨

才放回到越中。后来反复查究，都认为在辨才那里。于是又下诏书限令辨才进宫，重问《兰亭》在何处。象这样反复了三次，辨才最后还是坚持不拿出来。

皇帝对待奉的大臣说：“王右军的字，是我所偏爱的，他留下的所有真迹，没有比得上《兰亭》的。我为求到这幅书法，日夜劳神。这个和尚已到晚年，《兰亭》对他又没有什么用场。如果能有一个智谋深远的人，设下计谋巧取它，一定能够得到。”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道：“我听说监察御史萧翼，是梁元帝的曾孙，现在住在魏州莘县。他有才干，多计谋，可以充当这个差使，一定能得到《兰亭》。”太宗便召见萧翼。萧翼道：“如果作为朝廷的使臣去，不可能得到。我请求私自前去见他，但要几幅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字帖。”太宗照他的话把字帖给了他。萧翼于是穿上便服，来到洛水边，随商人的船，到了越州，又换上黄色长衫，长衫极为宽长落拓，装成山东书生的模样。天晚后进到永欣寺，沿走廊漫步观看壁画。他经过辨才的禅院时，停步在门前。辨才远远看见萧翼，便问道：

“你是哪里的主？”萧翼便向前施拜说：“弟子是北方人，拿着少量的蚕种来卖，经过寺院随意观看观看，却有幸遇见了禅师。”寒暄了几句，两人

觉得谈话很投机。辨才因此请他进屋，一同下围棋、弹琴、投壶、握槊，谈文论史，彼此志趣相投。辨才说道：“有的人相交到了头白仍象新认识似的，有的人片刻之间就象老熟人一样，今后我们不要拘泥了。”便留萧翼过夜，又重摆上缸面药酒、茶果等。江东称作缸面的，如同河北的瓮头，说的是初熟的酒。畅饮之后，他们各自赋诗。辨才得到“来”字的韵脚，他吟道：

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
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
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
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

萧翼得到“招”字的韵脚，其诗曰：

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
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
酒蚁倾还泛，心猿蹬似调。
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

两人的诗的水平略同，不分高下，彼此吟咏唱和，只恨相识太晚。他们通宵达旦尽情欢乐，萧翼第二天才走。辨才说：“施主有空请来。”萧翼于是每次都带酒去寺院，喝到兴头上便作诗，象这样相聚多次。饮酒赋诗，彼此亲密无间了。

转眼过了十天半月，萧翼给辨才看一幅梁元帝

亲自画的《职贡图》，辨才嗟叹赞赏不已。于是他们谈论起了书法，萧翼说：“我的先辈，都传习二王的楷书，我从幼年起就钻研，现在也还有几幅法帖在身边。”辨才高兴地说：“明天来时，你可以拿到这里来看看。”萧翼按约前往，拿出他的藏帖给辨才看。辨才认真看过，说：“这倒是真的，然而不是精品。贫僧有一件真迹，很不寻常。”萧翼说：“什么帖？”辨才说：“《兰亭》。”萧翼假意笑道：“屡经战乱，真迹哪里还有？一定是复制的伪作。”辨才说：“禅师生前特别珍爱它，临终之时，亲手交给了我。传承有头有绪，哪里会有什么差错？你明天可以来看。”第二天等萧翼来后，辨才亲自从屋梁的暗洞里拿出《兰亭》。萧翼看后，故意吹毛求疵，说：“果真是复制本啊。”两人争执不休。自从给萧翼看过之后，辨才便不再把它藏在屋梁上了，把它同萧翼带来的二王的几本帖，一起放在案桌上。辨才当时已有八十多岁了，每天在窗前临字几遍，他老而爱好书法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从此萧翼往来非常频繁，小徒弟们对他不再有什么怀疑了。

后来，辨才出门赴灵汜桥南面严迁家的斋食，萧翼便私下来到禅房前，对徒弟说：“我把绸巾遗忘在床上了。”小徒弟立即为他开了门。萧翼便从案

上取到了《兰亭》，以及皇家的二王法帖，随即前往永安驿站，他告诉驿长凌慤说：“我是御史，奉圣旨来到这里，现有皇帝亲笔写的敕令，你可去报告你们都督知道。”都督齐善行听说后，骑马跑来拜见。萧翼便展读圣旨，并详细告诉了他原由。齐善行迅速派人叫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里还没有回寺，忽见都督派人来传，不知什么原因。又见临时派来的听差说：“侍御史等着见你。”当辨才见到御史才知原来是同自己在禅房里吟诗饮酒的萧翼。萧翼告诉他说：“我奉圣旨前来取《兰亭》。《兰亭》现已得到，所以叫禅师来作别。”辨才听完这话，便昏倒在地上，很久才苏醒过来。萧翼便乘驛马出发，到都城奏告皇上。太宗非常高兴，因为房玄龄荐举了合适人才，赏赐他锦缎一千匹。提升萧翼为员外郎，加封为五品官，并赐银瓶一个，金缕瓶一个，玛瑙碗一只，里面装满了珍珠；还有宫庭马厩中的好马两匹，以及珍宝装饰的鞍辔；田庄宅舍各一所。太宗开始为老和尚的保密吝啬而生气，转而因他年老，不忍心对他用刑罚。几个月后，仍然赐他锦缎三千匹，谷物三千石，便敕令由越州支付。辨才不敢把它拿来自己用，就用这些赏赐的东西造了三层的宝塔，塔很精美华丽，至今犹存。老和尚因为惊吓得了重病，吃不下饭，只是喝些粥，

一年多就死了。皇帝命令内廷供奉拓书人陈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个人，各自拓写几本《兰亭》，用来赐给皇太子、各位王爷和亲近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皇帝得了病，住在玉华宫含风殿。临终前，对高宗说：“我想向你要一件东西，你确实孝顺的话，怎能违背我的心愿呢？你觉得怎么样？”高宗哽咽流泪，洗耳恭听，接受皇上的命令。太宗说：“我想要的是《兰亭》，可以给我带走。”后来《兰亭》随皇帝的遗体一同葬入了陵墓。现在赵模等人拓写的本子，一本还值好几万文钱呢。人间的拓本也已稀少，可谓绝代佳品，一般很难再见到了。

我以前担任左千牛时，带着委任状到了越州，漂渡大海，登会稽山，探禹穴，访求奇书，越州有名的和尚和隐居的君子，仍然比其他郡多出一倍。确实了解到虞预所写的《会稽典录》，人物绵绵不断，可信而且有据可凭。那位辨才和尚的弟子号元素，俗姓杨，华阴人，是汉朝太尉杨震的后代。六代祖杨佺期被桓玄杀害，子孙避难流落到江东。后来便把籍贯编在山阴，也就是我母亲一族的近支，当今殿中侍御史杨珣的一族。长安二年，元素大师已九十二岁了，视力听力都没有衰退，还住在永欣

寺智永禅师的老房子里，他亲口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姑且用工作之暇，简略地写下此事的前前后后，希望将来的君子，知道记在我心里的一些事。我把它交付给我儿子何永、何明、何温、何超几兄弟，如有喜欢这些事且志趣相同想要知道此事的人，我也不会对你们隐瞒什么。这时是甲寅年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有感于前贤而写了这篇记。

皇帝有空的时候，有心于艺术，书法超过了笔圣王羲之，又偏爱《兰亭》。我在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担任均州刺史，蒙皇恩准许拜扫祖坟，来到京城寻访了解到的曲折经过，我因病不能上朝，就派儿子昭成皇太后的挽郎，现任吏部常选骑都尉的何永写好奏本进献皇上。那一天接到日曜门宣布的敕令，从内廷拿出绢料三十匹赐给何永。这时接受皇恩厚泽，手舞足蹈，捧戴周旋，这种荣光震惊了街巷闾里。我惶恐地听到这个命令，伏在枕上满怀欣喜，特大的恩赐忽然降临，沉疴顿减，立即把它写在文章末尾，用来昭示后代。朝议郎、行职方员外郎、上柱国何延之记。

郭元振

牛僧孺

“侠客除妖”也是唐人传奇中常见的主题。这篇郭元振除妖的故事，写得很成功。郭元振富有正义感，在机智地除了猪妖之后，又耐心地说服了乡人，树立了英雄的形象。为民除害，不谋私利，大义凛然，光明磊落，这是我国人民向来重视的品德。故事惊险紧张，而又诙谐多趣，富有吸引力。情节的开展很紧凑，文字也干净简练，在写作上是很成功的。

作者牛僧孺（公元780—848年），字思黯（àn 暗），安定鹑觚（gū 孤）（今甘肃灵台县）人。贞元二十一年进士。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文宗时又出任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同李德裕在政治上长期对立，史称“牛李党争”。武宗时贬官循州（今广东惠州一带）长史，宣宗时还朝病死。著有《玄怪录》十卷。现在通行的四卷本，已非原书，《郭元振》为其中的一篇。宋代为避始祖玄朗的名讳，曾改《玄怪录》为《幽怪录》。

代国公郭元振^①，开元中下第，于晋之汾^②。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远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也，径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门宇甚峻。既入门，廊下及堂上灯烛辉煌，牢饌（*zhuàn* 簋）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公系马西廊前，历阶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处也。俄闻堂上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公问曰：“堂上泣者，人耶，鬼耶？何陈设如此，无人而独泣？”

①郭元振：名震，唐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县北）人。睿（*ruì* 锐）宗时任吏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代国公。玄宗时流放新州，后任饶州司马，死于上任途中。

②晋：指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汾：指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

曰：“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妾虽陋拙，父利乡人之五百缗（mín民），潜以应选。今夕，乡人之女并为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锁而去，以适于将军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今惴（zhuì坠）惴哀惧。君诚人耶？能相救免，毕身为扫除之妇，以奉指使。”公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二更。”公曰：“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xùn殉）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阶上，移其马于堂北，令一仆侍立于前，若为宾而待之。

未几，火光照耀，车马骈阗。二紫衣吏入而复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黄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曰：“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既而将军渐下，导吏复告之。将军曰：“入。”有戈剑弓矢翼引以入，即东阶下。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遂行揖。将军曰：“秀才

安得到此？”曰：“闻将军今夕嘉礼，愿为小相耳。”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于囊中有利刀，思欲刺之，乃问曰：“将军曾食鹿腊（xī昔）乎？”曰：“此地难遇。”公曰：“某有少许珍者，得自御厨，愿削以献。”将军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腊（xī昔）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将军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无机，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断之。将军失声而走。导从之吏，一时惊散。公执其手，脱衣缠之。令仆夫出望之，寂无所见。乃启门谓泣者曰：“将军之腕，已在于此矣。寻其血踪，死亦不久。汝既获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丽，拜于公前，曰：“誓为仆妾。”公勉谕焉。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

俄闻哭泣之声渐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qí其）老，相与舁槨（yú chèn余趁）而来，将取其尸以备殓殮。见公及女，乃生人也，咸惊以问之，公具告焉。乡老共怒残其神，

曰：“乌将军，此乡镇神，乡人奉之久矣。岁配以女，才无他虞。此礼少迟，即风雨雷雹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伤我明神，致暴于人？此乡何负，当杀卿以祭乌将军。不尔，亦缚送本县。”挥少年将令执公。公谕之曰：“尔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其听吾言。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诸侯渔色于国中，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尔呼将军者，真神明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吾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尔曹无正人，使尔少女年年横死于妖畜，积罪动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从吾言，当为尔除之，永无聘礼之患，如何？”乡人悟而喜曰：“愿从命。”乃命数百人，执弓矢刀枪锹钁（jué决）之属，环而自随。寻血而行。才二十里，血入大冢穴中，因围而鬪（zhū主）之，应手渐大如瓮口。公令采薪燃火，投入

照之。其中若大室，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毙于围中。乡人翻共相庆，会钱以酬公，公不受，曰：“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

得兔之女辞其父母亲族曰：“多幸为人，托质血属，闺闱未出，固无可杀之罪。今日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忍锁而去，岂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宁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请从郭公，不复以旧乡为念矣。”泣拜而从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公之贵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弃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

代国公郭元振，开元年间考进士落了榜，从晋州到汾州去。夜间赶路在黑暗中迷了路，经过好长时间才看见远远的地方有灯火的亮光，他以为是人家的住处，就径直前去投奔。走了八、九里路，有个住宅，门楼很高大。进了大门，走廊下和屋子里灯烛辉煌，祭祀食品罗列，好象是嫁女儿的人家，

但却静悄悄地没有人。郭元振把马拴在西边长廊前，一级级登上台阶，在堂上徘徊，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一会儿，听见厅堂东边卧室里有女人的哭声，呜呜咽咽哭个不停。郭元振问道：“屋里哭泣的，是人还是鬼呀？为什么摆设成这样，什么人也没有却独自哭泣呢？”那人答道：“我家乡的这个祠堂，有个叫乌将军的，能给人降祸施福。他每年要在乡里找个配偶，乡里人定要挑一个美丽的处女嫁给他。我虽然丑陋笨拙，父亲贪图乡人的五百贯钱，暗中让我应选了。今晚，乡里的姑娘都装作游玩宴饮的样子到这里来，把我灌醉在这屋里，然后一齐锁上门就走了，用这办法把我嫁给乌将军。如今父母丢下我让我去死，我忧心忡忡，悲伤害怕。您是个忠厚的人吗？如能救出我，我愿一辈子给你当个扫地的女仆，供你使唤。”郭元振愤怒地说：“他什么时候来？”答道：“二更。”郭元振说：“我愧为大丈夫啊，一定全力搭救你。如果救不了，就舍条命陪你一起死，总不能让你屈死在那淫鬼的手里。”女子的哭声慢慢止住了些。郭元振就坐在西面的台阶上，把马牵到厅堂北面，让一个仆人站在前面，象是充作傧相等待着乌将军。

没过多久，火光照耀，车马簇拥而至。两个穿紫衣的士卒进来后又出去，说：“相公在这里。”

一会儿，两个穿黄衣的士卒也进来又出去，也说：

“相公在这里。”郭元振心里暗自高兴：“看来我能当宰相，那一定能战胜这个鬼东西。”随后乌将军慢慢下车来，导引的士卒又把他在这一儿的事告诉了乌将军。乌将军说：“进去。”士卒拿着戈、剑、弓、箭等兵器保护着引他进来，走到靠近东面台阶下面的地方。郭元振让仆人上前道：“郭秀才求见。”于是他给将军作了个揖。乌将军说：“秀才怎么会到这里？”答道：“听说将军今晚举行婚礼，愿做个小侯相。”将军高兴地请他坐下，和他对坐吃喝，极为愉快。郭元振有把快刀在口袋里，想要刺杀他，便问道：“将军吃过鹿肉干吗？”乌将军说：“这个地方难得找到。”郭元振说：“我有少量上等鹿肉干，是从御膳房里得来的，愿意切好献上。”将军非常高兴。郭元振便起身取出鹿肉干和小刀，随即切好了肉，放在一个小盘里，让他自己取。乌将军欢喜得很，伸手去拿肉，不疑心别的。郭元振见他没有防备，便扔掉鹿肉干，抓住他的手腕砍断了它。乌将军惊叫一声逃走了。跟随他们的士卒一时全都吓跑了。郭元振拿着将军的手，脱下衣服裹着，叫仆人出门张望，四周静悄悄的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开门对哭泣的女人说：“乌将军的手腕已在这里了。看看他的血迹，离死也不远

了。你已得救，可以出来吃饭了。”哭泣的女人这才出来。她年龄大约十七、八岁，很美丽，在郭元振面前下拜，说：“誓做你的奴仆婢妾。”郭元振劝导了她一番。天刚亮，打开衣服看那只手，却是只猪蹄。

一会儿听到哭泣的声音渐近，原来是女子的父母、兄弟和乡里的老年人，他们一起抬着棺材来了，打算收她的尸体安葬。看见郭元振和女儿竟活着，大家吃惊地询问。郭元振详细告诉了他们。乡里的老人都为郭元振伤害了他们的神灵而发怒，说：“乌将军，是这个乡的守护神，乡里的人供奉他已很久了。每年嫁女子给他，才不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这种礼数稍有拖延，马上风、雨、雷、雹成灾。怎么你这个迷路的外地人，却来伤害了我们圣明的神灵，延祸他人？这个乡的人怎么受得了。应该杀了你去祭祀乌将军，不然，也要绑送本县衙门去。”说完就指挥年青人打算抓住他。郭元振开导他们说：“你们白白活了这么大岁数，对事情却知道得不多。我是天下通达事理的人，你们大家听我说。所谓神，是接受天命而镇守下界的，不是象诸侯接受天子的命令去治理天下一样吗？”都说：“是的。”郭元振说：“假如让诸侯在封国内贪求女色，天子不发怒吗？若是残害虐待百姓，天子不

讨伐他吗？如果你们称呼为将军的，确实是个神明，神明根本就没有猪蹄。老天难道会使用淫乱的妖兽吗？况且淫乱的妖兽，是天地间罪恶的畜生，我依据天理来杀死它，难道不可以吗？你们当中没有正直的人，使得你们的少女年年屈死在妖畜手下，积累的罪恶惊动了上天。你们怎知我不是上天派来清除他的呢？听从我的话，我一定替你们除掉它，永远不再有嫁女的灾祸了，怎么样？”乡里的人醒悟了，欣喜地说：“愿意听从您的命令。”于是郭元振命令几百人，拿着弓、箭、刀、枪、铁锹、镢头之安，跟随着自己，按血迹前去寻找妖怪。他们才走二十里，就发现血迹进入了一个大坟洞里。大家便围起来挖它，慢慢坟洞大如坛口。郭元振命令众人拾些柴禾点上火，扔进去照一照。只见里面象个大屋子，并看见一只大猪，没有前面的左蹄，流着血躺在地上，穿过烟火逃出来，死在围攻之中。乡里的人转忧为喜，相互庆贺，设宴酬谢郭元振，郭元振不接受，说：“我为人除害，不是受雇的猎人。”

得救的女子向她的父母亲族告别道：“我多么有幸成了人，和你们托生在同一血统里，我没有出过闺门，本来就没有可杀的罪过。现在你们贪图五十万文钱，把我嫁给妖兽，并忍心把我锁在空屋里

就走了，难道是人应该做的吗？如果不是郭公的仁义勇敢，我怎能有今天？这是我死在父母的手里，却被郭公救了出来。我请求跟从郭公走，不再留恋故乡了。”她哭着给郭元振叩头要跟随他走。郭元振多方劝说，也阻止不了她，便娶她为妾。后来他们生了好几个儿子。郭元振显贵后，都出任大官的职位。事情前生已经注定，即使生在远地，被抛弃给了鬼神，最终也不能被伤害，这是很明白的。

定 婚 店

李 复 言

“月下老人”这一名称，至今还在人们口头中流传，这种说法就出自这篇唐人传奇《定婚店》。从故事内容来说，宣扬宿命论的观点，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夫妇间的结合往往以非常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来，好象真是命中注定似的，这就可与传奇中宣扬的观点沟通。小说能够发生深远影响，原因也许在此。选录它，目的就在说明唐人传奇影响的深远。而从《定婚店》的写作技巧来说，离奇曲折，也有吸引人的地方。

作者李复言，生平不详。据所著《续玄怪录》中记叙的年代看，可知他是宪宗至文宗时人。牛僧

孺著《玄怪录》，李复言续作，故名《续玄怪录》。和《玄怪录》一样，宋人改称《续幽怪录》。

杜陵韦固①，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而罢。

元和二年，将游清河②，旅次宋城南店③，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fǎng仿)女见议者④，来日先明，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固步覩之，不识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势⑤，又非梵书，因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⑥，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覩(dǔ笛)，如何？”老人

①杜陵：古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这里可能是作郡望用，韦氏是杜陵的望族。 ②清河：见p2《离魂记》注。 ③宋城：今河南商丘县。 ④司马：郡的佐官，分管军事。 ⑤虫篆：篆文的一种，笔划弯曲变化如同虫蛇，故名。八分：汉隶的别名。科斗：一种字体，字体由蝌蚪形的笔画变化而成。 ⑥西国：指印度。当时传进来的印度文佛经，称为梵文。

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何得见？”固曰：“非世间书，则何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尔。”固曰：“然则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牒耳。”固喜曰：“固少孤，常愿早娶，以广胤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虽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遁（huān）患。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来鬻菜于市。能随我行，当即示

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苟不能娶，即声伎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姬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予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固屡求婚，终无所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①。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鞠词狱，以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qiè怯）

^①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参军：见P77《霍小玉传》注②。

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子，虽沐浴间处，未尝暂去。岁余。固讶之，忽忆昔日奴刀中眉间之说，因逼问之，妻潜（shān山）然曰：

“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从事卢龙^①，遂得在左右。仁念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

“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鯤（kūn昆），为雁门太守^②，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阴鹭（zhì质）之定，不可变也。

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订婚店”。

①卢龙：唐方镇名，唐代中后期常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②雁门：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南。太守：即刺史，州郡的最高长官。

杜陵人韦固，小时死了父母，想早一些娶妻，四出求婚，总是不成功而作罢。

元和二年，他打算到清河去游历，途中住在宋城南面的客店，客人当中有拿以前清河郡司马潘昉的女儿给他说明媒的，第二天天亮前，约好在客店西边兴龙寺门口见面。韦固因为求婚心切，一早就到那里去了，到时偏西的月亮还很明亮。他看见有个老人靠着布口袋坐在台阶上，对着月光翻看书。韦固走过去偷看了一眼，不认识上面的字；既不是虫篆、八分书、蝌蚪文的体势，又不是梵文佛经，于是问道：“老人家看的是什么书？我韦固从小刻苦学习，世上的文字，我自认为没有不认识的。西方国家的梵文，也能阅读。只有这本书从未见过，它是什么书？”老人笑道：“这不是人间的书籍，您怎么会看得到呢？”韦固说：“不是人间的书，又是什么书呢？”老人答道：“阴间的书。”韦固说：“阴间的人，怎么会到这里来？”答道：“是您出来得太早，不是我不应当来呀。凡是阴间的官吏都主管人世间的的事，主管的人能不在昏暗中行走吗？现在路上的行人，人鬼各半，是您自己不能分辨罢了。”韦固说：“那么您又主管什么呢？”答道：“管世上的婚姻簿。”韦固高兴地说：“我小时死了父母，常希望早日娶妻，为的是多生几个儿

女。将近十年来，多方求亲，竟不如意。现在有人约我到这里，说的是娶潘司马的女儿，能够成功吗？”答道：“不成。命中假如不合，即使降低身份去求屠夫赌徒一类人家的女儿，尚且不能得到，何况郡中的辅佐官呢？您的妻子刚巧才三岁。长到十七岁，才应当进您家的门。”接着韦固又问道：

“您口袋里是什么东西？”答道：“红绳子，用来系夫妻的脚的。当他出生时就暗中用它相互系着，虽是仇敌人家，贵贱悬殊，在天涯海角做官，或在吴地或在楚地各处一方，只要这个绳子一系上，也就一直到底不能逃脱了。您的脚已同那女孩脚系在一起了。想另外求婚又有什么用处呢？”韦固问道：“我韦固的妻子在哪里？她家是干什么的？”答道：“就是这店北面卖菜的陈老太婆的女儿。”韦固说：“可以看到吗？”答道：“陈老太婆曾经抱她来，在集市上卖菜。您能跟我走，我就可以马上指给您看。”

等到天亮，约好的人也没有来。老人卷起书提起口袋走了。韦固紧跟他来到菜市场。有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婆抱着个三岁的女孩过来，也非常破烂丑陋。老人指着说：“这就是您的妻子。”韦固生气地说：“可以杀掉她吗？”老人说：“这个人命中注定该吃皇家的俸禄，靠她儿子的功劳她可以享

受到封地，怎么能杀了呢？”说完老人便隐身不见了。韦固骂道：“老鬼兴妖作怪虚妄到这地步！我出身在士大夫的家庭，娶妻一定要门当户对。假如不能娶到，就把歌妓中长得美的人，挑一个扶为正妻，怎么能娶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婆的丑女儿？”于是磨了一把小刀子，交给他的奴仆说：“你向来能办事，如能为我杀掉那个女孩，我赏赐你一万文钱。”奴仆说：“好”。第二天，仆人袖里藏着刀到了菜市，在人群中刺了那女孩一刀就逃走了。整个市场纷乱惊扰，韦固和奴仆乘机跑掉并得以逃脱。韦固问奴仆道：“刺中没有？”仆人道：“开头想刺她的心，不料刺到了两眉之间。”从这以后韦固一次次地求婚，一直没有成功。

又过了十四年，他靠父亲的庇荫做了相州参军。刺史王泰让他代理主管户口的官吏，专门审讯诉讼案件，王泰认为他很能干，便把女儿许配给他作妻子。此女年纪大约十六、七岁，容貌很美，韦固称心满意到了极点。然而她眉毛中间常贴一个花饰，虽是洗头洗澡时，也从不暂时摘去一会儿。过了一年多，韦固对此感到奇怪，忽然想起从前奴仆用刀刺中眉毛间的旧话，便追问她。妻子潸然泪下说：“我是刺史的侄女，不是他的亲女儿。从前我父亲曾经担任宋城县官，死在任上。当时我还在襁

襁里，母亲和哥哥也先后去世了，只有一处住宅在宋城南面，和奶妈陈氏一起住。距宋城南面客店很近，靠卖蔬菜为生。陈氏怜悯我太小，不忍心有一刻离开我。我三岁时，她抱着我正走到集市上，被狂贼刺中，刀痕还在，所以用花饰盖着它。七、八年前，叔叔到卢龙节度使衙门内任职，我这才到了他身边。叔父慈爱，把我当作亲生女儿嫁给了您。”韦固说：“陈氏瞎一只眼吗？”答道：“是的。您怎么知道？”韦固说：“刺您的人就是韦固呀。”她便说：“奇怪啊！真是命运啊！”于是他详细讲了这些事，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深笃了。后来他们生下个男孩，取名韦鲲，长大后做了雁门太守，王氏被封为太原郡太夫人。从上可以知道命中注定的事，是不可改变的。

宋城的县官听说了这件事，给那个客店改名叫“订婚店”。

王 积 薪

薛 用 弱

这篇小说，妙在凭空抒写。两个山中的妇女，凌空对局，水平之高，简直出乎人的想象。王积薪是供奉皇帝的棋手，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棋界的最高一级水平，但比起水平不如其“姑”的予“妇”来，还是瞠乎其后。这就形成了几个层次的比较，写法很奇特，也很生动。全文用“失向来之室闾”、“世人终莫得而解”等话结束，使人有无穷的遐想。它告诉人们，各种技艺的水平都是永无止境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们应该永远谦虚好学，才能有进步。

作者薛用弱，字中胜，河东人。穆宗时任光州

刺史，文宗初年自礼部仪曹郎出守弋（yì益）阳。著《集异记》三卷，后已残佚。本文即为其中的一篇。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①。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见占。积薪栖栖而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瞑，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簷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况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

①翰林：唐朝的翰林院中有待诏之官，备皇帝随时宣召，其中有棋待诏一职。

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píng平)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橐(tuó驼)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以教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已失向之室间矣。

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qìng庆)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①。”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

①邓艾：字士载（公元197——264年），三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东北）人。初为司马懿掾属，后任魏镇西将军。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同钟会分兵灭蜀。蜀：东汉末期分裂成的三国之一，由刘备创建，包括今四川省、云南大部及贵州省部分地区。

唐玄宗往南出巡，各部门的官员奔赴临幸的地方，翰林院一个善于下围棋的人王积薪也跟随着。蜀地道路狭窄，每当大队人马休息，路上的驿站宿舍，多数被尊贵的官员和有势力的人占有。王积薪很窘迫，无处可投宿，便沿着小溪往深远处走去，寄宿在山中孤独的一户老太家里。老太家中只有婆媳二人，只供给他水和灯火。天刚黑，婆媳都关上门休息了。王积薪在屋檐下栖身，夜深了还睡不着。忽然听到堂屋里婆婆对媳妇说：“这么好的夜晚没有什么可以作乐的，和你下围棋争个输赢好不好？”媳妇说：“好吧。”王积薪心中暗自奇怪。何况堂屋里一直没有点灯烛，而且婆媳各自住在东西两个房间。王积薪便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一会儿听到媳妇说：“开始在东五线南九线落子了。”婆婆应答说：“东五线南十二线落子了。”媳妇又说：“开始在西八线南十线落子了。”婆婆又答应说：“西九线南十线落子啦。”每落下一子，都要思考很久。深夜四更将过时，王积薪一一暗自记下，不过下了三十六步。忽然听见婆婆说：“你已经败了，我只胜九个子罢了。”媳妇也服了。王积薪等到天亮穿戴整齐后前去请教，孤老太说：“你可以照自己的心意先布局落子。”王积薪立即拿出行李中的棋盘，用尽平生的秘密绝招，但落子不到十

个，孤老太回头对媳妇说：“这个人只能教给他通常的局势罢了。”媳妇就指点进攻、防守、杀敌、夺子、迎救、呼应、防备、抵挡的方法，她的意思很简略。王积薪乘机再要求她解说，孤老太笑着说：“只是这些世上已没有对手了。”王积薪虔诚地道谢告别。走了十几步想再拜访，已经找不到刚才的住家了。

从此王积薪的技艺超群绝伦。但若布下所记婆媳对阵的局势，绞尽脑汁，推敲她胜九子的窍门，最后还是无法学到。于是取名“邓艾开蜀势”。到现在棋谱中还有，然而世上最终没有一个人能解开。



板桥三娘子

薛渔思

这篇传奇，受到志怪小说的影响，人变动物，动物变人，诡异变幻，构思很奇妙。赵季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恶人自有恶报，显得活泼有趣，文字也干净。

作者薛渔思，生平不详。著《河东记》三卷，今已散佚，仅《太平广记》等书中录存三十多则。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①。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厚，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

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②，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悉窣（sù素），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箱中，取一付耒耜（sì寺），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噉（xùn迅）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

①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 ②许州，州治在今河南许昌市。

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子，授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面饊，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bó勃）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

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饊，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

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dàn淡)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

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①，路旁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掰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

^①华岳庙：祭祀华山的庙。华山即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东。

唐朝汴州西面有家板桥客店。客店的老板娘叫三娘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孤身守寡，三十多岁，没有子女，也没有亲属。有房子好几间，以卖饭为职业，然而家中很富有，养了很多驴子。来来往往的公私车辆，如有脚力不够的，她总是把这些驴子降低价钱出售以帮助他们。人人都说她仗义，所以远近赶路的人很多都愿来她店里投宿。

唐宪宗元和年间，许州的旅客赵季和，打算前往东都洛阳，经过这里时也住她店里。旅客中有先到的六、七个人，都占了活动方便的床铺，季和最后到，只能住到最靠里的一个床铺去，这个铺紧靠着店主人房间的墙壁。一会儿三娘子给旅客供应了很丰盛的饭菜。夜深了还送来酒，她和旅客一起吃喝，极其愉快。季和一向不喝酒，也同他们一起谈笑。到了二更左右，旅客喝醉后困倦了，各自去安歇。三娘子也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熄掉了蜡烛。人们都睡熟了，只有季和翻来复去睡不着。隔着墙壁听见三娘子那里悉悉窣窣，象移动东西的声音。他偶然向墙缝里看去，只见三娘子从盖着的東西下，拿出蜡烛挑挑亮。然后从放头巾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副翻土的农具，和一个木牛，一个木偶。这些东西各有六、七寸大，她把它们放在灶前，含水喷它。这两件东西就走动起来，小木偶便

牵著牛驾著翻土的农具，随即耕种床前一片地，来来去去好几遍。她又从箱子里取出一包荞麦种子，交给小木偶种它，只一会儿便生长出来了，麦花开放麦子成熟了，她又让小木偶收割后践踏脱粒，能获得七、八升。然后她安放好小磨子，磨成面粉，这一切做完后，收拾起木偶放回箱子里，立即拿面做成了好几个烧饼。过了一会儿鸡叫了，旅客们将要出发，三娘子先起床点灯，放好新做成的烧饼在食盘上，给客人当早点。季和心里动了一下，连忙推辞，开门离去了。随即他又躲在门外偷看。却见旅客们围着饭桌，烧饼还没吃完，突然一齐倒地，发出驴叫声，不久都变成驴了。三娘子把它们全都赶进店房后面，将他们的财物全部吞没了。季和也没告诉别人，心里有些羡慕她的法术。

一个多月以后，季和从东都洛阳回来，将到板桥店时，他预先做好荞麦烧饼，大小和他从前看到的一样。到达之后，重新住宿在这里。三娘子和从前一样高兴。这天晚上再也没有其他旅客了，主人的供应招待更加丰盛。夜深时，她殷勤地问他需要什么。季和说：“明天早晨动身，请随便做些早点。”三娘子说：“这事不用担心，请你只管安心睡觉。”半夜过后，季和偷看三娘子的勾当，和从前的做法完全一样。天亮后，三娘子准备盘中食

物，果然在盘子里装满几块烧饼后，再去拿其他东西。季和乘机赶过来，拿事先做好的换了她一块，她并没有察觉。季和将要出发，前来进餐，他对三娘子说：“刚好我自己也有烧饼，请把你自己的拿走，留着招待其他客人吧。”随即取出自己的吃了。正在吃的当口，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说：

“请主人尝尝客人的一片烧饼。”便拣了换来的饼给她吃。才吃了一口，三娘子便爬在地上发出驴叫声，立刻变成了驴，很是健壮。季和便骑着它上了路，同时带走了木偶、木牛等，然而仍掌握不住她的法术，试着干没有成功。

季和骑着三娘子变成的驴，周游各地，这头驴从未有过闪失，每天能走百里路。四年以后，赵季和骑着它进入关中，到了华岳庙东五、六里处，路边忽然看见一个老人，拍手大笑道：“板桥三娘子，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说着，抓住驴子对季和说：“她虽然有过错，然而被您收拾得也太够受了！可怜些罢，请从此放了她。”老人便从驴的口鼻边，用两只手掰开，三娘子从皮里跳出来，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向老人行礼后，就跑掉了。从此再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昆 仑 奴

裴 翎

这篇传奇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红绡女和昆仑奴，形象鲜明生动，性格奇特不凡。红绡女出身富家，为权臣逼迫，沦为姬仆，但她追求自由，向往真正的爱情，因此用手语机智地许托了终身。按照封建社会中的正常情况，这种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为此，作者塑造了另一个下层人物——剑侠昆仑奴。他不但有超人的武艺，而且有超人的才智，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成就了这对姻缘。故事揭露了大官僚的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歌颂了侠义行为，表达了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愿。全文故事性强，绚烂多采，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梁

伯龙据此写成《红绡》杂剧，梅禹金写成《昆仑奴》杂剧。

作者裴铏（xíng刑），懿宗、僖宗时人，咸通年间任静海军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著《传奇》三卷，今已散佚，只在《太平广记》中保存了若干篇，此为其中一篇。现在所能看到的单行本已非原书。

唐大历中①，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②。生是时为千牛③，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举此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瓯贮含桃而擘（bāi掰）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xiāo肖）妓者擎一瓯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

①大历：见P4《离魂记》注②。 ②一品：指官位品级，文武官员最高级别是从一品。只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为正一品官。 ③千牛：见P273《兰亭记》注①。

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

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

误到蓬山顶上游^①，明珰玉女动星眸^②。

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琼芝雪艳愁^③。

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④，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

①蓬山：即蓬莱山，也称蓬壶。传说中的仙山。

②明珰：用明珠作的耳饰。玉女：即神女。星眸：象明星一样的眼睛。

③琼芝：也作琼枝，用玉做的树，这里比喻红绡女。

④昆仑：地区名称。泛指现在的印支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旧唐书·南蛮列传》：“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①。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zhuā抓）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

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

深洞莺啼恨阮郎^②，偷来花下解珠

^①曹州：在今山东定陶县一带。孟海：当是隋末曹州农民起义领袖孟海公。^②阮郎：即东汉人阮肇。传说他和刘晨上天台山采药，遇见两个仙女，在山上住了半年，回到家后，子孙已相传十代了。

珰①。

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②。”

侍卫皆寝，邻近闾（qù去）然，生遂缓褰（qiān牵）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③。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zhù著）举饌（zhuàn篆），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bì毕）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

①珠珰：女子佩带的饰物。典出《韩诗外传》：郑交甫打算到楚地去，走至汉水边的台下，看见两个女子佩着两个珠子。交甫用目光挑引他们，两个女子解下佩珠赠给他。这里是以崔生比交甫。②空倚玉箫愁凤凰：箫史和弄玉的故事，参见P213《莺莺传》注④。③朔方，汉代郡名，唐代有朔方节度使，这里泛指今宁夏、甘肃一带。

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tuó驼）收衾（lián帘），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①，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

“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遂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翹翎，疾同鹰隼（sǔn损），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

①曲江，见P149《李娃传》注①。

止。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

唐朝大历年间，有个姓崔的书生，他父亲是个大官，和功勋盖世的大臣一品官熟识。崔生这时任千牛卫，他父亲让他去看望一品官的病。崔生年纪轻，容貌漂亮，脸象玉一样的白皙温润，禀性孤高，举止稳重大方，谈吐风雅。一品让侍妓卷起垂帘，叫崔生进里屋。崔生拜见后转达了父亲的问候，一品很高兴，很喜欢他，并让他坐下谈话。当时有三个歌妓，都美貌非凡，在前面的一个用金盅盛放樱桃，剥了皮，浇上甜奶酪送上来。一品就让穿红色薄纱的侍妓拿一盅给崔生吃。崔生年纪轻，在侍妓面前很羞涩，始终不肯吃；一品就让穿红色薄纱的侍妓用匙子喂他，崔生不得已才吃了。侍妓笑他这番举止。崔生也就告辞回去。一品说：“后生有空时，一定要来走走，不要疏远了老夫啊。”便让穿红色薄纱的侍妓送他出庭院。当崔生回头看时，见侍妓竖起三个手指，又把手掌反复了三次，然后指着胸前的小镜子说：“记住！”别的就不再说什么了。

崔生回家，转达了一品的意思。他回到书房，神志迷惑，失魂落魄，寡言少语，形容沮丧，恍恍惚惚，呆呆痴想，每日茶饭不思，只是吟诗道：

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

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琼芝雪艳愁。

身边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那时崔家有个昆仑奴叫磨勒，关心地看着崔生说：“您心里有什么事，如此郁恨不止？为什么不告诉老奴呢？”崔生说：

“你们这些人懂得什么，却来问我心中的事？”磨勒说：“您只要说出来，我会替您解除苦恼。大小事都能替您解决。”崔生惊诧他出语不凡，也就全部告诉了他。磨勒说：“这是小事一桩，何不早说，却去折磨自己呢？”崔生又叙述了她打的哑谜。磨勒说：“有什么难领会的呢？竖起三个手指，表示一品住宅中有十个庭院的歌妓，这指的是第三院罢了。手掌反复三次，共计十五个手指，用来指十五日这数字。胸前小镜子，表示十五日晚上月圆如镜，叫您前去呀！”崔生高兴得无法控制，对磨勒说：“有什么计谋能够解除我内心的苦闷？”磨勒笑道：“后天夜里就是十五日的夜晚了，请给我两匹深青色的绢，为您做一套紧身的衣服。一品的住宅里有凶猛的狗看守歌妓住的院门，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进去就定会被咬死，它的警觉

如神灵，凶猛如虎，这是曹州孟海公的狗呀。世上除老奴外，谁都无法杀死这条狗。今夜我要为您打死它。”于是崔生设宴用酒肉犒劳他。到了三更，磨勒拿着系有铁链的锤子前去，一顿饭的光景就回来了，他对崔生说：“狗已打死了，肯定不会有障碍了。”

这天夜里三更时，磨勒替崔生穿上青衣，便背着崔生越过了十重围墙，才进入歌妓院里，停在第三院门前。绣房没有关门，屋里的灯发着微光，只听那个侍妓正坐着叹气，好象在等待什么。翡翠之类的环佩饰物才卸下，脸庞上的脂粉刚洗去，花容玉貌因郁闷而失去艳美，珠泪点点，无比哀怨。只听她吟诗道：

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

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

这时仆人卫士都睡觉了，邻近寂静无声，崔生便慢慢挑帘而入。侍妓看了好一会儿，认定是崔生，便跳下床榻，拉着崔生的手说：“我知道郎君很聪明，一定能独自想明白，所以才用手势示意。但不知郎君有什么神通，能够来到这里？”崔生把磨勒的计谋，以及背他到这里的事全部告诉了她。歌妓说：

“磨勒在哪里？”崔生说：“在门帘外。”于是侍妓叫他进来，用金盅盛酒给他喝。她对崔生说：“我家

本来很富，住在北方。现在的主人有兵权，逼迫我做侍婢，我没能自杀，只能苟且偷生。脸上虽然涂脂抹粉，心里却很郁闷。尽管是用玉筷吃饭，金炉烧香，身穿绫罗绸缎，掩映在云母屏风后面，躺在锦衾绣被之中，但这些都不是我的愿望，我象是戴着枷锁一样。你的好仆人既然有法术，何妨请他帮我脱离牢狱？愿望如能实现，我即使死了也不后悔。我希望能做您的奴仆，情愿侍奉您。但又不知道郎君的意思如何？”崔生愁闷无言。磨勒说：“娘子已经如此坚定，这也是小事一桩罢了。”侍妓很高兴。磨勒请先替侍妓背出她的行李、细软、饰物，这样往返了三次，然后说：“怕要天亮了。”便背起崔生和侍妓飞出十多道高墙。一品家里的守卫，没有一个觉察到的。随即回到崔生的书房藏了起来。等到天亮，一品家里才发觉，又看到猛狗已被打死了。一品大惊道：“我家门墙，一向深邃、严紧，锁得很牢。来人象是飞腾而入，一点踪迹也没有，这一定是侠客把她带走的。不要再声张，否则只能招来祸患。”

侍妓隐藏在崔生家两年，因花发时节，乘小车游览曲江，被一品的家人暗中认了出来。于是告诉了一品。一品对此感到惊异，就叫崔生来询问此事。崔生害怕，不敢隐瞒，便详细叙述了发生的

经过：都是通过家奴磨勒背着逃出去的。一品说：

“这侍妓犯了大罪！只是你使唤她已一年多了，也就不能追究是非了。我定要为天下的人除害。”于是命令士兵五十人，拿着武器，围住了崔生的院子，让他们抓获磨勒。磨勒便拿着匕首，飞出高墙，看去象是长着翅膀的飞鸟，迅疾如同鹰、鹞，密集的箭射得象下雨似的，但没有一支能射着他。顷刻之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崔家大为惊愕。事后，一品又后悔又害怕，每天晚上让很多仆人拿着剑戟守卫自己，这样整整一年，才停止。又过了十多年，崔家有人看到磨勒在洛阳市卖药，容貌跟从前一样。

裴 航

裴 翎

这篇传奇，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很深。它叙述了一起人神恋爱的故事，出之于文人的虚构，描写裴航的一往情深，也有动人的地方。文词很华丽，容易投合后代文人的喜好，因此“兰桥相会”的佳话经常出现于文人的笔下，“蓝桥”、“玉杵”云云，成了文人常用的典故。宋元话本有《蓝桥记》，明代传奇有龙膺的《蓝桥记》，都是根据这个故事改写而成的。

长庆中①，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②，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僦巨舟，载于湘汉。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间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

同为胡越犹怀想③，况遇天仙隔锦屏。

倘若玉京朝会去④，愿随鸾鹤入青云。

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

“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褰（qiān牵）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⑤，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

①长庆：唐穆宗李恒年号（公元821——824年）。②鄂渚：即今湖北武汉市，本是长江中的一个沙洲。屈原在《涉江》中就已用此地名。③胡越：古地名，胡泛指北方，越泛指南方。这里比喻疏远。④玉京：道教中说是太上老君住的地方。⑤汉南：即今湖北宜城县，位处汉水之南。此处或泛指汉水以南地区。

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①，何必崎岖上玉清^②？
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③，与使婢挈（qiè怯）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

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影。遂饰装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苎。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

①蓝桥：驿名，在今陕西兰田县东南。②玉清：道教认为天上有玉清、上清、太清三个神仙住的境界，玉清为最高仙境。③襄汉：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东南。汉水流经襄阳，故有襄汉一名。

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甌，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裊（yì意）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膩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蹰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至，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

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

得號（guó國）州藥鋪卞老書①，云‘有玉杵白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為書導達。”航愧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緡（mín民）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貨仆貨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姬于襟帶間解藥，航即搗之，晝為而夜息。夜則姬收藥臼于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姬持而吞之，曰：

“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帳帟。”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仆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

①號州：或稱弘農郡，治所在今河南靈寶縣南。

真人子孙^①，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嫗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髻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乞，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②，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珠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大和中^③，友人卢颢(hào号)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④，紫府云丹一粒^⑤，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sǎng噪)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

①清冷裴真人：即裴玄仁，汉扶风阳夏人，汉文帝二年从支子元学道，号清冷真人。②云翘夫人：刘纲之妻，传说他们夫妇都有道术，能徵召鬼神，后白日升天。③大和：文宗李昂年号（公元827——835年）。④蓝田：今陕西蓝田县的蓝田山，出产优质玉石。⑤紫府：道教传说中神仙的住所。云丹：仙丹。

‘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měng猛)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①，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人莫有遇者。

长庆年间，有个叫裴航的秀才，因为考试落榜到鄂州漫游，拜访从前的老友崔相国。正好崔相国送了他二十万文钱，他带着这些钱回京城去，于是用它雇了只大船，沿着湘江、汉水航行。同船的有个樊夫人，她是个举国无双的美人。虽然隔着帐幔，他们的交谈却亲热融洽。裴航虽离她很近，可没有办法同她会面。于是就贿赂侍女袅烟，请求她交给夫人一首诗：

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

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

诗送去后，好久没有回音。裴航屡次讯问袅烟，袅烟说：“夫人见到诗，象是没有看见似的，怎么

^①还丹：道教炼丹术中的术语。把丹砂烧成水银，过些时候又还原成丹砂。道家认为吃了九转炼出的丹能成仙。

办？”裴航没有办法，就在路上采购名酒珍果献给她。樊夫人便让袅烟叫裴航去见面。待掀开帘子，只见那人皎洁似玉，明媚如花，鬓发象低垂的乌云，长眉象淡淡的新月，一举一动宛如神仙，岂肯和世间的俗人作伴？裴航再拜作揖，惊愕地瞧了很久。樊夫人说：“我有丈夫在汉水南边，打算弃官到深山隐居，叫我前去告别。我很伤心烦恼，担心赶不上见面，怎么还有心思顾及其他人，难道不是这样么？但高兴的是和您同舟共济，希望不要介意我的玩笑。”裴航说“不敢。”他喝罢酒就回去了。夫人的操行象冰霜一样洁白无暇，凛然不可侵犯。她后来让袅烟送来一首诗：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

裴航读后，空自感愧敬佩罢了，但也不能彻底明白诗的深意。后来他们没有再见面，夫人只是让袅烟转达她的问候罢了。就这样到了襄阳，她和侍婢拿起行李用具，不辞而别。人们都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

裴航到处寻找她，全无消息。于是打点行李回京城。经过蓝桥驿附近，因为渴的很，便到路旁去要水喝。他看见有三、四间茅屋，低矮而狭小。有个老太婆在搓麻线。裴航向她作揖，想要碗水喝。

老太婆喊道：“云英，拿一碗水来，先生要喝。”裴航感到惊讶，想起樊夫人诗里有“云英”的句子，含意至深不能体会。一会儿，在芦苇编成的帘子下面，伸出一双白玉般的手，捧着个瓷碗。裴航接过来喝了，真是琼浆玉液啊。只觉得异香浓郁，透出门外。他趁着还碗，一下掀开苇帘，看见一个姑娘，象带着露水的鲜花，早春的雪花，面容细腻赛过湿润的玉石，鬓发如同浓黑的乌云，因娇羞而掩面躲避，虽是隐藏在深山幽谷的红兰，也不能和她的美丽相比。裴航惊奇得发呆，站在那儿动弹不了。他于是对老太婆说：“我的仆人和马都很饿了，想在这儿休息，我一定会重重酬谢你，希望你不要拒绝。”老太婆说：“随先生的便。”就送饭给仆人吃，又拿草喂了马。过了好久，裴航对老太婆说：“刚才看见的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绝代，所以我留恋不舍，不能离开。想献上厚礼娶她，可以吗？”老太婆说：“她已答应要嫁给一个人，但时机还没有到罢了。我现在年老有病，只有这一个孙女。昨天有个神仙送来一药匙灵丹，但要有玉制的杵臼，捣它一百天，才能吞服，那样就可以长生不老了。您定要娶这个姑娘，只要你能找到玉杵臼，我就定当把她给你。其他的金银绸缎，对我没有用处。”裴航拜谢道：“希望以一百天为期

限，我一定带着玉杵白来，再不要把她许配别人了。”老太婆说：“当然。”裴航无限惆怅地离开了。等他到了京城，根本不把应考放在心上，只是在街坊小巷、闹市、十字路口处高声打听玉杵白，但他却连一点踪影都没有发现。有时遇见朋友，他也好象不认识似的，大家都说他是疯子。

几个月以后，偶然遇见一个卖玉的老翁说：“最近收到虢州药铺卞老头的信说：‘有玉杵白要卖’。您寻找它如此诚心，卞老头那儿我一定给你写封信引见。”裴航对他的盛情深深感愧。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杵白。卞老头说：“不出二十万文钱就不能卖给你。”裴航便倾囊而出，还卖掉了仆人和马匹，才凑足了钱。于是独自一人拿着玉杵白快步赶到蓝桥，先前的那个老太婆大笑道：“有这样守信用的人吗？我岂能舍不得女孩子而不答谢他呢！”姑娘也微笑着说：“虽是这样，那还得再为我捣药一百天，才能商谈婚事。”老太婆从腰带里解下仙药，裴航立即开始捣它。他白天捣药夜里休息。一到夜里，老太婆就把药臼收回到里屋。裴航又听到捣药声，便偷偷向内张望，见有只玉兔拿着杵白，雪白的光照亮一室。连毫毛都看得清楚。这样一来裴航的意向更加坚定了。这样一百天的期限到了，老太婆把药吞服下去后说：“我要进入洞府

去通知亲戚，替裴郎准备好床帐用具。”随即领着孙女进山去了。她对裴航说：“你只是在这里稍等一会儿。”不久，车马、仆人来了，迎接裴航前去。到了那地方看到一座高大宅第耸入云端，珠宝装成的大门光彩耀目，里面有帐幔屏风，珠宝古玩，没有一样不是上品的，赛过了贵戚之家。仙童和侍女领着裴航进入帐幕，行过了婚礼。裴航拜见老太婆时，感激涕零。老太婆说：“裴郎本来就是清冷裴真人的子孙，命当成仙，用不着深谢我老太婆啊。”给他引见众宾客，多是神仙一类的人。后面有个仙女，梳着环形的高髻，穿着彩虹般的衣裳，说是妻子的姐姐。裴航拜毕，仙女说：“裴郎不认识我了吗？”裴航说：“从前没有姻亲的情分，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仙女说：“想不起鄂州同乘一条船到襄阳了吗？”裴航深感惊异，恳切地告罪。后来他问身边的人，他说：“是小娘子的姐姐云翘夫人，刘纲仙人的妻子。已是得道的神仙了，做了玉皇大帝的女官。”老太婆便叫裴航带着妻子进入玉峰洞中，在琼楼珠室里居住，服用绛雪、琼英做的灵丹，裴航体性清虚，头发黑得发紫，变化自如，超升成了神仙。

到了大和年间，朋友卢颢在蓝桥驿的西面遇到了他，他便说起得道成仙的事情，还送给他蓝田美

玉十斤，紫府仙丹一粒，交谈了一整天，让他带信给至亲好友。卢颢叩头说：“兄长既已得道成仙，怎能不请您留一句话开导我呢？”裴航说：“老子说过：‘淘空心思，吃饱肚子。’现在的人，心里塞得满满的，怎么能得到成仙的道理呢？”卢颢迷迷糊糊。裴航又告诉他说：“心里多杂念，腹中精气漏出来，这就 可以知道‘虚’其腹和‘实’其心了，每个人本有不死的法术，炼丹的秘方，只是还不便于教你，将来再说吧。”卢颢知道请求也无用，只等宴席结束之后也就走了。后世没有一个人再遇见过裴航。



红 线

袁 郊

唐代中期之后，时局越来越混乱，藩镇称兵割据，相互攻击不已，这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他们又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从宗教中寻找寄托，或是希望出现一些具有超人力量的侠客，拯民于水火之中，于是兴起了一批以剑侠为主角的传奇作品。里面的人物，常是一些处于社会下层的奴仆，他们先是默默无闻，随后却又一鸣惊人。在这样的故事中，寄托着当时人民的愿望。因此其中的一些剑客，常是写得光彩照人。例如这篇传奇中的红线，一举慑伏了妄图兴兵的军阀，解救了两地人民的苦难。这样的一个女性，既婀娜，又英

烈；既平凡，又超群。全文在惊险的情节中，穿插进了很多抒情的描写，相映生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红线盗盒”成了后人经常提到的话题。但古来的侠客都以“士为知己者死”为宗旨，这篇传奇中也过多地强调了个人报恩的思想，并且宣扬了宗教轮回的迷信，这就增加了很多不健康的因素。

作者袁郊，字之乾（一作之仪），蔡州郎山（今河南汝南县）人，宰相袁滋之子。懿宗后任虢州刺史、祠部郎中等职。所著有《甘泽谣》一卷，内有咸通戊子（公元868年）自序，说是“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所以取为书名。《红线》即采取自此书。明代梁辰鱼据此作有《红线女》杂剧。

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①。善弹阮^②，又通经史，嵩遣掌笈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jié

①潞州：或称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薛嵩：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人。太宗、高宗时大将薛仁贵的孙子。曾参与安禄山的叛乱，后降唐，曾任相、卫、洛、邢等州节度使，后移驻潞州，号“昭义”军，统辖潞、泽、邢、洛、磁五州。②阮：即阮咸，琵琶类乐器，有三弦、四弦两种，相传为晋代阮咸所造。

杰)鼓之音调颇悲^①,其击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jù)遣放归。

时至德之后^②,两河未宁,初置昭义军,以盩厔为镇^③,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复遣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④,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女^⑤;三镇互为姻娅,人使日浹(jiā)往来。而田承嗣常患热毒风,遇夏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缓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

①羯鼓:羯族制的一种鼓,形如漆桶,两端横着击打。唐代很流行。 ②至德:肃宗李亨年号(公元756—757年)。 ③盩厔:即盩阳,唐代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磁县。 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田承嗣是卢龙(今河北薊县)人,原是安禄山部将,后与薛嵩同时降唐,任魏、博等州节度使,领魏、博、贝、卫、澶、相等州,拥兵割据,成了著名藩镇。军府设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 ⑤滑州:或称灵昌郡,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令狐彰:唐时富平(今陕西富平县)人。安禄山部下,降唐后封滑、亳等州节度使。军府设在滑州。

卜选良日，将迁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除，唯红线从行。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汝能料。”红线曰：“某虽贱品，亦有解主忧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业尽矣。”红线曰：“易尔。不足劳主忧。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势，覘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他即俟某却回也。”嵩大惊曰：“不知汝是异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济，反速其祸，奈何？”红线曰：“某之行，无不济者。”乃入闺房，饰其行具。梳乌蛮髻，携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屐（jù具）。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①。再拜而倏忽不见。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

^①太乙神：道教信奉的北极神的别名。

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问曰：“事谐否？”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男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步于庭庑（wū武）。传呼风生。某发其左扉，抵其寝帐。见田亲家翁正于帐内，鼓趺（fū肤）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縠（hú胡），枕前露一七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有名香美珍，散覆其上。扬威玉帐，但期心豁于生前；同梦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光凝，炉香烬煨（jìn wēi尽微），侍人四布，兵器森罗。或头触屏风，斲而斲（duò躲）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拔其簪珥，摩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①，

①铜台，即铜雀台，曹操于东汉建安十五年建立，遗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正当薛嵩与田承嗣两驻地之间。

而漳水东注；晨飏（biao标）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嵩乃发使遣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头边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挝（zhuā抓）扣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时，惊惶绝倒。遂驻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赉（lài赖）。明日遣使赉（jī基）缯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他物称是，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貽伊戚。专膺指使，敢议姻亲。役当奉轂后车，来则挥鞭前马。”所置纪纲仆号为外宅男者，本防它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

由是一两月内，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赖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

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茺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mǐ米）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身。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遗尔千金为居山之所给。”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驻，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请座客冷朝阳为词①曰：

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别魂消百尺楼。

还似洛妃乘雾去②，碧天无际水长流。

①冷朝阳，当时著名诗人，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大历四年进士。②洛妃，参见p79《霍小玉传》注①。这里把红线比做洛妃。

歌毕，嵩不胜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其所在。

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善于弹奏阮这种乐器，又通晓经史典籍，薛嵩让她掌管文件书信，称她作“内记室”。有一次军中大排筵席，红线对薛嵩说：“羯鼓的声音很悲凉，击鼓手一定有什么心事。”薛嵩也通晓声律，说：“真是象你所说的。”便召他来问，鼓手答道：“我妻子昨夜死了，今天我不敢请假。”薛嵩立即让他回去了。

当时正是至德以后，河北、河中两个地区还没有太平，开始设置了昭义军，以釜阳为驻地，命薛嵩牢牢镇守，控制太行山以东地区。丧乱之余，昭义军的幕府初创。朝廷又让薛嵩把女儿嫁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命令他儿子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的女儿，使三方藩镇相互结成姻亲，使者来来往往不断。但田承嗣常患热毒风病，遇到夏天病更加重。他经常说：“我如果调防去镇守太行山以东地区，呼吸那边的凉爽空气，可以多活几年。”于是招募军队里武勇过人的勇士共三千人，号称“外宅男”，并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他常派三百人夜里值班守护州府。选择好日子，打算占领潞州，并驻扎

在那儿。薛嵩听说后，日夜担忧，唉声叹气，自言自语，想不出什么对策。一天夜里将要起更的时候，辕门已关闭，薛嵩拄着拐杖在庭院内踱来踱去，只有红线陪伴着他。红线说：“主公已有一个月吃不好睡不安了，心里所关注的，难道是邻境的事么？”薛嵩说：“事关安危存亡，不是你所能想到的。”红线说：“我虽地位低贱，可也有解除主公忧心的办法。”薛嵩便把这事详细告诉了她，并说：

“我承袭祖父的官爵，身受国家的恩惠，丧失了疆土，数百年的功勋业绩就毁于一旦了。”红线说：

“这太容易了，不值得烦劳主公忧心。请您放我去一趟魏州城，看看形势，窥探它的虚实。我今夜一更上路，三更就可以回来报告你。请你先指定一匹快马并准备好问候的书信，其他就等我回来再说了。”薛嵩大惊说：“不知道你还是个不平凡的人，是我的糊涂呀。然而事情如果办不成，反而招致祸患，怎么办？”红线说：“我干的事，没有不成功的。”便走进闺房，打点行装。梳个乌蛮髻，插上金凤钗，外穿紫色绣花短袄，下穿青丝轻便鞋。胸前佩有带龙纹的匕首，额前题有太乙神的名字。再拜辞行，一瞬间就不见踪影了。薛嵩便回身关上门，背着蜡烛端坐着。平时喝酒，不能超过几杯，这天晚上竟连喝了十几杯还不醉。忽然他听到黎明时

军中的号角声随风传来，仿佛一片树叶有露水滴下，他不觉吃了一惊，试着问了一声，却是红线回来了。薛嵩高兴而关切地问道：“事情办妥了吗？”红线答道：“不敢有辱使命。”又问：“没有什么杀伤吗？”答道：“不至于如此。只是取来床头放的金盒子做见证罢了。”红线又说：“我在夜半子时前三刻，就到了魏州城，经过了几道门，便来到他的寝室。听到‘外宅男’歇在房外走廊上鼾声雷动。看到主帅驻所的士兵，在庭院廊房走动，传呼口令如风声陡起。我打开他左边的门，直达他睡的帐前。看到田亲家翁正在帐子里，弯腿翘脚呼呼熟睡，头下枕有花纹的犀牛皮枕头，发髻包着黄色绉纱，枕边露出一把七星剑。剑旁放着一个向上打开的金盒子，盒里写着生身年庚八字和北斗星的神名，还有名贵香料和美丽珍宝，散放在上里。他在将帅的帐幕里扬威，只指望活着的时候随心所欲，在内室做梦，没想到命已悬在我手中。费得着什么捉放的功夫呢，那只能是增添伤感。当时蜡烛的光焰结成灯花而暗淡，炉里的香已烧完了，侍从遍布，武器森罗密布。有的头触屏风，垂头打呼噜；有的拿着手巾、拂尘，睡得直挺挺的。我拔下他们的簪子和耳环，把他们的衣裳都捆在一起，他们仍睡得昏昏沉沉，都没能醒过来，我就拿着

金盒回来了。待我出了魏城的西门，约走了二百里路，看到铜雀台高高耸立，漳河水滔滔东流，晨风吹动荒野，月亮斜挂在林梢。我带着忧心前往，带着欣喜而归，顿时忘记奔波劳苦。感激知遇之恩，报答公主的恩德，这才稍微尽了些心愿。所以半夜三更，往返七百里，进入危险疆土，经过五六座城池，只希望能减去主公的烦忧，怎敢说什么劳苦呢。”

薛嵩于是派使者给田承嗣送信说：“昨晚有人从魏城中来，说是从元帅的头边得到一个金盒子。我不敢留在这里，小心地把它封好交还。”于是专门派使者连夜赶往，半夜才赶到。使者看到田承嗣的勇士正在搜查金盒子，全军忧心忡忡。使者用马鞭子敲门，不是按正常时间请求接见。田承嗣很快就出来了，使者便把金盒交给了他。田承嗣接过金盒的时候，不觉吃惊瘫倒在地。于是他留使者住在宅内，私自设宴请他，表示亲密并给了他很多赏赐。第二天，派使者送去绸缎三万匹、名马两百匹，及其他价值相当的东西，送给薛嵩，说：“我的头没有被砍掉，全仗着你的恩情。我应当改过自新，不再自寻苦恼了。我将诚心服从你的命令，岂敢因姻亲而自居平等之列。如有差使，我就紧跟在你车后捧轂推轮，你如前来我就挥鞭在前面替你开道。设置

照料门户的叫做‘外宅男’的那些仆人，本为防范其他盗贼，也没有什么其他意图。现在已卸下他们的军装，叫他们回去种田了。”

此后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使者来往不断。但红线要告辞离去了。薛嵩说：“你生长在我家里，今天打算到哪里去？我正要依靠你，怎可以说走呢？”红线说：“我前世本是个男子，游历江湖，读神农的药书，拯救世人的灾难疾患。当时黑巷中有个孕妇，忽然得了肚里生虫的病，我用茺花酒把它打了下来，妇人和肚里的两个孩子全都死了。这样我一下子杀死了三个人。阎王爷惩罚我，让我托生为女人，使我身为奴婢，而秉赋的元气上应贼星。可庆幸的是生在主公家里。到现在已有十九年了。穿遍了绫罗绸缎，吃尽了甘鲜美味，您对我特别宠爱，我是相当荣幸的了。况且国家整顿朝纲，福传万代。这一批人违背天理，理当彻底消除灾患。前日去魏州城，以此报答恩情。两地各保其城池，万人保全其性命，让作乱的臣子懂得惧怕，将士们安分守己。我这样一个妇人，功劳也不算小了，应当可以赎前世的罪，恢复本来面目。此后自当远离尘世，摆脱俗念，使元气清澄，超脱生死而长生不老。”薛嵩说：“你不愿留下，那就送你千两黄金作为隐居山林的费用吧。”红线说：“事情关系到

来世，怎么能预先安排呢。”薛嵩知道留不住她，便大为排场，替她饯行，请来了所有宾客，夜里在中堂摆下宴席。薛嵩用歌送红线，请座中客人冷朝阳作的歌词：

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别魂消百尺楼。

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长流。

唱完，薛嵩不胜悲伤。红线一边下拜一边哭泣，便假装喝醉离开了筵席，从此以后人们就不知她的行踪了。



京都儒士

皇甫氏

唐代传奇中有许多讽刺小品，幽默风趣，读之令人捧腹。本文刻画了一个胆小书生的可笑形象。这个书生本来就相信鬼，因此看见什么都疑心是鬼，但他还要自吹自擂，却又受不了任何考验，结果闹得窘态毕露。作者通过两个具体的细节，说明“疑心生暗鬼”的道理，嘲笑了那些言行不一的人。在心理和行动描写上，笔墨准确洗练。故事生动，通俗易懂，跌宕顿挫，令人喜爱。

作者皇甫氏，号洞庭子，唐末人，名字和生平都不详。所著《原化记》，只在《太平广记》中还保存了六十三则，《京都儒士》为其中之一。

近者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有勇怯，必由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人笑曰：“必须试，然可信之。”或曰：“某亲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于此宅，一宵不惧者，我等酬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于此宅中。众曰：“公更要何物？”曰：“仆有一剑，可以自卫，请无忧也。”众乃出宅，锁门却归。

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凛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kē 科）然有声。后寂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更，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怏怏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

自倒。剑失手抛落，又不敢觅剑，恐此物入来。床下踰伏，更不敢动，忽然困睡，不觉天明。

诸奴客已开关，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藉。众大惊呼，儒士方悟。开门尚自战栗，具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此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敝，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绕堂寻血迹，乃是所乘驴，已斫口喙（hui 惠），唇齿缺破，乃是向晓因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

最近京城里有一些读书人举行会宴，席上说起人有勇敢和胆小的之分，勇、怯定是由胆气决定的。胆气如果壮，自然没有什么惧怕的，可以称做大丈夫。在座的人中有一个读书人自我介绍道：“如果说到胆气，那我确实算有胆气的。”大家笑道：“我们一定要试一试你，才能相信你有胆气。”有

人说：“我亲戚有幢住宅，过去闹鬼，如今已空无人住，锁着的。您能一个人呆在这幢房子里，一个晚上都不害怕，我们就请您吃一顿饭。”这个人说：“就这么办吧。”第二天他就去了。实际上那住宅并不闹鬼，只是暂时空着罢了。大家便替他准备了酒食、水果和灯烛，送进这个住宅里。问他：

“您还要什么东西？”他答道：“我有一把剑，可以自卫，请大家不要担忧。”众人便走出住宅，锁上门回去了。

这个人实际上是个胆小鬼，时间已经将近夜晚，他把骑的驴子系在别的屋里，仆人都不能跟随，他就跑到卧室。但一点也不敢睡，只是灭了灯烛抱剑坐着，惊慌害怕得很。到了三更天，有月亮升起来，斜照进窗缝，他看见衣架顶上有东西象鸟在鼓动翅膀，飘飘荡荡地摆动。这个人战战兢兢地勉强站起，攥住剑一挥，那东西随即掉下墙来，掉在地上发出了响声。之后就寂然无声了。他越发害怕，也不敢探寻个究竟，只是攥住剑坐着。到了五更，忽然有个东西，走上台阶来推门，门推不开，就从狗洞里探出头，气喘吁吁的样子。这个人极为害怕，攥住剑向前砍去，没料到自己跌了一跤，剑也失手掉在地上了。他又不肯找剑，唯恐这个东西进来。只有在床底下蹲伏着，再也不敢有所动

弹。忽然他困倦睡着了，不知不觉到了天亮。

几个书生和奴仆打开了锁，来到卧室的过道，只见狗洞里面，鲜血淋漓，乱七八糟的。众人吓得大声叫喊，这个读书人这才醒来，开门时仍在发抖，他详细述说了昨夜和怪物战斗的情况。大家非常惊奇。于是在这面墙壁下搜寻，只见草帽对开掉在地上，这就是夜里所砍的鸟，原来是旧帽子，破破烂烂，被风吹动象鸟鼓动翅膀一样。剑掉在狗洞旁。大家又绕着厅堂沿着血迹寻找，原来却是他骑的驴子，已被砍破驴嘴，唇破牙缺。原来这驴天将亮时挣脱了绳索，把头伸进狗洞，便遭了一剑。众人大笑得前仰后合，扶着他回去了。这个读书人吓病了，十天左右才康复。

却 要

皇甫枚

这是一篇小品文。情节很简单，文字略有夸张，而且故意多次重复，培植喜剧气氛。却要聪明机智，风趣泼辣，智斗群顽，挥洒自如。在唐代传奇中，这种类型的故事，也是一种新的创造。后代“唐伯虎三笑姻缘”故事中秋香戏弄华家少爷大呆、二呆的情节，看来就曾受到此文的影响。

作者皇甫枚（一作“牧”），字遵美，三水（今陕西旬邑县）人。咸通末年任鲁山县县令，晚年著《三水小牍》三卷，这是其中一篇。目下流传的《三水小牍》已非原书。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①，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zuò座），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②。

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背银缸，而却要遇大郎于樱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yīn因）席授之，曰：“可于庭中东南隅，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

①湖南观察使：观察使为监察官，负责考察州县官吏的政绩，后来兼管民政。湖南观察使的治所，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大历四年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市）。②蒸：奸淫长辈。却要是李庾的宠婢，有侍妾的身分，所以算是长辈。

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

少顷，却要突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①，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哈（^{hai}海阴平）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

湖南观察使李庾的婢女，名叫却要，容貌美丽，仪态万方，善于辞令。每逢初一、月半到亲戚家送礼问候，都由却要主持这些事。李庾的侍婢几十个，都没有这个能力。她又伶俐妩媚，才思敏捷，能够察言观色，亲戚们也大都喜爱她。李庾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延禧，次子叫延范，老三叫延祚，从大排下来，第五个孩子也是儿子。都年轻放任无羁，都想凌辱却要，但又做不到。

①阿堵：口头语，相当于“哪个”。

有一次过清明节，当晚一弯新月牙挂在天上，庭院中鲜花盛开，中堂挂起绣花帐幕，遮住了灯光。却要要在樱桃花下遇见了大郎，大郎便搂住她求欢。却要取来席子交给他，说：“你可以在厅里的东南角上，耐心站着等我，等到你父母睡熟后，我就会来。”大郎刚走，却要到了廊下，又遇到二郎要调戏她。却要又取来席子交给他，说：“你可以在厅堂的东北角等我。”二郎刚走，又被三郎抱住。却要又拿来席子交给他，说：“你可以在厅堂中西南角等我。”三郎刚走，又撞见五郎，紧拉着手不松开。却要也取来席子交给他，说：“你可以在厅堂里的西北角等着我。”四个少爷都走了。延禧在厅角里屏住气等待着。厅堂大门半闭着，只见他的三个弟弟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各自跑到一个角落里去站着。他心里虽然惊讶，却不敢声张。

一会儿，却要突然点起灯，快步向厅堂走来，敞开两扇门，用灯照着他们，对延禧兄弟们说：“哪个穷小子，怎么敢到这里找睡觉的地方！”李家四兄弟全都扔掉了拿着的东西，捂着脸逃走了。却要又追上去嗤笑他们。从此几个少爷心里羞愧难当，对却要不敢不尊敬了。